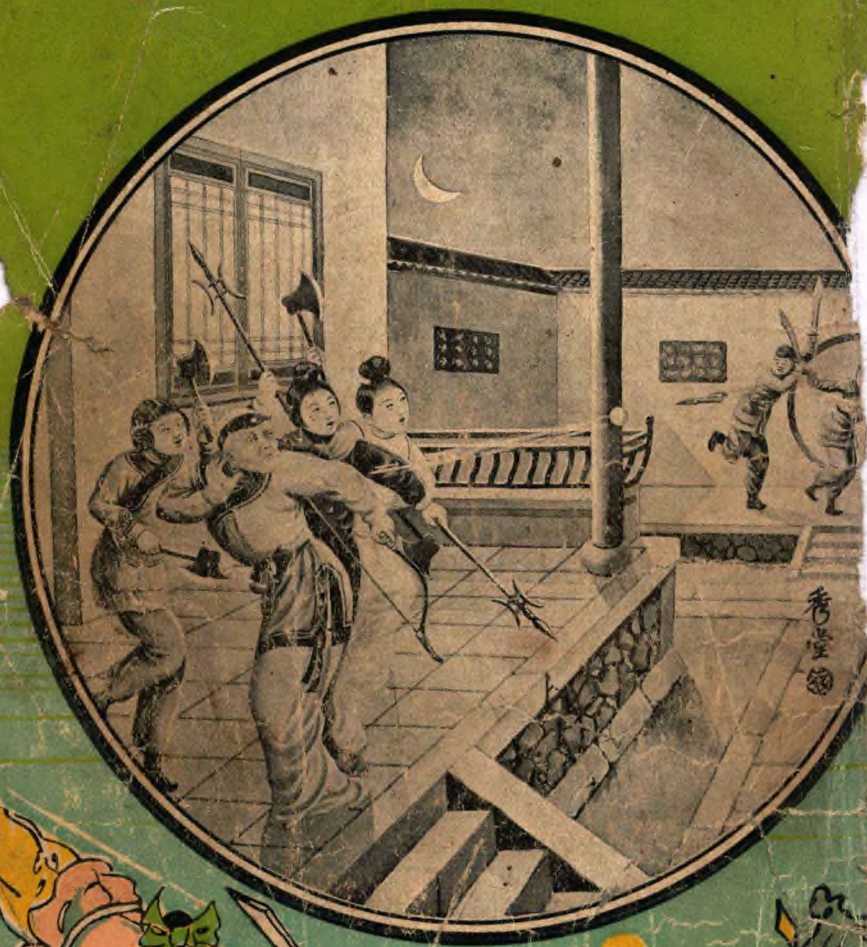


碧血丹心 大俠傳

于左



大明歷史
武俠小說

大俠傳

——一名碧血丹心——

萍水文公直撰

古姜傑魂評
洞庭秦芳甫撰

姑蘇沈異塵讀
萍水文公毅校

第十九章 寄訊傳書隻身南下 同心戮力聯袂北行

緊卷上章
一氣呵成

話說：飛霞道人和鐵臂施威、小羅通、蔣莊，與徐斗四人聽得牕外有人說話，各持軍器，躡牕而出，來到檐上，見一女子黑影，一揚手，打來一團黑物，接着一扭身腰，便不見了。飛霞道人忙上屋脊，四面細望，竟沒些兒蹤影，心中大詫道：『那來這般本領的女子……？』
『委是石瑛吧？』施威已拾起那女子擲的黑物，——原來是箇小布包兒——便和徐斗、蔣莊三人也到屋脊上聽了一會，等待

暗寫施威
麤心

女兒家心
性自巧此
別靈物所
種事白
非諸使
能做出

大俠傳

二

多時，沒一點動靜。四人祇得快快下屋來。回到房中，將燈點起。

飛霞道人滿心疑惑，不知這女子是誰。進房來，便問施威：『那黑影打來的是件甚麼東西？』施威纔想起來：一面向囊中掏取，一面說道：『是箇布包石子。』便將那小布包，遞給飛霞道人。飛霞道人向燈下看時，卻是一箇小小的緋色綃口袋。沿口有條領口小絲縑兒扣着，打了箇小蝴蝶結兒。做得十分精緻可愛。便先解了蝴蝶結兒，將袋口撐開，提着袋底，向桌一倒。『叮啞』一聲，掉下一箇玉珮，外面卻裹着一張字條。連忙將那字條拾起，向燈下看時，上面寫道：

『某受雁門關指揮霹靂楊洪之託，揣赴五臺，謁長者聞友鹿，不遇。訊知長者雲蹤入豫。復至河洛訪詢，則又遙臨燕冀矣。至燕京居匝月，鬱鬱無聊，乃動探察霞明妖窟之興。迺不期值友鹿長者於危難之際，蒙垂拯於機陷之中。幸霹靂寄書猶存身畔，既出妖窟，呈之長者。則牛兒

又是一箇魯智深英雄天下無容身之乃無容身之時見雖已可想見雖已可想無妖逆其世尤亂甚彼時亦有為天容身雄謀容身之牛兒得臥牛山是基兆安穩之兆脫一調皮女聲口淡而故平淡而故意求好之文藝字活脫之

藝文子之

俞赫已歸依了了大師座下，爲望門弟子。遵了了大師之囑，創業燕北居庸關下。霹靂欲行其攘夷平逆之志，因爲俞牛兒劃策，使關此基，爲天下英雄容身之所，庶克集力而蕩平妖教，爲百姓吐氣，爲吾宗增光。友鹿長者閱之，首肯者再。因囑某往武當。至則周道長已南游西子湖濱。余旣受長者之命，遂有杭州之行。順道至小茆庵進謁家師——醉比邱。——家師因以諸前輩行蹤相告，且命急速來京，猶及見丈身師伯。昨夜至此，知丈身師伯已行矣！某與諸公尙未謀面，義不宵謁，且未敢攪清興；用特艸字奉陳。如北上，或有音書，可逕至居庸關下臥牛山中，卽得。某將南赴牂牁，不克再作寄書郵矣！他時相見，願在臥牛屠賊獻俘之時，共圖快敍也！卽此順頌如願——混天覽敬上臘月十七日。」

飛霞道人一面閱，一面搖頭道：『好一箇調皮女孩子！醉比邱有這般箇伶俐弟子，怎麼我不曾知道呢？』徐斗道：『俺曾經聽得大師傳說過有箇女弟子

手筆模仿
入神

施威來歷
前同即是
一啞謎不
至此尚不
肯直敘而
曲曲轉出
一則不肯
同流俗一
則傳談話
之神耳此
書處處留
心故始終
無懈可擊
施威是竊
不是莽劉
不同於劉

大俠傳

姓張，不知可是他麼？」

四

施威道：「且不管他姓不姓張，瞧他這信，料不是假的。咱們如今祇商量咱們的行止吧。」飛霞道人聽了道：「正是鬧了半天，倒把要問你爲甚麼住在朱高煦那廝巢窟裏的道理岔忘了。你且說出來大家也好作計較。」施威道：「這事，不是俺自己幹的。」飛霞道人詫道：「如今不是你自己住在那裏嗎？爲甚不是你自已幹的呢？」徐奎、蔣莊聽了，都不覺笑了。施威急了，大聲叫嚷道：「委實不是俺自己幹的……」飛霞道人忙搖手叫他輕聲。

施威方低聲說道：「俺師傅特地叫俺打探白蓮教的奸計內情。俺出外走了許多時，到處都祇聽得白蓮教裏人作怪，卻不曾得知他們有甚密計。後來，俺到山裏，師傅便教給俺許多法子，便又叫俺投託朱高煦，探他的逆謀。俺便依了師傅的話，去到渭南尋石亨。」

不敘明是
何話妙蓋
施威時正
致力武藝
當然聽不
清楚也

寫蠶人留
心使格外
謹記如畫

妙借施威
之蠶而省
筆乃不圖
轉足以形
容施威之
麤世有射
鹿得獐者
正好贊此
活畫蠶人
驚奇聲口

師叔說了幾句話；一面便招呼俺收場子到裏面去說話。俺這時，心裏又驚奇，又歡喜；想着「師傅的計較真賽過孔明，竟有這般靈驗！」

「後來和了了師叔同到祠堂裏面。了了師叔裝作不認識俺，俺記着師傅囑咐：『到了渭南，見了石亨，如果有同道人在旁，不許先去叫應，』便也不和師叔見禮。」

「石亨先問了了師叔：『怎見得俺將來可以位至公侯？』了了師叔說了許多俺不懂得的話，祇知道有幾句是勸石亨得志後，要平心守正，委人心不足，再貪心大位，便可保得善終。向石彪也是這般說。石亨、石彪，都很佩服。」

「待石亨回頭問俺時，俺便將師傅教俺的一篇話，說道：『家遭荒旱，無處託身，祇得賣藝餬口。』石亨竟然相信了。便要留俺住在他處。俺又照師傅教俺的話，說：『想到南邊投營去圖謀箇出身。』石亨便說：『你有這般本領，投營當兵，太可惜了！俺送你到箇好所在去。』這時了了師叔滿面不自在的。」

絕倒斌媚
尤甚黑旋
風

其意若於
此謝有深
憾焉

這種手續
不必說一

突然驕言問俺：「你到南邊去，可是有人叫你去的。」俺被這一問，喫了一驚！怔了一怔，纔想出一句：「俺師傅曾說過『要投營得到南邊去』的話，俺如今急了，便想着要去。」這話一說，了了師傅算沒事了，卻又惹起石亨問：「師傅是誰？」好得師傅曾囑咐俺，有人問時，祇說：「師傅是河南田烈。」要不然俺真要被他問出真話來了。了了師叔聽了祇笑着不則聲。石亨便說出要薦俺到漢王跟前，去當健士。並說：「漢王如何的禮賢下士，如何的愛好漢，你去，定有好處！」俺想着俺師傅真未卜先知，一點兒也沒錯，便也謝了他。當晚俺隨石亨到他家裏，了了師叔卻告辭走了。

「次日，石亨修了一封書子給俺。俺便動身進京。路上拆回山裏。師傅說：『不久要到塞外去了。』又教了俺許多言語，命俺火速進京。俺到京後，好容易纔遇着箇漢王府的侍衛，請他喝了好幾次酒，又送了他十兩銀子，纔由他引見了朱高煦。叵奈那廝瞧不起俺，祇給了二十兩銀子，將俺送到那漢王府去。」

定是師傅
又教了許
多言語中
之一段

頗有我得
之矣之樂

仁兄總算
有自知之
明

住着。俺探不着甚麼，氣悶不過，祇得逐日和漢王府裏一班打武朋友，出來鬼混。卻沒想起師叔也在此地。今日遇着師叔，生恐師叔叫將出來，可沒把俺急壞了！

飛霞道人聽畢，便道：『你如今不必探旁的，祇要把漢王府裏的機括路徑探熟了，便是奇功一件。』施威聽了低頭沉思，似是十分作難。一會兒，忽猛的拍手道：『有法子了！——那漢王府裏有箇小道士，是非非真人徐季藩的徒弟，命他在這裏專一看守機括的。那小廝纔十九歲，名叫八哥兒王齊。和俺很說得來，時常向俺問拳法，刀法；俺也教了他許多。——那漢王府的機括，俺一輩子要想弄清楚，祇有將王齊弄了來，便行了。』飛霞道人道：『既有這般一箇人，這漢王府便不難破了。——祇是要設法去籠絡他纔好。』

蔣莊驢言道：『如要破漢王府時，便先將這小廝盜了來也得。這還不爲

父仇在念
若盡離京
則何日得
報益不可

難——祇是聽說白蓮教已發出知單，借着開年上元時，真仙飛昇，建羅天大醮，邀請天下教裏人以及和他們相好的綠林好漢，劍客英雄到河間作會，借此起事；這倒是一件大大的可慮的事！俺東家弓按院今日陛見，永樂爺親口陞俺東家做北直隸布政。這一來，河間正是該管之地，俺因此特地同施師兄前來，問問師叔可有甚麼好的方法，給國家除卻一害！」飛霞道人道：「如今祇好先將此地安排好，咱們再一齊到塞北去，合力撲滅那邪教。好在兪牛兒立了箇基業，我們去了，不致於沒地屯住和他作對不來。有了根基，大家都可聚集，進攻、退守，都好辦了，無論如何，終可和他拚個死活，存亡！」

施威聽了便也要到河間去。飛霞道人想了一想道：「你去將那八哥兒交結好。待我將此地事情鋪排妥貼時，是能殺去，我一定邀你同去便了。」徐斗在旁聽了半日，聽說大家都要到河間去，忍不住了，便驕言問道：「師傅，此地的事情，怎樣鋪排呢？」飛霞道人道：「暫時不必細問，將來自知。」

期自毋怪
也其忍不住

不作偽謙
而將世間
直今偽君
古偽君
子偽君
之罪狀直
抉挖宣布
出來公直
快人乃有
此快筆一
字之易令
人拍案叫
絕不送出
門細大

說話間，天色已泛蝦白。飛霞道人便留施威蔣莊喫了早點再回去。施蔣二人也不偽謙。這時徐府奴僕漸次起身，衆人便不再談機密事，祇敘些武藝交情等事。徐府中人於這種半夜有客來，天明纔知道的事，素來看慣了，沒人當做希奇，祇當平常一般伺候。喫過早點之後，施威恐時宴了出去，被人撞破，便告辭要走。蔣莊恐周吉等懸望，也起身告別，飛霞道人也不強留。和徐斗兩箇，送到二門，便轉身進來。

徐斗問飛霞道人：「蔣莊是箇何等樣人？」飛霞道人道：「他也是武當門下弟子，使得一條好鎗，因此人稱他爲『小羅通』。還有一門驚人本領，能在水中伏一晝夜，且能睜眼瞧物。委實是一條水陸兩路的好漢——他十二、三歲時，隨張三丰打渭河走過，曾獨力打死一隻狼，張三丰極愛他天生神力，便將

申茶禁爲
永樂三年
七月中事

三十六路「羅家鎗」全教給他了」

徐斗道：「師傅可知道他的出身麼？」飛霞道人道：「不大詳細。祇聽他說過幼年曾充小廝，遇着張三丰時纔九歲。」徐斗聽了，陡然歎了口氣道：「果然是他。」飛霞道人急問道：「你知道他家麼？我在武當時聽張三丰說是在戲班裏救出來的。時嘗見他因爲不知道自己的父母，在那裏背人流淚，怪可憐的！你若知道時，告訴他也是一樁好事呀！」

徐斗道：「師傅不見他有幾年了，方纔不曾問他已尋着生身父母麼？」——他本姓是蔣，四歲時因爲上諭申茶禁，碣門茶馬司借端訛尅，原例是以茶八十觔易上馬一匹；中馬便是六十觔；下馬祇得四十觔。他家祖代販馬。茶馬司一次易了他家一百多匹馬，卻祇給了一千觔茶。將本蝕完。借來的銀齊要索還。他父親便逃走了。他母親領着他，被債主送到兵馬司。後來變產攤帳，一百兩的帳，祇還六兩銀子。債主見他實在沒有，且都可憐他是受了茶馬司之

茶馬司之
害亦明代
唐民苛政
之一

這便是作
者補漏洞
之處但夜
裏燈下四
字一用無
成天衣無
縫可稱補
闕聖手水
蔣莊為大
軍重特地
將故此處
於此處補
出其世
來明史成
考於是年
祖於返京
而書中此

大俠傳

三

害，便也罷了。他母子出獄後沒處投奔，先母便將他母子收留在家中。後來他七八歲上元看燈時，忽然不見了。如今看來，大概是拐子拐了去，賣與戲班子了。彼時先父曾叫人尋了兩箇多月也沒尋着，前日俺家這次變故，他母親不知逃到那裏去了？不然時，也可使他母子重逢。」飛霞道人問道：「你怎知你家失落的蔣家小廝便是他呢？」徐斗答道：「俺幼時和他常日在一處玩耍。記得他左右眉心各有一粒紅痣。夜裏燈下看不明白；方纔送他出去，在苑中天光下，瞧見他眉間紅痣宛然，面貌也依稀髣髴，還是當年模樣，所以動問師傅。」飛霞道人便道：「下次會着他，你可向他說箇明白，也好讓他得知身所自來。」

正說着，家人拏進一張宮門抄來。飛霞道人接過看時，上面有一道上諭：定明年特開恩科。又有一道諭旨，命京營總兵宮門值宿。看罷暗想：「難道朱高煦的逆謀，洩漏了麼？要不然變與親征未返，爲甚要京營總兵宮門值宿呢？……」心中頗覺遲疑。徐斗見了，也以爲希奇。

際係十二
月則因布
局不必盡
史小也若
作正說必
依正史恐
水滸及本
讀矣抑且
不儘讀何
須知小史
固非村中
三家每不
冬烘理而
明此多事
好爲求因
之吹理論
揭明旨於
此大旨論
說了半正
還到正天
文活畫都
總管

一會兒，徐府都總管往外面喝早茶回來了。飛霞道人一面邀他坐下，一面問他：「今兒早上可曾聽得甚麼奇聞？」都總管「唉」了一聲，說道：「如今世界，真委提啦！事情越出越希奇了！中城兵馬司的案子，已經是鬧得街談巷議，一天星斗；不料昨兒又出了一樁更加希奇的事。」徐斗忙驩問道：「到底是一樁甚麼事啦？」

都總管道：「前兒下午，申牌時分有二十多箇漢王府的健士到洪武門中書李老爺家中，將李老爺綑了，箱籠銀錢，全搶走了。李老爺不該破口大罵，那廝們便將李老爺拖到大路上殺了。後來李夫人去兵馬司首告，兵馬司竟不敢收狀子。一會兒便有漢王侍衛來向兵馬司要李夫人，說是一王爺鈞旨：李家是賊窩，王爺丟了的東西全在他家，賊首已經正法了，賊婦應交錦衣衛推問！」兵馬司更不問青紅皂白，派人將李夫人鎖拏，交錦衣衛。衛裏也不管李夫人是女人，也照犯官例行杖，李夫人竟立斃杖下。——師爺說這事兒可

徐公子不
耐矣何况
比兵馬司
的案子更
加希奇的
事更急欲
明白矣如
此寫法學
用心理學
推測書中
人性情身
分心理而
成殊匪易
易此際徐
妙雖要催
斗亦悲矣
問不能矣
三更過後
是飛震後
得佩以等
了

不冤透了嗎……」

徐斗聽了，陡然觸起心事，牙齒敲得「咯咯」的響，兩行熱淚奪眶而出，哽聲喝了句「好逆賊！」再也說不出話來了。都總管忙道：「三公子要着急呀！話還沒說完啦！待說完時，保管公子不急了。」飛霞道人忙問：「底下怎樣呢？」

都總管道：「昨兒上午裏面得了訊，知道這樁事了；立時奏知皇后娘娘，皇后娘娘傳了漢王去教訓一番，漢王硬賴說：「是旁人假名的。」皇后娘娘竟信了他。不料到了夜裏三更過後，皇后娘娘寢宮裏的牆上，陡然有一把雪亮的解腕尖刀。頓時一宮都驚慌起來了。正鬧裏，不料太子寢宮裏也有一支小箭射在牆上。宮內更加鬧起來了。內相們全急得走頭無路，東廠裏派人進宮搜查也沒查出甚麼。後來還是太子自己瞧見寢宮近樑上，有一道符一般的一張紙。忙叫人取下瞧時：上面寫着，說是漢王要造反，須格外小心。又說儻再不約束漢王，會要激成官民大變，並將漢王搶劫姦淫的事，和漢王府裏養

是心有所
繫之問辭

好雄豔的
句子

指兵部尚
書夏元吉
太子之師
也

着許多強盜綠林的事，一一說的明明白白。聽說做這事的俠客還是箇娘兒們啦？」

飛霞道人問道：「怎知他是箇娘兒們呢？」都總管道：「聽說那箭上刻着『蛾眉畢竟勝鬚眉』七箇字。這不是娘兒們嗎？」——昨兒宮裏本來就調了京營總管帶兵值宿，今兒聽說又調了三千御林軍，還叫侍衛全班值宿啦。」

飛霞道人道：「你怎知道這般詳細？」——昨兒箇調京營總兵值宿可知因甚事體？」都總管道：「調京營總兵值宿，聽說是因爲尙書夏老爺大前天夜裏，也是有箇俠客留書，說有人要謀殺太子，——要他隄防漢王護持太子。夏老爺便告訴了太子。——我今兒早在秦淮河邊，大覽樓茶店裏遇着箇相熟的內相。我問他：『怎多時不見？』他說：『沒工夫出來』便將這些事告訴我。這事京城裏傳徧了，誰不知道？還有說是神僊顯聖保國的啦。」飛霞道人和徐斗聽了心中都想着：「這些事，一定是那昨夜留書的混天靛幹的。」卻

不能準是他。

說話間已是早飯時了。都總管起身告辭回房去了。飛霞道人向徐斗道：『方纔聽得的這些事，我本來就想是如此幹的，這麼一來，朱高煦那廝自不敢動手。不料如今有人幹了去了。永樂爺也快回鑾，京城一時可保沒事，咱們就拾掇拾掇到河間去吧！破霞明觀是咱們武當、五臺、兩派和閩廣派、白蓮教、拼生死的關頭，咱們祇要能穀抽身，自應趕去，祇不知小羅通、施鐵臂二人能同走麼？』徐斗道：『師傅何妨去問問蔣師兄？』飛霞道人點頭道：『我這時便去會小羅通去，夜裏再去尋施鐵臂吧。』

說罷，便換了秀士打扮，獨自出門，直往王府巷弓府來。行到鼓樓下，忽見前面有御林軍和內相提牌灑道。知道是太子出來了。猛然想起『今日是立春，太子監國，自今是代上行迎春禮。』便閃向鼓樓山上避道。

隆重甚至
許官吏於
是日挾妓
飲酒他日
不許亦重
農之意也

可名之曰
飯士之曰
可名之曰
死衛來之
砸下不接
寫偏不接
寫狡救故
弄狡猪使
讀者着急
然而曾閱
尙知高年
皇帝未做
者閱此必
不上當着
急讀者此

霎時間，祇是天子鑾儀文武官員一對對的過去——因是代皇帝行大禮，故而用了全副儀衛——足足的過了半箇多時辰，纔見遠遠的八駿乘輿，冉冉而來。兩旁武士夾道，內相手提豹尾鞭，按着細樂聲緩緩的簇擁着鑾輿行走。纔近山脚，山上百姓一齊俯伏。飛霞道人這時閃在鼓樓短牆內，噓着外面，便免得跪下。

正在觀看，忽見那俯伏的人叢中，猛然有一老人，四肢一撐，就那麼僵僵着，一面向山上枯艸中，抓起一柄長柄純鋼西瓜鎚，如飛的向鑾輿躡去。飛霞道人認得這老人便是河洛大盜鄭天龍，不覺大驚，暗叫一聲『不好！』不好！今朝做出來了！便顧不得一切，立時挺身而出，想犇趕上前抓住鄭天龍。

不料鄭天龍雖俯着身子跑，卻其勢比犇馬還要快，飛霞道人纔到半山時，鄭天龍已到鑾輿側旁。祇聽得他大喝一聲『着！』雙手舉鎚，如打鐵錐石一般，手起鎚落，直砸下來。飛霞道人祇大叫得一聲『不好！』鑾儀衛武士和侍

語當已猜
得其人矣
寫得虎虎
然有聲有
色不愧鐵
臂之稱
鄭天龍老
手豈易着
慌此蓋因
所作之事
太大大心
不遇變志
故道中生
助手反成
敵手即因
膽本怯遂
發慌矣
仁兄們好
大的膽量
竟敢吶喊
勇極了

大俠傳

一八

衛都震駭得目瞪口呆，不知所措。太子朱高燧也祇瞑目坐在車中待死。

正在危急萬分之時，猛然聽得一聲虎吼般怪叫，對面山脚艸中衝出一箇黑黧黧的大漢，雙腳一跳，橫躍過車轅。伸起巨臂，向那鎚柄，一肘擱去。祇聽得「啵」的一聲，那柄西瓜大鋼鎚，早飛向後面四五丈遠的艸叢中去了。——說時遲那時快——黑大漢一肘擱開瓜鎚，接着那隻手便拔出一柄牛耳尖刀，直向鄭天龍喉間刺來。鄭天龍不料平空闖出箇這般厲害的人來，大鎚被掃，已大喫一驚，及見黑大漢拔出尖刀刺來，心中一慌，掣身便走。黑大漢握刀便追。那些侍衛內相人等，這時也都吶喊助威。

這時飛霞道人已看出那黑大漢便是鐵臂施威。便連忙叫道：「施鐵臂！快裏追！小心他使「調虎離山」！施威聽得有人叫喚他的綽號，急迴頭一望，看見飛霞道人，便止步不追，轉身說道：「師叔！你老甚麼時候來的？」飛霞道人便到施威跟前，拉他轉來，

用不着俺讀了。一語真之。此語真然。此語真豪。傑才雄能。人血淚鑄成。俺去了三。字。如猿啼。感。慨。又。激。昂。斬。釘。截。鐵。而。然。韻。不。然。那。知。不。見。面。尚。不。願。其。他。緣。故。也。做。作。二。字。

太子——朱高燧——在鑾輿中，已將這事前後看了箇明白，便命內相

「請那救駕英雄來見。」內相連忙趕到施威跟前傳旨相請。施威向內相道：

「行刺的賊，名叫『鄭天龍』，是漢王身旁的人。祇向漢王索討便得。俺懶散

慣了，不願見駕。如今太子可以平安無事了，也用不着俺了。俺還有事，就此出

京了。即煩上覆太子，俺去了。」說着又向飛霞道人道：「師叔！俺們事完了，走

吧！」飛霞道人應了一聲「好！」便和施威二人施展陸地飛行法，掉頭竟去。

內相沒法攔留，祇得回來復旨。朱高燧料知是奇人大俠，不願見面，便命

起駕回宮。明知是漢王謀逆，便也不再追究。文武百官自有一番請安、請罪的

做作，不必細述。

飛霞道人和鐵臂施威二人向鼓樓山後繞小路到北極閣下來。到了徐

府。徐斗迎進，連忙詢問：「師傅可曾受驚？」飛霞道人便將施威獨臂救太子

刻毒以懂否施
語而寫徐
斗與飛霞
之態不於
懂否着
已一字描
臻神化

祇記爲這
事纏住人
而不知究
其何以要

的事，述了一遍。徐斗不勝欣佩。便問施威：「怎的知道今日鼓樓下有刺客？」施威笑道：「俺也是刺客啦！」徐斗聽了愕然；飛霞道人却點頭微笑。

施威喝了一口茶，纔說道：「俺自離了此地，便一心想要到河間去。不料纔回到漢王府，鄭天龍那廝一見俺便迎上來，拉着手兒嚷道：『您好！您到那兒去逛了這一夜俺那裏不尋到？如今可被俺攔着了！』俺一面和他搭訕着，一面問他：『可有甚事？』他便將俺拉到裏面花園裏去，還關照着俺「委踏在磨輒當中，必須步步踮着輒縫纔不會中機括。」到了後面一間小屋子裏，將門閉上，纔和俺說：『漢王要俺去將太子幹掉，俺已保了您，請您幫一幫。功成之時，俺和您富貴共分，還怕不封侯嗎？』俺想着：『鄭天龍那廝到此地來，便說俺武藝好，很和俺要好，這話諒來不假。』便打定主意要借此保駕。——師叔你老瞧：咱們武當五臺兩派不是爲這事纏着許多人不能到河間去嗎？如今落在俺手裏，俺能輕放過去嗎？當時俺便答應了他。他喜的甚麼似的，馬

纏住人與
天下有何
關繫是處
人心思

所以寫
是洪武寶
鈔者因其
紙幣便於
攜帶也

方救太子
便預備臥
牛山的急
用經費顧
謂射鴻鵠
運筆怪其
逢源迴環
照應三箇
一連三箇

上就去和朱高煦那廝去說了。

「今兒早上鄭天龍那廝便來邀俺，說明他先動手。俺幫着打侍衛內相們。他的傢伙，先就送到草叢中去了；問俺：『可要先將長傢伙送去？』俺暗想：『俺祇對待鄭天龍，長傢伙使不着；』便說：『長傢伙都在侍衛手中，俺祇去拏便了，用不着送去、帶去的。』」

「後來朱高煦來了，先給了二萬貫洪武寶鈔。並許事成之後，再每人給十萬貫；登極時便封侯拜將。鄭天龍那廝取了一萬貫，俺也取了一萬貫，卻暗地裏紮在身邊。便和鄭天龍到鼓樓下。分兩面伏着。這原是他要如此分開埋伏，好截擊，俺想：『這般更好攔他』便依允了。」

「如今駕是救了。鄭天龍那廝已知道是俺攔他了。俺在京裏也再不能打探甚麼了；就此便到河間去，隨着師傅去平妖教吧。——師叔！你老如今可到河間去？俺想今夜就動身了。」

了字其意
若表現其
成功之爽

賊去謹防
事後鋪張
徒以害民
擾商冤累
善良耳奈
何古今一
轍絕不改
革此種可
笑之舉動
豈一爲官
吏便格外
糊塗耶起
奇峯陡起
難關在望

飛霞道人道：『我原想打破朱高煦的逆謀，救過太子便動身的。如今兩樁事都已有人幹過了。永樂爺已經返駕，就要到京了。諒朱高煦這時不敢有甚動作。正好乘這時候到塞北去，大家合力滅卻白蓮教，再來和閩廣派拼鬥。你如今既在京無事，咱們自然同走。』說着便叫徐斗去稟告徐夫人。

飛霞道人仍和施威說着話。忽聽得徐府家人報說：『城門都關閉了，錦衣衛、兵馬司、和京營人馬都上街巡查十分嚴緊，已捉拿了許多人去了。』飛霞道人聽了想着：『今天恐是不能出城過江了。』施威生性急燥，聽了益加煩悶。

二人正相對無言，忽見家人來報：『弓按院公館中有人來會師爺。』飛霞道人叫『請進。』一霎時，祇見小羅通蔣莊，領着莽大蟲、陳曼、賽英雄、林慈、賽周倉、周吉，四人一齊進來。飛霞道人和施威起身迎接，一一相見過。周吉便

徐稱此政疏情江何行
府弓稱恰一以而讀
家人按弓合親同不
人布院一之渡同文

向飛霞道人道：「聞得師叔、師兄打走鄭天龍，特來道賀！」施威不待飛霞道人答話，便搶問道：「您怎的知道是師叔和俺幹的？」周吉道：「聽人傳說是這般模樣，兩箇人救了太子，俺們便猜定是您和師叔去救駕了。可惜俺們不曾先知道，不曾幫着打得一場痛快仗！」飛霞道人笑道：「我也是偶爾逢着。這事全是施鐵臂的功勞……」接着，便將施威方纔所說誑鄭天龍的話向四人說了。四人聽着，都稱羨不已。

飛霞道人說道：「想就此到塞北去，卻又聞得城門閉了，十分嚴緊，這口風恐怕一兩天還平不下來，正愁着不得出城渡江。」林慈忙答道：「這事師伯不必耽心事。弓布政已領了憑，陛辭請訓過了。即日便得渡江赴任，師伯、師兄、急於要走時，一道出城渡江便了。」施威聽了大喜。飛霞道人也覺爽然心安。大家高談闊論起來。

正說話間，徐斗由裏面出來。衆人又起身相見過。飛霞道人問徐斗：「你

便知蛇
山脈而
攸然而
頗有狂
過去浪
波靖明
在空之
隨手拈
隨手拈
既作文
波瀾復
收太子
刺之餘
如斯寫
乃絕無
跡真善
用筆墨
徐夫人
言慈訓
然古之
母令人
企哉徐
賢哉徐
雖然倘
徐斗之
則雖欲
侃母之

母親怎麼說？」徐斗道：「母親說：『你儘管去。這也是你報父母之仇的一條路徑。』」高煦的逆黨，便是滅高煦報大仇的——始基，你好自爲之！——你二哥現隨丈身大師在那裏。你弟兄可合力同心，彼此照應。你告訴二哥叫他捨身爲國，休壞祖和父的家風，家中平安，可勿望念。」俺一一答應。母親又說：「請師傅耽擱一夜，好拾掇行李。」

飛霞道人便和周吉等商量在何處會齊出城？陳曼道：「武當、五臺兩派要蕩平妖教，左道、弓布政原是知道的。如今師伯要同行，祇要俺回來說一句，明早竟請師伯和師兄、師弟，同到王府巷一齊動身便了。」飛霞道人便託他四人向弓布政說明。四人齊聲答應。

說話間，徐夫人已命人送出酒飯，並命徐欽出來陪客。周吉、蔣莊、林慈、陳曼等在席間高聲暢談，並約定「趕到北直隸，准到塞外相會。如果霞觀遠沒破，一定同大夥兒殺賊！」大家說得高興，酒到杯乾，還是飛霞道人恐怕誤

賓其如髮
不值錢何

鑰局私郵
驛站公郵
而兼代民
信不過是
半購着的
故收費鉅
且無定不
如鑰局之
廉口穩安
此古代之
書信交通
自明迄清
中葉皆如
此當時物
考當時物

事見衆人都有七分酒意，便叫：「盛飯！」衆人狼吞虎嚥喫了一飽。洗漱畢，周吉、蔣莊、林慈、陳曼，便告辭去了。

徐欽隨飛霞道人和徐斗送客轉來，便向徐斗道：「母親恐您路上使用多，已叫人換了二千貫洪武寶鈔，給您帶着費用。您如到了地頭，再要錢用時，可由鑰局裏或驛站上附封書子來，再寄來給您。」徐斗說：「用不了許多；」決不肯收，祇取四百貫，其餘的親自送還徐夫人，並說：「要時再附書子來，向母親討。」徐夫人便將給他預備的行李點給他。從使用的軍器——長、短、鑱和劍，——到夜行衣、巾、袍、靴襪，無一不備。徐斗心中十分感激。誠懇懇的向徐夫人磕了箇頭。徐夫人拉他起來，又將代飛霞道人預備的行李包裹和三百貫寶鈔，交給徐斗送去。

飛霞道人收了，異常的感謝。便請都總管通報，進見徐夫人面致謝意，並告辭。徐夫人問：「先生幾時回來？」飛霞道人答道：「此去歸無定時。如果妖

價及旅行
費由甯至
平一人之
需如不乘
車十金已
足徐斗取
餘四百富
二千貫則
與四百貫
之取皆爲
行俠仗義
之備乎法
如此說心
善慰親心
者也如此
賢母孝子
雖非親骨
血何妨繁
比虛僞表
緝而祇性
現階級禮
之家庭必
節何如必
如此而後
有禮之重
要世之必

教當減，一舉成功，明年春上便可回來。若是妖教猖獗，遷延時日，歸期便難定了。」徐夫人道：「我祇爲大小子學業未成；二、三、兩個孩子隨侍先生，和在家一樣；偏是他體弱不能習武。如今先生爲國家遠去，祇盼望早日回來，使小子得沾化成名，先國公地下也感激先生！」說着眼眶兒一紅。飛霞道人見了，也想起徐輝祖臨危相託的情形，心中也覺難過。思忖半晌，猛然想起箇善處之法，便道：「這事有箇計較在此。大公子天亶聰明，文章已不難掇取巍科。祇是治世之學，還沒十分通達。晚生如果回來的速，自不必說；若是多有耽擱。杭州旋乾村于家，有子于謙，是箇命世之才，丈身已代爲聘請長沙吳璫去教學。此人比晚生高出百倍。敢說是當今第一箇讀書人！於學無所不通。大公子不妨從教，定能獲益。」徐夫人聽了，心下稍安，便懇飛霞道人會着丈身和尚時，務請丈身和尚修封書子，薦徐欽往隨吳璫讀書。飛霞道人滿口答應；這時天已不早，便告辭出外面來。徐夫人又切實拜託了一番。

禮而忘親 愛者何舍 本求末也 不命徐斗 引導由都 總管通報 此世家之 所謂規矩 也百十餘 後恐無復 知者爰批 注之與 撥科第學 治世之途 分爲兩股 確是八實 時代之數 情大來未 百有餘年 有說得確 此簡明者 切者作確 巨者故任 何事物皆 能洞見癥 結第一

這一夜徐斗直和徐夫人徐欽敍了一整夜。直到鷄聲三唱，方纔叩別了徐夫人和徐欽一同到書房中來。飛霞道人和施威已經起身。正在盼望周吉等的訊息，忽見家人領進一人，正是陳曼。飛霞道人便問：「弓布政可允同行渡江麼？」陳曼道：「弓布政本來昨夜就要叫俺們來邀師伯和師兄弟過去，因恐師伯要拾掇行李，吩咐事體，因此捱到這時纔叫俺來。如今便請師伯過去。那邊都拾掇好了，祇要師伯一到便動身。」飛霞道人道：「這時天還沒全亮，外面嚴緊不如待一會兒再去吧。」陳曼道：「不相干，弓布政早已慮到，叫俺帶了兵部令箭來的，誰敢攔阻？」飛霞道人便和施威、徐斗收拾起程。徐欽叫家人擎着三人的包裹、軍器，又備了幾騎牲口，送到弓府，並要親自相送。飛霞道人再三說：「街上嚴緊，要出去。你我交情不在一送。相見不遠，再敍吧。」徐欽方送到大門外，向飛霞道人、徐斗灑淚而別。徐斗觸起心事，淚如珠滾。飛霞道人雖豁達，也不免黯然神傷。

苦痛惟別

活見鬼賊
出關門

街上果是嚴緊異常。飛霞道人等遇着好幾次巡街守街的兵，將攔住。喝叫『下馬！』要盤查。都是陳曼取出兵部金鈿令箭，便放過。如此鬧了好幾次，耽擱了不少時光。四人帶着家人打馬急奔，約莫已初時分，纔到了王府巷。

一望弓府門前，已是人喧馬嘶，行李車馬擠滿了一條巷子。陳曼當先喝開道路，護飛霞道人、施威、徐斗、和徐府家人到了門前下馬。周吉等三人已在門前張望，見飛霞道人等來，一齊大喜，迎上。敘問了幾句，便同三人來見弓嘉宜。弓嘉宜這時正要動身，事體煩瑣已極，無暇和飛霞道人等談說，便託周吉、蔣莊等代陪。一面吩咐放炮啓行。飛霞道人、施威、徐斗、便和周吉……等四人同行。徐府家人自行回去。

不知飛霞道人何時到塞北破妖教，下章再敘。

古董俠魂評曰：

女子書信，頗不易做作，除女文豪外，其遣辭造句，多涵女性之特徵。剛勁之作絕無僅有。本章混天霓章怡一書，活脫一喜弄文字之女子作品，作者之模倣力，洵高人一等！

石亨、石彪、遇僧事，見明史石亨傳。本章借作了和尚，照應第七章。

施威是麤魯，不是莽撞；作者寫其處處麤得可愛。如述受師命南北探密一段文字中，麤魯之氣溢於言表。而此段言語，愈赫說不出；茅能更說不出；恰是施威聲口，屹然不可或易。曼殊嘗於酒座論小說，謂：『水滸是「純鋼文字」；石頭是「生鐵文字」；此人之口吻，絕不可易諸彼人；不讀其名，而能知語爲某人口中所出，必如斯文字方配作小說。』闔座歎爲知言。吾於本書亦云然，大可以曼殊之語評之。觀乎施威敘其南下歷史之口吻益信。

徐斗之急在京中報仇，蔣莊之急在北行，施威之急在赴急，而飛霞道人之急，在於全局，與國家百姓之安全，各人雖同是急，而心事不同，遂表現其各急其急之狀態。作者寫來，恰合各人之心理與環境，技亦工矣！

刺太子一段，似做鐵椎傳，而布局之精奇，屬文之生動，均虎虎有生氣。且處處照應侍衛人等筆力健哉！

飛霞道人與施威掉首而去，不應太子之召，饒有古俠之風。『神龍見首不見尾』讀之如讀游俠、虬髯諸傳。

第二十章 綠水青山建基立礎 金戈鐵馬破壘攻關

話說：飛霞道人和施威、徐斗、夥在弓嘉宜隨從之中；飛霞道人仍是書生裝束；徐斗仍是公子巾服；施威仍是達官模樣。一行人簇擁着弓嘉宜，滾滾滔滔，直向儀鳳門來。到得城內大街，祇見城防兵將項盛、貫甲、弓上弦、刀出鞘，鶴立城門內。早有守城指揮，攔住前行馬頭，討看文書。賽周倉、周吉在甲囊中拔出兵部金鈿令箭，大喝一聲：「你瞧！」如半空中起了箇霹靂。守城指揮喫了一驚，再看這般來勢，且有兵部令箭，料知官兒不小，便連忙閃開，照例高報職名，率兵丁開城迎送。如儀弓嘉宜也照例傳了一聲「免！」但見馬如怒龍，人如激潮，擁着大轎，飛轟而出。

到了河邊，早有前行項馬傳知京江司，預備船隻。京江司官兒連忙調派

了六艘十六槳追風快船，江邊伺候。弓嘉宜到江岸下轎，京江司官兒參見過，稟說：『船隻已齊。』弓嘉宜便傳諭：『渡江！』飛霞道人率施威、徐斗、三人和周吉、蔣莊，上了頭一隻船。弓嘉宜帶着林慈、陳曼，及家眷上了第二隻船。其餘衆人分乘四船。祇聽得：一棒鑼聲，百槳齊動，掉轉船頭，直犇對岸。霎時間，已到對江，衆人一齊上岸。仍然人夫轎馬照大路直往北行。

黃昏時，到了臨江驛，落了驛館。飛霞道人便向弓嘉宜告辭。弓嘉宜詫異道：『先生不是出塞麼？正好同路，爲甚卻要分行？』飛霞道人道：『因爲布政按站馳驛，時日太久，河間事急，不能再遲，所以要趕急犇往。』弓嘉宜更大詫道：『難道先生獨行反比馳驛更快麼？』飛霞道人沒法，祇得將要施陸地飛行法。五、六日便可到北京的話說了。弓嘉宜方不强留，祇說：『先生明朝再走吧。』當夜便置酒專請飛霞道人和施威等暢敘，並商量些到任後，竭力合謀滅除妖教的方法。又取三百兩銀子，送給三人。飛霞道人堅辭不受。弓嘉宜也執意不

不交周吉者此事非周所能勝也。任愉快也。飛霞可謂善使人。此賞頗有作用。盃盃來往。將爲小來。不隔閡人。延也。

肯收回。飛霞道人祇得收了一百兩。辭了出來，便將一百兩銀子交給蔣莊，請他分賞上下，僕從人等。衆奴僕皆大歡喜，都來叩謝。

次日早晨，飛霞道人將牲口送給弓嘉宜，便和施威、徐斗各自背了包袱。施威討了一條梅花鎗，徐斗提着溜金鏢，緊隨着飛霞道人，好像保鏢達官一般。辭了弓嘉宜，自行上路。周吉等四人也步行相送。叮嚀囑咐：『到了塞外，務寫信來。』並說到了北京，一定抽暇到臥牛山看師傅，和諸位師伯、師叔，幫同打仗。飛霞道人一一答應了。說話間，已是十里，飛霞道人便要他們四人，委送了。周吉不依，還是蔣莊恐耽攔，飛霞道人趕路，方纔止步，拱手而別。周吉等四人自待着弓嘉宜來同行。

飛霞道人便率領施威、徐斗、展施陸地飛行法，順大路風馳電掣向北行來。一路曉行，晚宿，祇三天，便已行到山東北境。這日晚間，因爲錯過宿頭，四面

都是山林，不見有箇村莊。飛霞道人便道：『今晚既已錯過了宿頭，不如就走箇過宵吧。』施威、徐斗，都想早日趕到，自然沒箇不遵從的。

三人便放開脚步，借着霜雪迴光，向前急走。行了約莫三十餘里，忽見前面有燈籠、火把，點點火光迎面而來。飛霞道人便留心隄防着，並叫施、徐二人小心。施威卻以爲是客商趕回度歲，走夜路的，不以爲意。行不多時，火光已近。三人凝神看去，祇見有二、三十人，多抗着刀鎗，飛犇而來。三人便各自預備，仍向前急走。

及至對面相遇。那面當先一條大漢，向三人大喝道：『你三箇是幹甚麼的？上那裏去？』施威頓喉大喊：『干你鳥事！』那大漢大怒，喝道：『與俺拏下！』飛霞道人正待解說，施威已挺鎗直取大漢，狠鬪起來。徐斗也舞鏢上前相助。飛霞道人忙上前分勸。忽見施威無故打了箇踉蹌，便向路旁爬下。徐斗忙架住大漢的刀，打救施威。飛霞道人知道那大漢有邪法，不敢怠慢，急揮劍

山窮水盡
疑無路
暗花明
一付又
此何人
胡爲乎
哉

妙譬極似
瞑目思其
狀令人失
笑

一說字如
觀其神威

上前，向那大漢睜目大喝一聲：「休使妖術傷人！」兩眼精光射去，那大漢打了一箇寒噤，飛霞道人奮神威突前一步，一把抓住那大漢的前臂，向懷裏一擡，向後一摔；那大漢一連幾箇踉蹌，向飛霞道人身後爬下地了。

飛霞道人掣轉身軀，一脚踏住那大漢的背心，橫劍擬着他的頭頸，如廚夫殺鼈一般，喝問：「你叫甚名字？因甚打此地走過？怎的要使那妖術傷人？快說？」這時已被徐斗救起施威，那大漢手下人二人併力趕散。那大漢見沒了救應，祇得哀告道：「爺爺饒命！俺也是奉令所差，身不由己。」飛霞道人大喝：「要儘閒話！」大漢忙求告道：「爺爺鬆些兒，讓俺細說。」飛霞道人便鬆了腳，將他一把提起翻過身來，仍摔在地下，喝道：「說！」

那大漢道：「俺姓畢，名兪生，是教裏人，因奉了教祖之命，特地送書子進京，打此路過。不該在路上貪取胎兒，耽擱了途程，因此趕夜路，不料遇了爺爺，求爺爺饒命！」飛霞道人急喝問：「書子在那裏？」畢兪生瞠目不答。飛霞道

摺向袋中
蓋夜間無
燈不能看
視也此等
處俗手寫
之必接寫
一段書信
矣名家手
筆處處小
人足為後
法則

人將劍一揚，畢俞生嚇得雙手抱頭急道：「在……在……在……在……屁股裏。」飛霞道人便叫施威：「取出來。」施威、徐斗聽了，正在詫異，不知如何取法。畢俞生早又哀告道：「爺爺讓俺自己取吧！」說着，他便向腿布裏拔出一把解腕尖刀來，將袴子拉開，口中唸了幾句，向右股一剗，早剗出箇臘裏丸兒來。接着口中又唸了幾句，將手向割開的口子一摩，依然是一塊黑肉，毫無血漬。施威、徐斗纔知白蓮教竟有這般的邪法。

飛霞道人接過臘裏丸兒，摺向袋中便問畢俞生：「沿路取了多少胎兒？」畢俞生答道：「取了十多箇，都在從人篋內。」飛霞道人還要問他話時，那知畢俞生乘飛霞道人不備，猛然爬起就跑。施威見了大怒，大喝一聲：「小子！那裏走！」抖手一鏢打去，正中畢箇生後腰，撲地便倒。徐斗一箇箭步，搶上前，手起鏢落，將畢俞生後腦割開，腦漿迸裂，手足一伸，眼見死了。飛霞道人見了，便上前在屍身上割下一塊衣襟，蘸着血就在那屍身的白衣上面草寫：

【淮南王道斬白蓮匪一名】

十一箇字。便和施威、徐斗，仍舊趕路，各自留心，防着餘黨。行了一夜。天明時，已平安到了德州。

三人一路飛行急走，不到幾日，便到了居庸關。向客店打聽：『臥牛山在關外陰山山麓，灤河上流。關上有總兵駐守，無文憑的不得過關。』飛霞道人聽了，心中納悶，便向店夥計打聽：『可有別處小路過去？』店夥計道：『祇關西深山中有一條小路，卻十分難走。時常有些偷關漏稅的客商，打這小路翻山過去。——祇是遇着巡哨游騎時，喫罪不起。』

飛霞道人聽了，便打定主意，走小路過關。那山路嶮巖，卻不在他心上。喫過飯，便問明了小路的方向，和施威、徐斗，都全身緊紮了，將軍器收拾過，給了飯錢，各將包袱繫緊。出店來，又買了些乾糧、火把等物，便依方向向小路行來。

果字妙是
會問過的
情形

作者爲南
口戰役中
之無名英
雄同役者
多參道其
勇猛軼事
故其寫關
衆如此親
切此使人
憶及京綏
鐵路之經
過居庸關
景况席天
佑主築如

大俠傳

八

行了多時，果見兩箇山嘴環抱處，露出一條小黃沙路。祇容得一人走過。三人便挨次向黃沙路走去。約莫二、三百步，轉了一箇灣，便見陡壁懸崖，窄不容足的上山石級，當面矗立。飛霞道人當先拾級而上。施威、徐斗也沉着勁，一步一步的踏了百多步，纔上了這箇峯頭。展眼一望，祇見前後、左右、上下、迴環，全是筆立、柱豎的尖峯，春筍一般，不知多少。此外，便是怪石嵯峨，層巒重疊，一眼也看不透底，更沒人煙田地。

三人看了一回，神清、氣爽，意壯、心雄。順着樵徑，向那最高峯頭上翻上去。好得三人都是武功精湛，體力強健；一連上了三箇百多步的高巒峻嶂。徐斗略覺有些喫力，飛霞道人和施威便都停了步，坐在山石上歇着。一面縱眼飽看雄關勝景。

正看處，祇見三、四箇游兵，沿着山凹走來。見了三人，便立住了脚，大聲喝問：『到那裏去的？』施威嘴快坦然答道：『到臥牛山去的。』關兵聽了微笑。

斯艱鉅之
功程絕不
假手西人
誰謂中華
無壯氣爽
神清心雄
意壯心將
八箇字之
游名山之
感慨一洩
無餘道說
飛霞不肯
出臥牛山
來則下文
轉多煩惱
矣可見也
人好快處

道：『可是去會楊指揮的。』飛霞道人恐施威再說不是的多惹煩惱，忙搶答道：『正是。』那幾箇關兵便相視而笑，掉頭逕去。三人都不解是何緣故？卻是祇要免了麻煩，且不管他，仍起身越山過去。

沿路又遇了兩三起巡哨關兵，飛霞道人便逕說是到臥牛山去會楊指揮的。果然都不追究。一直過了山，來到關外。便脚不停步向臥牛山趨行。約莫走了一日，纔到了一所小市鎮。打聽時，名叫臥牛鎮。還是大明地界，鎮上駐着箇指揮，便是霹靂楊洪。臥牛山便在鎮後灤水對岸。飛霞道人纔恍然大悟，楊指揮便是楊洪。原聽得丈身和尚說過楊洪是友鹿道人的門下，和龔牛兒是結義兄弟。便將楊洪在大義寨的事對施威、徐斗說了，領他二人同到指揮衙門來。

楊洪聽說飛霞道人到了，還有兩人同來，連忙開門迎出。請飛霞道人等

此所以關
兵有楊指
揮之詢問
也

三人直到裏面簽押房中落坐。見體畢，又和施威、徐斗相見過。獻過茶，便屏退左右，纔問飛霞道人道：『師叔怎也到此地來了？』京中怎樣了？飛霞道人便將京中的事情一一向楊洪細說了。楊洪道：『今上循運河回京，不日可到了。祇要保得京中沒事，妖教便不難滅了。』飛霞道人問：『臥牛山情形如何？』楊洪答道：『先時祇俞牛兒帶了二千多人來。後來俺師傅來了，叫俺派人到關內迎接同道師長、兄弟。如今到山的有鎮泰山、潘榮等五人和山東來的衆英雄都到了，兵馬——聚了五千多了。如今正在築城修寨。師叔來得正好！明年燈節便要去破霞明觀了。』飛霞道人道：『破霞明觀是要緊，如今卻不祇是破霞明觀，還有更要緊的事，得大費氣力啦！』楊洪詫道：『難道又出了甚麼岔子嗎？』

飛霞道人便將路上遇着白蓮教送信進京的畢俞生，得到徐鴻儒親筆給朱高煦的書子的事，告訴了楊洪。並將書子取出。楊洪看時，原來徐鴻儒另

看暗襯施
徐二人看
路已看過
矣
青艸自非
歐牛之敵
但牛欲食
艸亦須食
做卻許多
功艸故破
非易事

在塞外青艸山闖了所在。並將青艸山改名『白蓮山』。招了許多綠林好漢，犯罪逃人，開山立教，放鑣傳徒。已經造成寺觀，築立寨堡，招兵買馬，集草屯糧，預備大舉。特地修書給朱高煦：『一來索錢；二來約期動手。書末還附着白蓮山的人名職務。』

楊洪看罷，大驚道：『原來有這回事。怪道俺來此時，邊關都督吩咐：「巡哨不許出境，青艸山不屬我國，休去驚動惹事。」原來有這麼一回事！俺到此一年多了，徐鴻儒那廝自然全弄齊備了。這地方不比霞明觀，他占了這山頭，委實可以進戰退守。似這般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看來妖教更不易平滅了！』說着露出滿面愁容來。飛霞道人便道：『天使我們得以勦滅妖教，得着這書子，知道了他的內容，自有方法破滅他；怒何必着急呢？』楊洪歎道：『師叔有所不知——近來塞外連年用兵，潰兵散將，和些亡命之徒，都犇集於此，各占一片山頭，橫行亂鬧。兼之番部諸酋和這些綠林勾通一氣，使他擾邊。他們也仗番

部接濟糧草。如今有這般箇妖道到此，炫邪驚俗，外結番部，內聯羣寇，更難辦了！』飛霞道人聽了，也覺這事越加棘手。

楊洪想了多時，道：『俺見短識淺，師叔既已得了這封書子，且到山中和衆位師長商量計較。看是先破霞明，還是先打青草？定了主意，俺終拼着這項紗帽，和那廝們拼箇死活！』飛霞道人想着也祇好如此。

壯哉楊洪
自是掛帥
掛帥之氣

細極開山
不久船自
然是新的

一霎時，酒飯已備。楊洪陪着飛霞道人、施威、徐斗、喫喝畢，飛霞道人便要進山。楊洪叫人端正船隻，又將營裏事交待了幕友，便親自送飛霞道人等到鎮後河邊，一同渡水登山。飛霞道人看那船時，還是嶄新的。楊洪領着飛霞道人上船，蕩到中流，船上樹起一角紅旗。祇見對岸枯草叢中，也『唵』的陸起一角紅旗來。船朝前進。離岸還有二百步遠近，便見對岸山脚灣中，拽出兩艘快艇，箭一般迎上來。打頭一艘快船頭上立着一將，頭戴尖角鐵盔，身披鎖鐵

寫臥牛聲
勢不讓梁
山而嚴密
過之

橫鐵桿霜鋒三稜蓼葉鎗。迎頭高聲問道：「來船幾號？」楊洪便立起身來高聲應道：「二號」兩船同時打着唿哨。船頭相近，楊洪認得來將是石靈龜歸瑞。便高聲說道：「歸賢弟！相煩通告一聲：飛霞師叔，從京城到此來了。」歸瑞答應一聲。祇見他將手一擺，那快船便掉轉船頭，回頭去了。

飛霞道人等乘船靠岸，祇見岸邊灘上排列着許多僕僮，有一員銀盔銀甲的女將，迎着打參道：「臥牛山守灘首將玉麒麟凌波參見尊師！」飛霞道人拱手還禮。施威、徐斗也上前見過。歸瑞已換了巾袍，來到灘邊，便引着飛霞道人上山。

離了灘頭，上岸來。祇見山勢蜿蜒陡峻，祇一條大路可容三、四騎馬行走，兩旁都是山石夾着，甚是險要。飛霞道人等朝這條大路上走去。上了箇陡嶺，向下一望時，卻是一片平陽地，約有四、五畝寬廣。對面便是一座大山。真果形如「臥牛」，牛頭正迴過來，伸着箇牛鼻在那平陽正中。圍着那山，還有一道丈

餘寬天生的小溪，包護着牛身。飛霞道人見了，不覺脫口讚聲『好箇所在！』歸瑞領頭。向平陽中走去，到得嶺腰地面，左右看時，原來那灤水正環抱着平陽，左右都是大河，且都有一層山嶺內障着。下到平陽地面，便如在碗中一般。過了小溪吊橋，便是臥牛山麓。從那牛鼻上，沿着中項，向山頂來。先時遠看去，似是平坦；及至走近卻十分峻嶮。

過了牛鼻，便見許多工匠正在建造一座關頭。『邪許！』『吶啣！』的正在吆喝着趕築。過了這座關，便是一條坦道，其直如矢。兩旁夾道松樹，參天交蔭。走盡這條大路，便到山腰，山凹裏也在築造關隘。打那造關的甃石堆中走過，卻見許多山田，夾着菜園、蔬圃，還有些土牆茅屋的村落，雜着新造成的一行一行的兵房馬號。比頭關又是一番景象。

奇景

不忘時令

飛霞道人等打田間土路上，向山頂三關走來。祇見上面山頭下山大路

寫景妙手
真寫得來
出

妙此際祇
開獨覺得
故此風大
此

上，灰塵滾滾，夾着朔風，一團雲霧般，着地捲起。霎時已到眼前。便見當頭是友鹿道人、張三丰、周顛子、丈身和尚；隨後便是鎮泰山、潘榮、鎮華山、錢邁、鎮嵩山、杜潔、鎮衡山、許遠、鎮恆山、沈石、金刀茅能、鐵鎗劉勃、千年松、伍柱、豹子程豪、萬里虹、黃禮、虎頭孔純、金麒麟、凌翔、雲中鳳、鳳舞、賽由基、趙佑、怒龍、徐奎、牛兒、俞赫、小大蟲、皮友、閃電于佐、鐵頭馮璋等十九人。各乘駿馬，滾滾而來。

友鹿道人聽見飛霞道人，連忙勒住轡頭，滾鞍下馬。丈身和尚等和一衆英雄也都收韁下馬。齊向飛霞道人招呼問好。飛霞道人連忙答應。真是應接不暇。一衆英雄、門人，也有見過的，也有知名的，都一一上前見過。施威、徐斗也都上前見過師傅、師長、同門英雄相會，十分熱鬧歡欣，都忘了是立在山腰朔風之中。

楊洪見衆人在這大風地裏鬧箇不休，便道：「此地風大，各位師長、兄弟，們都上山去細談吧。」友鹿道人等聽了，齊笑道：「不是你提撥，竟忘卻請進

安擺得好
不然到山
後又須夾
寫一段兩
徐相會文
字此種布
置足法後

爲政者行
此四字天
下不足乎
况中國乎

寨裏去了。』回頭叫從人牽過預備着的四匹牲口，給飛霞道人和楊洪、施威、徐斗、分騎着。衆人撥回馬頭，都按轡徐行，沿途敘話。徐斗便在這時尋着徐奎，將自己的身世，和徐母囑訓，一一說了。徐奎敬謹領受。從此和徐斗真如親手足一般。

說話間，已到三關。祇見那關正在兩山相對之間，插嶺聳雲，十分雄峻。關頭樹着一方大紅旗，臨風招展，現出

『行俠施仁』

四箇大黑字。細看去那關卻是舊有，不是新築。關前兩旁排列着千來箇僂僂。一色的黑包巾，黑緊身小袖箭衣，紅戰裙，皂靴，裹腿；各佩腰刀，手中分持刀鎗矛戟等諸般軍器，各隊不同；夾關排成兩列。衆人馬近關前，衆僂僂齊喊一聲，兩旁齊俯。衆人策馬從人縫中進關，衆僂僂方纔挺身整隊，隨後進關。

飛霞進了，三關閃眼看時，祇見青石砌路，其平如鏡。兩旁夾道都是房屋，

好寨名比
思義堂好
多了

雖是矮牆、低戶、土牆、木壁，都是齊整非常，一眼望不到底。這時正是午牌時分，但見屋頂上炊煙亂起，鷄犬交鳴，竟如黃河兩岸的大村莊市鎮一般，祇是店鋪不多，行人較少。

走盡這街，便見一片廣場，約有五百畝地大小。當中樹着一支長桅，上面也有一樹大紅旗，現着

『擎天寨』

三箇黑字；原來這便是操兵的校場。過了校場，便是四關。這關好似城垣一般，是箇半月形。雉堞參差，關門雄偉。另是一番氣象。

進了四關，便見許多大廈，粉牆綠瓦，接藝連堞。當中一條馬道，約莫半里光景，便是軍營倉庫，連綿排列。再過去，向東拐灣，即見一道轅門，便是擎天寨的大寨了。轅門下面有三、四十箇甲士，都是鐵盔鐵甲，捧着大刀、長鎗，相對而立。飛霞道人和衆人驟馬到轅門，坪中祇見正面五門，兩旁還有兩側門。當中

中門上直匾內大書着：

「大同堂」

是友鹿道人的手筆。

進了中門，便是大堂。兩旁都有兵將站班。衆人便在大堂下馬，步行過了屏門，便是一道走廊。走廊上便是議事廳。廳內列着許多交椅。櫺門大開，廊內是箇大丹墀，足有三、四畝地寬闊。廊內兩旁都有房屋，甚是齊整。

衆人讓飛霞道人施威，徐斗進議事廳落坐。飛霞道人等三箇暫且坐了客位。僕僮獻過茶。施威叩見過師傅，又和徐斗參見各師長。衆弟子衆英雄都重新拜見飛霞道人。一時禮畢，友鹿道人便問飛霞道人道：「賢弟這時候遠來此地，京城裏沒甚事故麼？」飛霞道人便將京中之事一一說了。衆俠聽到徐野驢屈死，徐童夫人盡節，都爲恨歎。

或謂此堂名太新不似明人所題余謂是不讀禮運者之言耳

做師傅的
有了這般
光宗弟子
應得歡喜
且足自豪

其人奸惡
已極而此
語足可爲
有志者之
韋佩方今
軍閥處心
積慮勾心

及至說到混天覺留書，張三丰便截說道：「這人姓章名怡，壽州人氏。自幼失母，後娘將他發賣。是大通師弟見他根基厚，買了來爲徒。後來我見他塵緣甚多，向大通師弟說了，因此沒落髮。大通師弟十分憐愛他，一身本領全教給他了。祇是這孩子頑皮不過，從不肯停留一會。這趟我來此，聽說他獨自去探霞明觀，落在機括中，幸得友鹿大哥恰是這夜去救馮紹霞，救了他出來。卻不料他又鬧到那裏去了。」施威等聽了，纔明白了章怡的身世。

飛霞道人又將施威救駕的事說了。衆人都敬佩施威，張三丰也自歡喜。再說到借勢出城，路殺畢俞生等事，便將奪得徐鴻儒給朱高煦的書子取出，給衆人觀看。一時都已看畢，周顛子道：「這事我有些知道。徐鴻儒那廝素來想做皇帝。常說：『若沒中華天子分，便到塞外去開世界。』虬髯公不是人做的嗎？」如今他在青草山立寨建基，大概是因朱高煦要做天子，他的聲勢賽不過他，便到塞外來，創箇基業。將來羽毛豐滿時，奪得朱高煦的天下，便做皇帝，

關角以爭
國內方寸
地河不赴
膏腴未闢
之新疆青
海蒙古西
藏等地自
創局而或
收回韓越
緬琉樹北
南洋觀之
如此誠不
鴻儒之徐
若矣

若不然時便來寨外蠱惑番人另創一箇國家，稱「孤」道「寡」。這廝真壞極了！丈身和尚道：「咱們如今已得知他的內情，趁他這時根基未穩，便去打他箇措手不及，管保得勝。」友鹿道人道：「祇是咱們自己的根基也沒穩固，僥倖勝了一仗，既不能斬草除根，倒惹得戰箇不住停，便不能將自己的事準備停當了！這事還要細想。」

說話間，酒筵已經排在後廳，衆人便都起身到後廳，各按坐次，坐下。飛霞道人等三人仍暫坐客位。大家歡飲起來。席間大家談青草山的事來。楊洪便道：「俺想得箇法子，可以去攻打青草山，又妨不着咱們山寨。」衆人忙問：「甚麼法子？」楊洪道：「俺統着官兵祇說勦盜，去打他箇不隄防。寨中祇派人夾在官兵中去助陣，那廝自疑不到是咱們山寨去幹他的。」丈身和尚搖頭道：「這計更不行！一來邊關都督曾吩咐你：巡哨且不許到青草山去，一定是和白蓮教有來往，纔有關照。你如去攻打青草山，那都督豈有不將你撤職或調

暗視俞赫
不聽得張
祇聽得張
師伯唸出

牛兒久遠
了居然猶
是當年聲

往他處的道理？那時青草山倒不會滅得，咱們自己山寨倒失卻你這般一箇藩屏了。——且是徐鴻儒那廝妖法，比他老子還要厲害。你要去打他，必得請你張師叔或是周師叔同去。那廝見妖法被破，想着如今有幾人能破他的邪術，豈有料不到是咱們和他作對的？這事萬萬使不得！」錢邁聽了驢言道：「依我的愚見：現在既得知他的布置，祇須再去探明青草山的路徑險要，能殺知己知彼，不拘甚麼時候，都能勝了他。」俞赫道：「方纔張師叔唸那書子，上面的人名兒不是有許多閩廣派的劍客嗎？咱們暗地裏去攔他一兩箇來，拷問着，不是任嗎全知道了麼？」友鹿道人攔道：「這事不是一會兒功夫能商量的，且從長計……」

話未完，祇見鐵騎報鈴亂響，衆人齊覺一驚。都忙着問：「甚麼事？」祇見鐵騎僕儼直犇進來，報道：「北頭來了許多兵馬，打河汊裏踏冰過來。守河首將

此是立寨
未穩之時
第一得急
報那評不
驚非誣也
俠以怯也

百計中偏
有暇筆顧
到歸凌夫
婦感情

分派得妙
飛霞才高
輩高堪為
主錢適勇
且毅楊勇
且剛又同
熟情形足
救飛霞初
到生疏之
擊如忙有
能不紊用
條不素友
人恰當友
鹿洵是帥
才

凌頭領敵不住，已敗過嶺來。頭關築城僂儻正在拚命抵敵。『衆人聽了，歸瑞頭一箇心急，丟了杯箸，起身便跑。友鹿道人急命衆人分馬步，兩路出戰。』馬上能耐好的乘馬，陸地飛行法熟健的便是步下。『祇請飛霞賢弟領着錢邁、楊洪、守寨。』說罷，便率領衆人出廳去了。

衆人出廳，好得先時騎來的馬，都在前面轅門內坪中溜着，祇鬆了肚帶，還沒卸鞍轡，衆人紛紛向僂儻手中奪過來，緊了緊肚帶，爭先翻身上馬，潑刺刺，一陣風衝下山來。友鹿道人、丈身和尚、張三丰、周顛子、四箇待衆人都上馬走後，方展施陸地飛行法，邁向前去。

衆人中杜潔、許遠、茅能三人馬最快。一霎時已出二關，轉眼將到頭關。祇見凌波手舞雙鞭，拚死擋在關前，築關的僂儻們也幫着亂抓鞭、石，向對面打去。茅能大急，兩腿使全力，將馬一夾。那馬負痛，一甩頭，長嘯一聲，一連幾箇虎跳，早到關口。茅能揚刀大喝一聲，衝將出去。

字妙細
想比用接
倍高出百
茅馬是自
備見第四
章隊特購
馬隊特購
見第九
故特寫三
人馬快
關內可成
關外可見
不曰關門
而曰關口
是未成之
極細心已
臥牛山欲
打青艸山
一個措手
不及不
反被青艸
來打了箇

原來這攻關的，真果是青草山來的。當先一將，便是衝天礮濮天鵬；二隊是大棍子王鵬圖，二棍子王鵬圖；統兵首將便是那閩廣派中三頭腦常山蛇雲漫天，帶着白蓮教徒陳仁生、朱光明、黃坤山、趙天申等，帶領二千人馬，前來襲攻臥牛山。臥牛山衆俠不曾隄防，倒被他打了箇措手不及。

凌波纔接過飛霞道人，帶了衆僮儷回營散隊，不料青草山人馬繞道攻來，一聲喊，四面衝殺。凌波一人抵敵不住，頓時營伍大亂。一連敗了幾次，直退到頭關。幸得關口窄狹，難容多人。青草山人馬不能湧進。臥牛山築關僮儷又拼命拋軛打石，方纔勉強擋住，不曾失卻關隘。

那濮天鵬欺負凌波是箇女子，手舞雙鎚，驟馬追殺。凌波退到關口，翻身背關而立，舞鞭迎敵，誓死不退。濮天鵬趕到關口，便和凌波大殺起來。鬪了百多箇回合，不能取勝。濮天鵬殺得性起，將左手的鎚逼開凌波雙鞭，急揚右手

措手不及
變幻新奇
布局新奇
越是急事
他便從容
不迫慢越
是寫得越
細人說這
是他的獨
到之處說
這是他的
狡猾處

大俠傳

二四

的鎚向凌波頭上猛然鎚下。凌波原在步下，見大鎚打下，雙鞭被逼，沒法架閃，祇得大叫一聲，瞑目待死。

說時遲，那時快，——濮天鵬的鎚離凌波頭頂已不到一尺；正在歡喜，不隄防金刀茅能恰好這時趕到。關口內，大喝一聲。就着那馬一箇虎跳躍出關口的勢子，雙手掄刀，向凌波頭頂之上，橫砍過去。祇聽得『噹』『啣』一連兩聲，濮天鵬的鎚，祇賸得箇鎚柄在手，鎚頭已被茅能一刀削落，飛開二丈多地，落向沙泥中去了。濮天鵬大喫一驚，加以鎚頭驟落，先時使猛了勁，一時把持不住，身軀向馬頭一撲。凌波這時恨他切齒，見有這破綻，心中大喜，就濮天鵬身子前栽時，掄起右手金鞭，照定他頭上擱的一鞭打去。濮天鵬這時恰定了定身子，纔一昂頭，那鞭正打在左肩，頓時坐不住雕鞍，翻身落馬。茅能手起刀落，將濮天鵬的頭顱劈爲兩半。

這時杜潔、許逵，已趕殺出了關口，關裏衆俠也都趕到了。人喊馬嘶，如一

羣餓虎一般，爭撲出關來。青草僕儼犇退不及，被殺死砍傷幾百人。雲漫天連忙將大隊約退到平陽地面，排關陣勢，喝令衆僕儼，強弓硬弩，射住陣脚。臥牛僕儼追出關口來，也在關前山下，列開門旗，彎弓對射。兩陣對圓，各自命將壓住陣脚。

臥牛陣中，杜潔、許遠，見茅能陣斬敵軍先鋒，得了頭功，便驟馬出陣。許遠舉起五指鐵筆搥，杜潔揮動青龍偃月刀，兩馬並衝敵陣。青草陣裏，黃坤山、陳仁生，各挺鐵鎗，打馬出陣，接住廝殺。杜、許二人也不答話，便惡鬪起來。陳仁生接住杜潔，黃坤山接住許遠；四馬盤旋，殺得煙塵亂滾。

青草陣裏，雲漫天見陳、黃不能取勝，且看看將要敗將下來，便令王鵬圖、王鵬圖二人出陣相助。臥牛陣上茅能、劉勃，兩騎驍躍並頭衝出，刀鎗並舉，劉勃馬快，先到，正迎着王鵬圖，大喝一聲：『快通名領鎗！』王鵬圖厲聲應道：『俺便是漳州王鵬圖。你這廝是誰？』劉勃應了一聲：『花鎗劉八』，便要的一鎗。

以為劉八
便了偏殊
不知他轉
不接而能
寫到筆意
去了極矣
靈活極矣

故意犯重
於一段短
文中特相
寫此極字
類之文才
雖是還才
卻也可愛

扎去。王鵬圖忙舉鎗相迎。鬪了二、三十箇回合，劉勃見王鵬圖使的那條純鋼、畫桿梅花雀舌鎗，異樣的光彩，實是可愛；一心祇想刺殺了他，奪那鎗過來，越加精神百倍，一鎗緊似一鎗，殺得王鵬圖措手不及，鎗法大亂。這時茅能也正和王鵬圖鬪到好處。卻也見王鵬圖那柄鈍鋼大葉青龍偃月刀霍霍銀光，心生欣羨，也想要奪來自用。

原來王氏弟、兄二人的軍器，是在交趾時向緬甸人家強劫許多純鋼緬刀熔煉，鑄成的。緬刀素來有名。緬甸人生下地來，親戚、友朋，都送鐵做賀禮，父母便聚起來，給兒子煉刀。待煉到兒子長成纔鑄出刀來，給兒子作他一生防身求食之用。至少也得煉上十幾年，這鋼可就煉得再要純熟也沒有了。這時交趾多亂，緬甸人時常收集那些死人遺下的緬刀，販來交趾出賣。王鵬圖弟、兄二人原是南疆邊關的大盜，因此劫奪得許多緬刀，將來再煉了許多時，打

奪來西終奪
或問被奪
去來物則雖
奪以去則
何得後又
奪被後劉
不此人則
去此則以
茅劉之使
用此刀鎗
確係爲國
爲民匪若
二王奪得
利器以濟
其惡器不
受奪去之
報是無天
理茅劉之
利器如再
被奪去亦
是無天理
蒼蒼者豈
眞無皂白
耶

成一刀一鎗，真是無堅不入，其利無匹。

茅能劉勃能否奪得他倆心愛的刀鎗，下章再說。

古董俠魂評曰：

或謂：前章至本章寫飛霞道人託弓嘉宜之勢而出京、渡江、一段文字，頗可刪去。余聞而爲之啞然失笑。作者其所以如此寫者，蓋一則照應太子被刺後之戒嚴，且形容古今執政者賊去關門之無意識的幼稚舉動；二則帶着夾寫弓嘉宜及周吉、蔣莊、林慈、陳曼、四人之北上，弓等此後皆有重要關繫，自宜詳寫；三則借作文章過氣，休息筆力。故此項敘寫實不可免。至飛霞道人等三人之江岸告辭，不肯同行，則是山野瀟灑之儔，自不慣消受官府之酬應；而事情緊急，不能隨之按站馳驛亦是確情。但就作者就書的方面言之，則儻分寫弓及四將與飛霞、施、徐、兩道起程，則必煩兩次筆墨；二則同行必不能夜行，得青草訊息。處此兩難之境，乃揮其如椽巨筆，以應付

之，絕無絲毫窮態，老手名家自是不同凡響！

每見坊間武俠說部寫山寨祇是『替天行道』、『忠義堂』一若古今綠林盡皆水滸梁山之系統；豈真除此二名辭以外，便無語可用耶？一何可笑乃爾！本章寫臥牛山大同寨、『行俠施仁』以之較『替天行道』之誇大，更貼多矣！於以見描寫手段，固爲作小說者必具之條件，而思想與文學之運用，尤爲重要。否則欲求不落窠臼難矣！

臥牛山大同寨既已成立矣，則不得不寫之。然率然敘山中如何如何，如一『設計書』此普通人之所能，非才子所肯爲也。於是假飛霞道人入山，將自山外水防起，至議事廳止，逐一繪出。使人讀之，如身歷其地，逐步趨入勝境，而毫不感覺煩冗沉悶。足見同一寫綠林山寨，俗手則直接寫之，使人如讀建築說明，費力而不討好；才子寫之，則頭頭是道，使人如讀梵經，漸入佳境。

大同一寨之雄峻險要，作者敍來較之梁山泊尤勝十倍。且施惠之寫梁山全境，絕無系統的說明，而本章之於大同，則如繪諸掌上，歷歷可數，有色，而絕無破綻，洵神乎其技矣！

因借飛霞道人入山而暢繪全山。但後山之如何，則飛霞道人非游山，固不能敍述，因有後文之續寫後山，此作者之不得已也。不意乃成兩段『蜂腰式』之迴懷照應文章。

寫戰鬪愈出愈奇，花樣翻新，層出不窮，如瞰泰山愈進愈佳，愈陳奇觀，變幻不已，而精采益多。

於斯可見
虎虎有生
氣維威躍
然紙上我
爲浮一大
白以子之
鎗刺子之
馬何如亡
鎗馬俱亡
好似敗子
攜資出外
歸來祇贖
單身一笑

使刀背砍

來，向王鵬圖刺去。王鵬圖突然沒了手中鎗，比猴兒沒了棒還要驚急百倍，忘魂失魄般迴身使跑。被劉勃一鎗扎在馬屁股上。那馬負痛，聳股一掀，將王鵬圖掀下馬來。青艸陣中見了，趙天申、龍江祠兩馬齊出，攔住劉勃，儂儂救了王鵬圖回陣。

那邊茅能見劉勃已奪得鋼鎗，心中大急，緊一緊手中刀，『要！』『要！』『要！』一連幾刀，殺得那王鵬圖手忙脚亂。這時正是王鵬圖被馬掀落地之時，王鵬圖以爲他哥哥中了鎗了，心中大慌，不敢再戰，架開金刀，撥馬便逃。茅能那裏肯捨？一拍坐下驊駒，隨後緊緊趕來。王鵬圖這時知他哥哥沒死，心懷一寬，陡然觸着：『何不斬他箇措手不及，給俺哥哥報仇呢？』便故意放緩馬韉，待茅能追近，猛然迴身大喝一聲，掄刀一拍，使箇『拖刀計』，『要將茅能劈下馬去。不料茅能性雖鹵莽，卻是刀法精通。見王鵬圖放緩了馬，便知他有了計較，留心隄防着。及見他果然使出『拖刀計』來，呵呵一笑，喝一聲：『好小子！』雙

去恐刀口
易損傷
月刀也名
將愛寶刀
之心無殊
常人愛兒
女信然
而虧作者
寫得出來
劉勃奪鎗
到手落能
打刀即得
一則緩換
章法變換
而又相對
奇絕
得未曾有
特別寫法

四人衝陣
三樣寫法
各有精神

手掄起金刀，猛然使刀背向偃月刀鏢盡力砍去。王鵬圖沒料着茅能有這一手解數，心中一驚，兼之喫不住茅能力大，刀速祇聽得「噉」、「噉」一連兩響，那偃月刀早飛到幾丈外艸地裏去了。王鵬圖懾得魂不附體，抱頭迴馬而逃。茅能一面喝令僕僮拾起偃月刀，一面舉刀追來。

這時，臥牛陣上，一連勝了三將，杜潔、許遠、精神陡振。黃坤山、陳仁生二人本領原屬平常，加以這時見本陣大將連敗，心神不定。先時還勉強招架；後來竟且戰且退。杜潔、許遠便越殺越進。一連跟進了數十步。許遠殺得火起，橫掃一搗，將黃坤山連人帶馬擱在一旁，兩腿一夾，一馬衝過對陣來。大喝一聲，舞起鐵筆搗，滾入敵陣。青艸陣頓時被許遠踹得陣勢散亂，旗幟不整。杜潔恐許遠有失，連忙拋了陳仁生，拍馬舞刀，也衝入青艸陣去了。這時茅能追趕王鵬圖來到，便也一驟驕，緊跟着王鵬圖闖入門旗去了。劉勃見了，便也一鎗向龍江祠刺去，衝開一條路，拍馬如飛，由青艸陣左翼衝入。友鹿道人等四人

見四將衝陣，恐防不是常山蛇雲漫天的對手，便令衆頭領一齊衝出。但見馬走如龍，刀矛躍日，如一羣猛虎一般，齊向青艸陣衝來。

青艸陣主將雲漫天先見四人衝陣，並不放在心上。及見對陣十餘員將官，齊衝過來，方纔有些着慌，忙命『快退！』青艸山僕儼沒得令時，已紊亂如麻，祇聽得一片喊殺號叫之聲。待到令下，退軍旗纔左右擺動，便一窠蠶，亂嘈嘈的向嶺上亂轟。臥牛山衆頭領乘勝直追，斬殺無算。友鹿道人丈身和尚，周顯子、張三丰等，見這些無辜僕儼慘遭殺戮，心中頗覺不忍，便傳令：『窮寇勿追！』立卽收兵！一頓時鑼聲四起，衆頭領纔紛紛勒馬回頭。

清查人數時，兵將未拆一人，祇少了歸瑞、凌波、夫妻二人。衆人纔覺着刀劈濮天鵬以後便不見他二人了。友鹿道人正要叫人去尋找時，忽見歸瑞、凌波、打對面嶺脚押着幾箇人走來。待近來看時，原來他夫婦二人捉住了幾箇青艸山的小頭目。特地押解來了。友鹿道人便命：『押到寨裏去！』衆頭領隨後

方纔衆人
迎飛霞此
刻飛霞迎
衆人客變
主主變客
相映成趣
點出嶺名

回寨。僕僮們打着得勝鼓，喝着凱歌，各自回營去了。

衆頭領初次出陣，便大勝一仗，箇箇興高采烈，沿路談笑風生。茅能、劉勃、各自奪得心愛的軍器，更加喜悅，自不待言。回到大寨時，飛霞道人和楊洪、錢邁、到轅門，迎接衆人進寨。互相慶賀。友鹿道人吩咐大擺筵讌，殺牛宰馬，犒賞三軍。全山一片歡聲，喜氣洋洋，又另是一番景象。

友鹿道人又命人往山下各處查點軍器、房屋、帳篷、旌幟等項，有無毀失。一會兒回報說：『祇有山前柴門嶺上和河邊新築礮壘被毀，其餘無恙。』又查點奪得的軍器、馬匹，交給該管頭目收管。殺死的屍身，立即掩埋。濮天鵬另外用上好棺木盛殮，厝在荒山裏。俘獲僕僮受傷的，給藥調治；生擒的編入各營，充當僕僮，不願的都送過河去。

調派已畢，歸瑞、凌波、押着生擒的四箇小頭目上廳來跪下。友鹿道人問

過四人的姓名，便問他：『你們頭領爲甚麼忽然來攻打本寨？其中必有緣故，你們詳細說出，便饒你不死！』四人中有箇瘦弱漢子答道：『這事俺略知些兒，——他三箇全不知道。——沒來此攻寨以先，俺們頭領原沒有遠來奪寨的意思。前兩天，關裏有人寫書子來，——說是河間來的。——要俺們火速攻打臥牛山。昨天關上也有人來說：『臥牛山還沒弄好，正好去打，若待那廝們弄好了，便費事了。』因此俺們頭領纔派人來打山。』楊洪聽了，急驛言問道：『關上誰給書子給你們？』瘦弱漢子道：『邊關都督。』楊洪聽了，心裏一驚，從此格外留心，恐怕都督陷害。友鹿道人便問他四人：『可肯投降？』四人齊稱：『願降！』友鹿道人便命將四人發交馬房，充當馬夫頭目。

諸事處置已了，筵讌已經齊排。老少衆俠都到後廳，依次入座。這時，已是黃昏時候。廳上燈燭輝煌，肉山酒海，大衆歡呼暢飲，興會淋漓。彼此互慶，這開山立寨第一勝仗。衆人都以茅能躍馬斬將爲首功，凌波尤爲感謝。羣向茅能

上文是飛霞本傳故仍用飛霞開場文字餘樂時懷極虛聖賢極道也儻人之如此世間必少去許多此敗慘境爲語也誠爲良藥人爲幸勿視爲陳腐而忽之奉爲圭臬其益決非淺鮮作

敬酒回頭又敬劉勃、杜潔、許遠的酒。轉身又互相敬賀，祇聽得一片歡笑之聲。

酒至半酣，飛霞道人起身言道：「古人說的好：『宴安鴆毒，不可懷也。』」咱們在這歡樂之時，應思鞏固之策。如今創立本寨，同道英雄聚首一堂，自是可喜。卻是咱們要想這大同寨諸事草創，規模未備；一切的防備，也都沒齊全。卻是對咱們虎眼眈眈的，正四圍環俟，稍一不慎，就要全功盡棄。喫江湖上好漢們笑話。如今咱們是要借臥牛山作箇大家聚集之所，好滅妖教，制番邦，誅奸兇，救百姓，作一番驚天動地的俠義事業。因此不是平素占山頭，開綠林基業可比，萬不能隨隨便便。咱們祇看徐鴻儒那廝的書子，便知道青艸山布置周詳，分工任事，出戰入守，有條不紊。難道咱們武當、五臺、兩派、南、北、衆英雄竟比不上。一箇妖道嗎？要是連徐鴻儒那廝都趕不上，豈不惹閩廣派笑煞？——譬如今日之事，如果是防備得嚴緊，斷不致損卻兩處礮壘。就是出兵打仗，也不

意乎一語
寥寥友鹿
卸開不嚴
道人不責
組織之責
辭令妙品

大俠傳

八

致似這般雜亂無章。如今既僥倖勝了一仗，咱們更當知戒！從前咱們不知道就在臥牛山近處便有青艸山；自可緩緩籌維置備；自從我得着書子，知道勁敵就在咫尺之間，還有咱們的世仇閩廣派在內，本寨的布置防備，就不容稍緩了。依我之見：目前最要緊的是分派職事，火速築關，暫時多立分寨，防守四面。那纔能「進可以戰，退可以守」！不知衆位意下如何？」

言未畢，衆人已齊聲道「好！」話說完時，衆人已都停盃攔箸，議論起來。張三首先說道：「飛霞道友這些話，一點兒不錯。我也知道該如此辦纔行，祇是先時寨中人手太少。友鹿道兄門下幾位和曹州衆好漢，丈身道友都祇纔到此幾日。我和友鹿道友周師弟原想就此分派職事，恰待說出，飛霞道友可謂「先得我心」！如今咱們祇趕緊商量如何調派，旁的事，依次幹去，還不算遲。」丈身和尙接說道：「依我說：這事甬商量，就請友鹿道友分派，斷沒箇不服的。若是一商量，「築室道謀」反難得完美！」衆人聽了暴雷也似的齊聲說

前後兩好
字將衆俠
同心戮力
完全表現
出來

以歡飲方
濃而飲之
雖係當然
不易得之
聚首乃未
能盡歡飛
霞未免大
殺風景

道：『好！』

張三丰便和周顛子、丈身和尚、飛霞道人、四箇，請友鹿道人發號施令。友鹿道人知道不能推卻，便道：『這事關乎前途的勝敗，不是倉卒間可以完美的，必須謹慎精微，思慮一番，纔能一無缺漏，布置允當。容我今夜擬箇大概出來，明早校場分派。』衆人又暴雷也似的齊聲應『是！』友鹿道人便當筵發令：『明日清晨，所有頭領、僮僕，一律到校場聽令。祇留小頭目一人，僮僕百人，把守山口。築關建寨的僮僕、頭目，也都停作一天，如時到場，均不得違誤！』當命上廳僮僕傳知各處，衆人因爲明早有事，都祇胡亂喫了些飯，便散了。當夜各自尋親、覓伴，敘舊、談心，連楊洪也宿在山寨，和俞赫飲酒說話。

當夜二更纔起，月明如晝。友鹿道人便約了張三丰、丈身和尚、周顛子、飛霞道人、四人，一同到山前、山後，觀看形勢。從大寨後門出來，沿着山徑走過百

多步，便是一條石路，兩旁有馬房、軍器房、糧食房等一大片房屋，卻都是舊有的。飛霞道人疑惑道：『怎的這山裏有這許多現成房子？』友鹿道人答道：『這山原來是宋代邊疆紮營之地，元韃子進關以後，便廢棄了。到了本朝，今上割大寧與番部，這地方更沒人過問了。聞得徐鴻儒那廝，原想來此立寨的。如今是咱們「捷足先登」了。』

補出臥牛
歷史非友
鹿釋飛霞
之疑惑實
作者釋讀
者疑惑耳
此語若在
肉蒲團等
說部其妙
無匹一笑

說話間，已過了石路，便是許多山田。田盡處，有一片兵營。五人打兵營後面繞到前面去，便見後山第四關。關門完好未壞。出關便是一道長隄，隄兩旁都是深澗。隄面約有四丈來闊，甚是平坦。隄盡處，是一座峯頭。循峯下去，便是後山第三關，也有舊關雄峙在兩峯相對之中。出關門，祇見黑魃魃盡是樹林。參天古木之中，露着一條泥路。到了泥路上，纔見四面都是杉松等樹林。出了樹林，前面一道清溪，是從西頭高峯衝下一道瀑布，流成這道小溪，一直向東流入一座果樹林，遠遠聽得潺潺水聲，直下山澗去了。

風景如畫

那溪上有一道新搭的板橋。五人過了板橋，沿着一條長箭道，走着。已見前面隱隱有新築的關基。走近前看時，便是後山第二關。兩面都有甌窰，有僂儷在窰旁茆棚中守着。出了關口，卻是一道下山石級，看去深臨無地；況是在夜間月下，更瞧不出下面根地。順着石級下去，約一百餘步，纔到一條青石路上。那路約有半里多遠，盡頭處，卻是一方大坪，圍在四面之中，對直三百餘步大小。對面山峯環抱處，便是後山第一關。這關是舊時原有的，正在修葺雉堞、關門，和上關的陂路。

友鹿道人當先領頭，打碎石陂上上關去。到得關頂上，縱目四望，祇見關前便是一片大沙灘。灘外，便是一泓大湖，已凍得如鏡面一般。映着月光，晶瑩刺眼，瞧不見湖對面是甚麼。祇覺黑叢叢的一大堆。飛霞道人便問：『湖那邊是甚麼所在？』丈身和尚答道：『這湖是死水，祇一道小港口出灤河。湖那面是一座大樹林，林木菁密異常，自古沒人進去過。照方向猜想，樹林外面，大約

照顧北方
時令及夜
裏情形
此所以凍
也

是番人的牧場。」

友鹿道人道：「我原想在這關外灘上紮一箇大寨。湖那邊的林子裏也須去探箇明白。若是林外是大路，還得設法派人去守住那林子。——祇是那林子裏自古没人到過，一定有不少的禽獸毒物，須得大舉搜探纔行。」飛霞道人點頭道：「這也是要做的事。如今先派重兵守住這座關，防着有人走上偷渡要緊。」周顛子道：「守關固然要緊，卻是重兵還是紮在關外灘上，纔能照顧得這般寬闊的湖面。」友鹿道人聽了，點頭道：「如今湖面凍着自是紮兵在灘上的好。」飛霞道人便說：「後山已大致看過了，咱們回寨去再從長計議吧。」

友鹿道人等都稱「是」。便都轉身下關，照舊路回到寨裏來。聚在燈下，商量布置全山紮營地方，和派人防守的事。張三丰便取出一幅地圖來。原來是他和周顛子二人繪的。圖中將全山部位和應該紮營的地方，一一繪出。飛霞

省得好反
正明日要
發表的此
處自然用
不着煩絃
或問此等
處全書多
甲梳洗此
處何以用
盥漱余答
云君不記
此五人中
有和尙且
有瘋子呀

道人等三人就燈下圍着觀看。見繪得異常精細，都極口稱讚。當時大家就着圖上商量，改動了些所在。後來又將各人的職事和自己——五人——所應做的事都商量了。看看天色已明。友鹿道人等便送飛霞道人到那給他拾掇好了的住房內。纔各自回房盥漱。

一會兒，祇聽得畫角聲鳴。寨前校場中漸漸的來了許多隊伍。衆好漢也一箇箇頂盔貫甲，裝束停當，先到議事廳來。這時廳上上面一排五張交椅；友鹿道人當中坐下；左首是張三丰，丈身和尙；右首是周顛子，飛霞道人。道袍，袈裟，儒冠儒服，都裝束一新；連周顛子也收拾乾淨，青巾，藍袍，顯出端莊凝重的本像來。衆好漢上廳打參。友鹿道人便吩咐：『到校場聽點！』衆好漢暴雷也似應了一聲，魚貫而出。

友鹿道人和張三丰等五人一齊出了四關，來到校場，在當中大旗下將

壇上，仍照次序坐下。祇見牛兒、俞赫爲首，領着楊洪、潘榮、錢邁、杜潔、許達、沈石、茅能、劉勃、八人，從壇左走來；豹子程豪爲首，領着伍柱、鳳舞、趙佑、歸瑞、凌波、孔純、黃禮、凌翔、八人，從壇右走來；鐵臂施威爲首，領着徐奎、徐斗、皮友、于佐、馮璋、五人，從對面走來。到了壇前，施威等一行六人在中央，俞赫等九人在左，程豪等九人在右，一字兒排開。一齊向壇上躬身打參。

友鹿道人起身到壇前，向衆俠士說道：『本寨初開基業，白蓮妖教，便也在塞外開山，和我們作對。如今本寨的事業：一來要剷滅妖教；二來要除去兇惡；三來要抵擋番人。因此，先要使本寨的基業鞏固，纔能毅做成這三樁大事。今天衆位推我發號施令，我和諸位同道長者擬定一張「職事單」，望大家遵守！』話畢，壇下一齊轟聲答應：『願聽將令！』

友鹿道人便取出職事單，向衆宣讀，並貼布壇前。派定的職事，是——

寨內職事：

總持全寨事務頭領，

千年松伍柱；

掌管糧艸頭領，

豹子程豪；

掌管賞罰頭領，

虎頭孔純；

掌管兵馬頭領，

怒龍徐奎；

掌管旗幟頭領，

惡虎徐斗；

掌管軍器頭領，

賽由基趙佑；

掌管船隻頭領，

石靈龜歸瑞；

掌管土木頭領，

閃電于佐；

把守白沙河頭領，

玉麒麟凌波；

把守山前寨門嶺頭領，

鎮泰山潘榮；

把守山前一關頭領，

鎮華山錢邁；

把守山前二關頭領，

鎮嵩山杜潔；

大俠傳

把守山前三關頭領，

把守山前四關頭領，

把守後山銀浪湖灘頭領，

把守後山四關頭領，

把守後山三關頭領，

把守後山二關頭領，

把守後山一關頭領；

巡查全山頭領，

探報消息頭領，

掌管傳令頭領，

把守寨門頭領，

侍衛大廳頭領，

鎮衡山許達；

鎮恆山沈石；

金麒麟凌翔；

雲中鳳凰舞；

金刀茅能；

鐵鎗劉勃；

鐵臂施威；

牛兒俞赫；

霹靂楊洪；

小大蟲皮友；

萬里虹黃禮；

鐵頭馮璋。

戰陣職事：

全軍總軍頭領，

豹子程豪；

全軍副總軍頭領，

千年松伍柱；

前部正先鋒頭領，

牛兒俞赫；

前部副先鋒頭領，

鐵臂施威；

前軍都頭領，

虎頭孔純；

前軍左頭領，

鎮泰山潘榮；

前軍右頭領，

鐵鎗劉勃；

左軍都頭領，

金麒麟凌翔；

左軍左頭領，

鎮華山錢邁；

左軍右頭領，

萬里虹黃禮；

中軍都頭領，

霹靂楊洪；

第二十一章

壯志除兇整軍經武 熱腸急義解囊傾囊

中軍左頭領，

中軍右頭領，

右軍都頭領，

右軍左頭領，

右軍右頭領，

後軍都頭領，

後軍左頭領，

後軍右頭領，

水軍都頭領，

水軍左頭領，

水軍右頭領，

運糧正頭領，

鎮嵩山杜潔；

怒龍徐奎；

雲中鳳凰舞；

鎮衡山許遠；

惡虎徐斗；

金刀茅能；

鎮恆山沈石；

賽由基趙佑；

石靈龜歸瑞；

玉麒麟凌波；

小大蟲皮友；

閃電于佐；

職司允當
無濫無缺
無廢事無
廢材調派
誠非易事
非人俠不
能有此非
大名且非
語軍學不
能寫家且
掌賞罰者
自宜調列
行陣分得

運糧右頭領，

鐵頭馮璋。

右列職事，各自遵守！儻有因事離寨，寨內守將由就近守將暫爲兼管，出陣另行派人代職；戰陣軍伍頭領有缺，由正將或副將兼管。例如：掌管旗幟頭領外出，卽由掌管軍器頭領兼管其事；把守一關頭領外出，卽由把守二關頭領兼管其事；軍中則正、副頭領互相兼理。正出副代，副出正兼，不得推諉！

永樂 年 月 日

衆頭領各自謹記自己職事。友鹿道人又當衆言道：『我和張、周兩長者、丈身大師、飛霞道長五人，因爲不能常在寨中住守，因此沒列入職事單內。我們五人無論何時，終有一人在寨內調派。寨中軍令、文書，暫由我們五人承辦。』說着，又將一本花名冊交給孔純道：『如今寨中有五千六百名僕儷，四千匹牲口。暫時且按每一軍管僕儷九百名，水軍五百名，運糧僕儷三百名，馱馬三百

不錯

匹。每軍分步兵六百名，馬兵三百名。騾驢充馱。每軍之中，分爲三隊，每隊步兵二百名，馬兵一百名；都頭領左右，頭領各統一隊。水軍也分三隊，除船匠五十名外，每隊一百五十名，駕快船十五艘，頭等大船三艘，卽由船匠掌駕。其餘兵馬，都交兵馬頭領掌管，卽日按冊分派。——又：「儂」名目不正，從今以後，改稱「健卒」。

吩咐已畢，孔純便照冊點命，各健卒應名歸隊。每五十名選派一小頭目。一隊點好，卽由主將帶領成隊。一軍點好，便由都頭領率領列成「一」字陣，依次序站列壇前。全軍點完，還賸健卒五百名，便交由徐奎管領。各軍將各率本部健卒，赴守地關隘紮營。寨內職司頭領所部，便在大寨前後，兵營駐紮，均由主將逐日教操。

諸事安定，已是午牌過後。友鹿道人便發放健卒犒賞。各軍歡聲雷動。各軍將都上壇打參，領受符令。友鹿道人等五位師長各自勉慰了一番，方纔傳

健卒總數
五千六百
名計陸軍
共四千五
百名水軍
五百名總
計五千名
又小頭目
一百名應
餘五百名

此種清淨
從牙寫山
寨布置者
未曾道過
作者想象
事實之力
強極矣

令：『各歸營地！』祇聽得各軍鞭敲金鐙，人唱凱歌，魚貫出校場去了。從此大同寨有職、有守，布置井然。諸事各有承管，防守得鐵桶一般。絕不似以前雜亂無章的情形。全寨都顯得生氣勃勃，威風凜凜。

衆頭領各有職守，分住各處；寨中陡覺清淨。友鹿道人等五人下了將臺，便布置大寨內的事務，分別交管。一面商量糧艸、衣甲，要早早預備。徐斗便將帶來的錢鈔獻給寨中。接着施威得訊，也將身邊帶來的銀錢現出。伍柱、程豪，都要自回曹州拾掇銀錢，搬取家小來寨。友鹿道人等便商量處置之法。丈身和尚便道：『目前衣甲、糧艸最緊要，徐斗、施威的銀錢，且拏來製備衣甲，購屯糧艸；待明春再開山種糧。卻是依我算來，還是青、黃不接。且是健卒們不能一文不給。既不打劫，銀錢從那裏來呢？』友鹿道人道：『如今且設法支到明年春天的用度。打過霞明觀以後，咱們便派人進關，尋取貪官、污吏、惡霸、強紳的錢。』

財，運來山寨作用。平時寨內，多開鄰近荒地，牧養牛、羊、駝、馬，自己使用有多，也能換出錢來。好在此地塞外荒徼，祇要咱們有力量，任憑怎樣都可生發。」

張三丰道：「目前要用，我武當山還存得有四五萬兩銀子。伍程兩頭領說是曹州單家莊、錦屏山兩處收集起來，加上伍家產業也還有三萬多貫。這不是穀使了嗎？」周顛子接言道：「怨這話，真說的太輕巧了！咱們方纔不說是要抵擋番人嗎？難道這幾箇毛兵便穀對待那精騎悍卒的番人麼——單家莊、錦屏山兩處雖有三萬多貫錢鈔，那裏也還有許多僕儷；莊丁要來的，盤費也得花費不少。咱們如今要緊的還有「招兵買馬」四箇字，單指望武當山這一點兒銀子，是不穀使的。還是想法子弄一批大銀錢，將兵、馬預備實足，多多屯聚錢糧；一旦打仗，纔不會掣肘呀！」

四人聽了他這篇言語，都恍然大悟。飛霞道人便道：「如此說來，久遠之計，還須就地取財。開山牧養，固然是妙着，卻是人馬一多，自己要喫用的也不

見理透澈
豈真是顛
子無奈世
人偏以為
顯此所以
成混沌之

國也古今人眼光皆如是想之令人痛哭大小酋長即今日之王公也彼時蒙人受若輩受嗔更甚今日故其富有亦較今日高許多這段文章轉的翻說妙

少，所贖恐是不多。這塞外又沒貪官、污吏，路過可供咱們截取，自得另外想方法。——據我想：那些番人部落的大小酋長，都是保有多金，其中儘有富堪敵國的。遠處的瓦剌部等且不去管他。相近的幾箇部落，很可設法。番人性戇，祇要打得過他，向他索供應，再沒箇不盡力報効的。咱們目前且向武當山、曹州兩處取了銀錢來；再沿路尋些沒主兒的冤孽錢，來作目前的用處。明年打過霞明觀之後，便去威制番部。他要是不貢送咱們，便索性把他滅了，也可得地得錢。那便萬無一失了。」友鹿道人等四人聽了，都欣然說「妙！」

當下便議定：派施威、沈石往武當取銀兩；程豪、伍柱往曹州拾掇單家莊，錦屏山兩處。並派徐斗兼管糧艸，黃禮兼管山前四關；凌翔兼管山後一關；全寨事務暫由友鹿道人總持。立時便叫皮友傳令調施威、沈石、伍柱、程豪四人同來大寨聽令。

酉牌時分，伍柱四人齊到大寨。皮友繳令。四人上廳參見過。友鹿道人便

將方纔議定，派他四人進關去取銀錢的話說了。四人當即商定次日同行進關。友鹿道人命四人各領一百兩銀子作盤費。四人告辭出廳，先將職事交待，各去拾掇軍器、行囊、乾糧、馬匹等項。

伍柱又將皮友託付丈身和尚教導。並將杜潔、許遠收他北來的事由說了。丈身和尚一口應允。從此皮友除卻盡傳令職司以外，便和馮璋二人跟隨丈身和尚習藝。他二人天資本高。這時又都已學有根基，再加苦心學習，進境極快。祇得半年，二人已能高來、高去，馬上、步下的功夫，都全會了。後來竟成兩員猛將。

次日，天色微明，伍柱、程豪、施威、沈石四人上廳告辭。楊洪也因要回營，將所部健卒交杜潔代管，上廳作別。張三、周顛子已修好了書子，交給施、沈二人。便和友鹿道人等叮囑他們四箇快去早回，沿路小心。又囑吩楊洪留心打探消息。五人一一應了，告辭出廳下山。

到了白沙河邊，歸瑞聞得，親自駕艘大船，相送過河。楊洪又約伍柱等四人到營中，設筵餞行，邀歸瑞作陪。歡談暢飲，到午牌時分纔罷。楊洪便叫隨營幕友辦了兩角進關公幹的文書，分交伍柱、施威收着。出關進關，便可通行無阻。伍柱等趨路心急，辭了楊洪，各上牲口，打馬直向居庸關馳來。

這日，四人祇走得三十餘里，天色已近黃昏，因為塞外人煙稀少，錯過宿頭，即無住處，便在一箇村莊上小客店中宿了。店夥計引三人到一間大房中住宿。便問：「可要酒飯？」伍柱點了點頭。一會兒，夥計送來一碗麻菰羊肉湯，一大盤麻菰炒羊肉，一大籠饅頭，一大壺白酒。四人知道關外沒好菜，隨意喫喝了些。洗漱了，便討了一支牛油燭，點着，圍坐匠上說話。談了些時，沈石忽然內急，忙下匠開門出外大便。

出了房門，冷風撲面吹來，如同刀割，沈石不覺打了箇寒噤。忙將腰帶束

如出岫之
雲蕩漾而
起

人但以爲此般是關照時令不
知後文大
有道理
旅行况味
令人想及

北風後來
前面自不
聽得處不
不忘時令

了束緊，急奔到後苑中，蹲下大便。那夜寒氣真比箭還利，一霎時，身上便凍木了。沈石不敢久停，連忙大便過，紮好衣服，一口氣急奔進來，口裏直嚷着：『好冷呀！』推門進房來，連忙闔到匠上，拖着被頭，蒙頭蓋着便睡。伍柱、程豪、施威，便也笑着拾掇了被褥睡下。

次日，天纔明亮，四人起身，登程。沈石在馬上覺着有些不自在。週身痠痛無力，懶得動彈。進關時，關上查看了文書，照例放行。四人便打馬過關。沈石被冷風一吹，更加頭痛，心煩。祇任憑那馬自走。午牌時分，住馬打尖。沈石也不喫，也不喝，祇呆呆的待着。伍柱等纔知他有病。便要就在這店裏住下，請醫調治。沈石不肯，執意要行。三人擇不過他，祇得上馬登程。一路前後，夾着他走，各人都當心護持他。

申牌過後，沈石在馬上哼起來。施威在後聽得，忙驟馬上前，見沈石面如火燙，兩眼發赤，連忙高聲叫喚。伍柱、程豪，急收韁停蹄，迴身來瞧沈石時，已呆

得急忙打馬緊追，一面口中大叫：『施大哥！快鬆些兒！他病得厲害得緊啦！』施威頭也不回，也不答話，祇躍馬如騰空一般，直騁而去。

伍柱、程豪也騁馬拼命追逐。一霎時，已見施威進了一箇小村鎮裏，客棧門前停馬，抱着沈石，一躍下馬，直進店裏去了。便連忙也到店前住馬。店夥計早在路心伺候。馬一到，便接過韁繩，拉開去了。二人急進店，跟追施威。店夥計不知他三人是不是同伴，又不敢攔阻，祇瞪着兩眼瞧着，站在一旁發呆。

施威衝過了店堂，掌櫃見他來勢這般莽撞，不知何事，更不知他手中捧着的是活人還是死屍。麻着膽，急忙奔過來，叫道：『爺！上房在後頭，俺來給爺領路。』說着，便急跑幾步，邁到施威前面，領着道，一直走過一所大苑子，又穿過一間矮廳，又走過一道走廊，纔到了正面三間上房。

這時，伍柱、程豪已經飛步趕上，連忙向施威手中接過沈石。一面叫：『掌櫃的！快將咱們牲口上揷着的被褥解下，拏來！』掌櫃的連忙『嗶』聲答應！

偏轉寫店
夥計終不
肯作平凡
鋪敘

委字妙讀
及張家億
屋帶之矮

急極時往
種情事而
北地客店
之客氣較
之南方客
店之輕迂
不啻霄壤
關於銀錢
之事務對
之極窮之
客外多不
敢直說故
更易發生
此等事情

便高聲叫夥計快去拏被褥。伍柱、程豪，二人纔夾扶着沈石，坐在匠沿上。施威祇急的搓手、蹬足，皺着兩道濃眉，直嚷：『怎麼好！……這怎麼好！』掌櫃的在旁聽着露着也有些耽心事，便道：『三位爺！俺瞧這位爺的病來勢可不輕！可要請箇大夫給瞧瞧？』伍柱忙問：『此地可有好大夫？』掌櫃的道：『俺這小地段兒本沒好大夫。打前月頭裏，由南邊來了一位大夫，姓沈，說是南直洞庭西山人，祖傳內科傷寒。人都稱他「沈一劑」，恁甚麼內症，喝他一劑藥，沒箇不好的。到此地纔一箇月多些，經他診治好的人也不知有多少了。』施威早聽的，不耐煩起來，搖頭擺手的嚷道：『委儘着說了，快去請吧！俺們這時沒工夫聽你說評話啦！』掌櫃的忙諾諾連聲，卻站着不動身。施威一連催了幾遍，他祇是笑臉答應着：『是！是！是！』卻仍是不走。伍柱悶着一想，纔想起他是要銀子。這時，夥計已將鋪蓋鋪好在長匠上。伍柱便連忙和程豪扶着沈石，向匠上躺下。接着便將桌上包裹打開，取出一錠十兩銀子，遞給掌櫃的道：『你將店

此驚非尋
常草櫃被
客喝罵之
驚其中另
有道理

情沈五之
病寫三人
性情及各
人交誼歷
歷如繪個
性分則妙
手文章隨
地皆可表
現精采信
然
鐵臂羸豪
之人也而

錢算一算，多的存在櫃上，謝大夫撮藥。『掌櫃的嘻開一張大嘴，笑着說道：『那裏使得了許多……』』一句話未完，施威早跳起來嚷道：『委再麻煩了行不行！再捱着捱出人命來，就得向你算帳！』掌櫃的喫了一驚，連忙『是是』的應着，退出去了。

這時，沈石昏昏沉沉，祇賸一絲氣游着。程豪和沈石交情最厚，見他這般模樣，叫了幾聲『沈五弟！』沒見答應，那熱淚和斷綫珍珠一般，直滾下來。伍柱和沈石也意氣相投，如今同在客中，眼見他性命將要不保，也急得心慌、意亂、短歎、長噓。施威雖是初和沈石見面，惺惺惜惺惺，急得磨拳擦掌，怒發如雷。在房中兩頭走箇不停，不住的向外面怒目而視。約莫過了半箇時辰，三人都相對無言，祇賸得一房的愁雲慘霧。

三人正在急望大夫，忽聽得有人推門，一齊大喜，施威連忙開了榻門，閃身一旁，正待恭迎。不料進來卻是店夥計。施威大怒，正待發作。程豪連忙指指

爲友則能
躬身恭迎
他性直是
其性直是
天醫者能
惟醫者能
受人之誠
懇歡之較
人之歡迎
任之歡迎
皆爲偉人
則爲賊擊
其可爲心
任意而誤
人耶故余
曰醫殺人
罪當死也
絕倒我亦
被騙當作
醫生寫半
日矣
當時物價
以本書前
後所記及
明之無論

沈石，向施威搖手，施威纔強忍着。夥計提着水壺，一面沏茶，一面說道：「俺掌櫃的叫小的稟告爺們：『此地規矩年近歲暮時，店錢加倍。爺們賞光，住了三間上房，共該一兩二錢銀子。請大夫去的牲口脚力六錢，大夫脈金二兩，共該四兩八錢。還賸五兩二錢，存在櫃上。這時天不早了，爺要好酒菜，就請吩咐，此地不比大府縣，遲了就没辦處了。』施威不待他說畢，怒問道：『誰要你三間上房？』程豪急拉住，道：『您甬鬧了！隨他去吧！委驚動沈老五要緊。』便向夥計道：『錢不算甚麼？你祇要你掌櫃的快去催請大夫，越快越好，不在乎幾錢銀子腳錢！』夥計答應着自去了。

伍柱便問施威：『您來打店，可是要的三間上房？』施威瞪着眼，猛然想起，忽又揉着桌子，悄聲恨道：『這廝們，真可恨！誰曾要他三間上房來？』伍柱便問施威：『看房時怎樣說的？』施威便將心中着急，不曾瞧房子，便叫他留下的話，說了一遍。伍柱點頭道：『原來如此，您說「給俺留下」，沒說明白留下幾

如何不須半
此數之微
况不在致如
尤不致如
此則此案
櫃除詛案
外恐尚有
他意也
妙妙妙
着眼要
也猛然想
起想不起
石動也沈
驚動也既
悄聲矣而
又播桌矛
盾至此益
覺嫉媚黑
旋風不於
專美於前
矣
寫性急人
如畫比用
怒髮衝冠
等事實所
無之套語
精警多矣

間，他自然要算是全要了。」程豪向伍柱道：「您怎的忽然要問這些瑣屑事兒呢？」伍柱道：「您有所不知。如今白蓮教徧地都是，閩廣派的徒衆，到處開山設店；咱們不能不小心些兒！」程豪道：「便算是他硬派咱們住三間上房，咱們應當怎樣小心呢？」伍柱道：「俺原有些疑心是那廝們硬賴咱們住三間上房的。這也沒甚麼難猜。如果那廝們要動手咱們，他一定不想隔牆有人，所以將這一排三間上房，硬賴給咱們。方纔取銀子時，俺故意打開包裹給那廝瞧，窺探那廝的情景。俺聽那廝，兩隻賊眼，很有些尷尬模樣。因此俺纔問施大哥，好在沈老五正有病，咱們今夜橫豎是不睡的了。任他好意歹意，咱們終不怕他。」施威聽了，鬚髯怒張，恨聲蹬脚，方要說話。忽聽得房門「呷」的一聲開了。施威連忙迴身疾視；伍柱、程豪，也留神聽着。

要知爲何門響，請閱下文。

先時夥計也。將此際將之。此際將之。以敵對之。相映成趣。施威天眞。爛漫煞是。可愛祇觀。其與沈石。祇一沈石。之。情。而。心。全。注。其。此。際。伍。柱。說。掌。櫃。可。疑。則。又。全。神。在。敵。毫。無。渣滓。作。毫。無。渣滓。物。此。等。人。地。間。第。一。等。真。人。

古董俠魂評曰：

本章爲一結束點，後文征番四十八將，今已聚其半；十大俠，亦已聚過半，而全書於此方始寫起首一段，如著書之『緒論』。以下宛轉迴旋之事態，曠古絕今之壯舉，燦爛生光之文章，五花八門之布局，咸將次第以顯。以二十萬言爲起首，則其下文文字之氣魄雄偉，秩序井然，自不待讀而知。吾國說部除水滸外，恐尙無第二書有如斯雄厚之魄力也。

臥牛山分兩段寫，在舊文家謂之『蠶腰法』。實則作一段寫之冗而呆，讀之如嚼臘昏然欲睡矣。如此分寫之，乃使人讀其前而思其後，既讀其後而憶其前。至於兩段文字，寫全山之途徑關隘以及一切，莫不清若觀泉，瞭如指掌。施惠寫梁山，曹霑寫大觀園，雖頭頭是道。途徑可尋，究非學者深研，不易明晰。本書之寫臥牛、霞明等處，則婦孺都能完全了解。其比例正如李長吉與白樂天各極其妙。

大同寨之職事分派停勻，人盡其才；且分平時、戰時、兩項職責；此種布置之描寫，前所未有。讀之反覺梁山泊英雄排座次一回書（百廿回本水滸）之雜亂無章。

不先籌維餉源而貿然開山立寨，似非友鹿道人所能如此鹵莽者。及細讀之，乃知開山時所知敵人方面不若是之厲害。今忽然非擴兵厚力不可，則敵情已變故耳。在勢既不能棄之，則不能增籌餉源。此所以有集議之舉歟！

施鐵臂可謂『真』人。其胸中如明鏡，如堅石，情摯意激，純出自天性。自是書中上上人物，亦人間之聖賢也。

沈石之病來得兀突，不讀下文，幾不知其何故費此數千言也。

伍柱、程豪、大同寨之首將也；施威、沈石、大同寨之驍將也；且四人者，皆後文征番之要人也；第一集過半矣，尚未爲立正傳，自當於此特寫之。

何以不是
與沈老五
最接近的
程豪招呼
驟語之疑
是作者大
意及讀下
文乃知程
豪另有更
親切之事
做始服之
工者置之
不愧沈一
劑之名

第二十二章 破妖窟電彈擊金鏢 顯奇能神鎗穿白石

話說伍柱、程豪、施威三人忽聽得房門『呼』的開了。都連忙注視。卻是掌櫃的陪着一箇三十多歲，身材矮小，沿口短鬚，布巾布袍的人，背着箇藥箱，一同進來。掌櫃的告訴三人：『這便是沈大夫。』伍柱連忙招呼沈一劑坐下。便將沈石的病由一一的詳細告訴了。沈一劑遂起身到匠前診脈。程豪在匠上抱起沈石，使肩靠住他，挪出他的手來，使枕枕着。沈一劑診過左手，又換右手。祇見他眉頭微皺。伍柱等三人都懸心吊膽，不知是吉，是凶。

一會兒診過了脈。沈一劑便道：『這病倒沒甚緊要，一劑藥就可轉彎。祇是脈象蹊蹺，恐怕另有他變。』說着，便在藥箱中取出筆、墨、來開了一張方子，便道：『這裏面有一味麻黃，須得製一製，儂藥箱裏，祇生的，敢煩掌櫃，拏到

此二語甚
矛盾其意
在也所有
在也所有
藥囊筆墨
均自帶或
使生徒負
之居都市
者所不知

細極雖沈
一劑而有
不檢而忘
者卻毫不
失檢不寫
此處一楞
頗細心

妙謝答均

大俠傳

二

街道藥鋪去製好。』說着便開了藥箱，將藥配好，單檢出麻黃一味，拏紙包包好，又在上面寫了製法。交給掌櫃的。掌櫃的接着便到外面叫夥計拏去照製。掌櫃的方出房門，沈一劑筆墨，還未收檢。祇見他慌忙拏起筆來，就墨盒硯蓋上寫了『妖窟快走』四箇字，伍柱、程豪，見了一楞。伍柱便問：『大夫尊廡在那裏？』沈一劑沉吟了一會道：『儂沒家小，祇自家一箇子在此，寄居在鎮南三里多些，一株大柏樹下面李太公莊子裏。』一面說着，一面又在硯蓋上寫着：『儂萬不能去，火速離此地！』伍柱、程豪，便點頭示謝。施威卻不知何事，有生人在座，又不便問得，祇急得兩面環顧，箇不停，心中十分焦急。這時，沈一劑又取出一丸藥來，約有蠶豆大小，遞給伍柱道：『這丸藥服下，雖不能馬上霍然而愈，卻是可以清醒六箇時辰，和平常人一般的可以騎馬走路。』伍柱心中感激異常，接着藥丸來，便道：『蒙大夫厚意，此生終必圖報！』沈一劑忙答道：『萍水相逢，同是天涯，理應互相扶持，這算得甚麼？』正說着，掌櫃的親

語意雙關
辭令妙品

膩媚極矣
令我愛心
直情重人
可憐不識
字面又心
多情重更
直煩惱彌
覺可憐

自送製好的麻黃來了。沈一劑便告辭而去。

施威待沈一劑和掌櫃的二人走了之後，迴身來一把拉道：『伍大哥！好大哥！你們和那大夫擣些甚麼鬼？不是沈老五的病不得好吧？』程豪忙搖手禁聲，並叫道：『施大哥！您快來幫着我弄這劑藥！』施威真果將劑藥捧到程豪跟前。程豪纔將方纔沈一劑寫的字悄聲附耳告訴了施威。施威聽了，頓時睛銅鈴般瞪着，氣呼呼的恨聲道：『俺就去殺他娘！』說着便伸手向匠頭摘劍。程豪連忙攔住他道：『您甬急，還怕那廝們不落在咱們手裏麼？』這時且讓沈老五喝過藥再說。『施威沒法祇恨的牙癢癢的，坐在匠沿兒上悶氣，也沒心帮着煎藥了。』

一會兒藥已煎好，程豪端着，到匠邊，叫沈石喝藥。沈石竟和死人兒一般，祇一點兒氣息悠然蕩着，程豪急的直哭。伍柱便在衣袋內，取出一柄牛耳小

刀，俯身將沈石的牙關撬開；將藥灌下。又將那丸藥搗碎給他灌下。沒多一會，祇見沈石眉眼顫動。三人都歡喜起來。瞧着沈石目不轉睛的待着。又一會兒，祇聽得沈石大叫一聲：『痛死我了！』接着一古碌翻身坐起。伍柱等大喜忙問：『覺着怎樣？可好些？』沈石哼了一聲道：『好痛呀！』又叫『要出恭。』程豪便扶他下匠，尋了箇瓦盆兒，攙他就在當地拉了一盆子藍的、綠的，不知是甚麼東西。拉過後，程豪又攙他上匠躺着。已清醒許多了。伍柱問他：『這會兒覺餓麼？』可想甚麼喫的？沈石點頭道：『這會兒好多了！有粥倒想喝一口。』伍柱忙叫夥計討粥。恰好店裏熬得有好高粱米粥，便盛了一碗來，程豪端着，緩緩的餵給他喝了。祇聽得他當時渾身骨頭『咯咯』的響。精神說話，好似和好人一般了。伍柱等三人纔各放下一顆懸懸搖搖着的心。卻覺得有些餓了，便胡亂討了些酒飯，喫喝一飽。

這時已是黃昏時候了。伍柱，便悄悄地對程豪商量要起程離開此店。施威

好似二字
妙有此使
見得是旁
人對病者
之過分希
望心先時
暗穢也忘
了連餓也

細極善裏
遮身上之
武士行裝
也

大不謂然道：『咱們尋也要去尋妖窟，如今落在眼前，豈有反而丟掉不理的道理？』沈石已聽得明白，也道：『咱們就幹了他吧！俺已好了，不妨事了。說着便要下匠裝束。程豪急攔他道：『還早啦！天還沒全黑啦！』沈石祇得氣呼呼的坐在匠沿上。伍柱便道：『方纔那沈大夫說這裏是「妖窟」，大概是白蓮教的黑店。祇不知道有些甚麼人在此，可有會妖法的人在此？咱們得先商量好纔行。』施威答道：『咱們祇拼着……』說未完，忽聽得外面一陣聲喧，伍柱忙搖手止住他。大家側耳細聽着。

祇聽得外面人馬喧騰，一片鬧聲。伍柱便關照程豪等且休聲響；順手取了一件披風，裹在身上，裝作閒步出房的模樣，踱起方步，向外面來探看。祇見一羣車馬，滿滿的擠了一店堂。卻並沒多人押着；聽去祇有一箇十五、六歲的小姑娘；跟定一箇龍鐘老邁的老婆子，還有一箇肥胖丫鬟，身上都穿着重孝；

不單是沒箇保鏢達官，且是沒箇男子。伍柱心中納悶，想着：『這是一羣甚麼人呢？若是沒本領的，怎敢老婦、幼女，走這塞外荒徼？若說他是有本領的，卻又這般龍鍾的龍鍾，嫩弱的嫩弱。——且是瞧這掌櫃的夥計們，這般狗顛屁股般，似乎都是熟識的；說不定這班老的、少的，還是妖教裏人啦！』一面想着，一面留神察看着。祇見那老婆子，雖是挂着條拐杖，貌似衰邁，卻是眼光射人，拐杖落處，輒石都現新痕。再看那小姑娘時，兩隻大脚，卻落地無聲，腰直、身沉，不似等閒女孩子。便是那丫鬟，一手提着一口三尺長的大箱，跟在後頭緩走着，竟毫不喫力，和沒事人兒一般。

極匣劍帷
燈之妙

伍柱猜測不透他們到底怎樣的人？便到櫃上，探問掌櫃的。掌櫃的答說：『這位老太太，葬喪到塞外來的。昨日已有人頭裏走，到咱店裏候着。咱們便拾掇了屋子候着。』伍柱又問：『先頭來的是箇甚麼人？』掌櫃的道：『是一箇十六、七、歲的小夥子。』伍柱聽了，心中更加疑惑，一面忖度着，快快的回到

上房裏來。卻見那老婆子們任在斜對一張角門內，一間廳房裏。角門不關時，廳房裏一舉一動，這邊全能聽見。

這客店倒底是箇怎麼樣的客店？那老婆子等又是甚等樣人咧？待在下
一一道來，

原來這客店名叫『萬興客店』，掌櫃的姓田，名伏林，山東膠州人氏；原是香火出身。自幼也習得一身武藝。他的妻子霍金花，人稱『合同娘子』，本領十分了得。自幼隨父母，走江湖賣解爲生。後來他父母死亡，遇着田伏林的胞兄——做誦經和尚的——田伏桑，便拜田伏桑爲師。田伏桑名雖出家，暗地裏卻是江洋大盜，霸占太湖中洞庭西山，沿湖打劫。合同娘子很幫他做過幾趟買賣。那時田伏林也在西山當頭目。田伏桑因爲自己是和尚，便將合同娘子配給田伏林；暗中卻是弟兄，大被同眠。

——典用此
覺滑稽梯
突真滑稽
之雄

順筆補出
白達教之
始與

一筆直貫
卷首其氣
如虹

第三章中

大俠傳

八

後來徐鴻儒下茅山，先到蘇州嘉興一帶，收復太湖一帶的水陸，好漢田伏桑被他那炫奇稱怪的邪術懾伏了，拜他爲師。情願結集太湖各山的綠林，奉徐鴻儒爲教主，因徐鴻儒自號「白蓮真人」，便稱爲「白蓮教」。這白蓮教便從此立起了。徐鴻儒後來又收服了太行山大盜黑馬張元吉，結交了閩廣派劍客頭腦常山蛇雲漫天，便將洞庭西山作爲長江大寨，太行山作爲北地大寨，廣東的十萬大山作爲南邊大寨。又派出多人到各處開店造廟宇。暗地通氣，詐財取胎預備齊全時，便四面八方一齊動手，奪取天下。茅能遇着的賽華陀成和，金絲貓成德，便是其中之一。

徐鴻儒因爲太湖天險，可保無虞，各處取得的錢財等類，都要解到西山存集。因此徐鴻儒便常在西山打住。這合同娘子霍金花水性楊花，見徐鴻儒法術高強，便和他勾搭起來。田伏林正沒法奈何他的哥哥，見徐鴻儒愛上了他的妻子，喜之不盡。便攬掇霍金花和徐鴻儒說使他夫妻設法離開西山，另

解金往洞
庭一事至
此始敘明

天下原有
此種人

以怕法術
居先而說
不出的道
理在後活
脫強盜心

北諺云要
得會詩詞
師傳睡合
同娘睡既
同師傳仍
矣奈何仍
不問學厭

開碼頭。徐鴻儒本來就有些嫌田伏桑礙眼，霍金花一說，正中下懷。便和田伏桑說：「要派倆親信心腹人，到邊塞開客店，好勾通外國；看去祇有伏林是自已人，可以擔得這擔子。我想便叫他去，你說如何？」田伏桑正妬着兄弟在此礙手礙腳，聽說派他出外去，恰合私心；立即滿口答應，且攛掇徐鴻儒速些遣派。不料次日徐鴻儒坐堂發令，卻是派田伏林夫婦二人同去。心中大急，想要留下霍金花；一來怕徐鴻儒法術厲害；二來也說出不許他夫婦同行；祇得忍痛硬心着任他們告辭雙雙的去了。徐鴻儒卻是正要到塞外去勾通番部，故落得將霍金花置在邊塞遠處，與田伏桑離遠些。

田伏林夫婦二人雖是都拜徐鴻儒爲師，卻並沒學得妖法。萬興客店屋子是徐鴻儒自己繪圖造成的。雖祇矮屋二偏，三進，卻很多暗路。因此田伏林便做起黑店來。仗着暗路機括，從來不曾燒過手；便越來膽越大了。徐鴻儒見他買賣做的多，恐怕遇着辣手或是尋仇報恨的，他夫婦二人本領喫不住，便

不遑乃無
暇問道耶
這其間也
含有幾分
憐香惜玉
之心

貪小誠足
誤事然伏
林不貪小
此次亦遇
辣手不過
失之無如
此之腐害
且臥牛山
少幾箇狠
手霞明之
破亦較難

大俠傳

差了幾箇慣做黑店買賣且是本領高強的大盜，來幫着他。

這時萬興客店裏，除卻田伏林、霍金花、夫婦二人之外，還有開路神劉權，海裏蹦何魁，壁虎俞連昌，紅蜈蚣查儀等四箇。——都是徐鴻儒收下來的綠林，——都是武藝精通的漢子。施威打店時，遇着的那箇夥計，便是俞連昌；掌櫃的便是田伏林。他倆這一天原來有票好買賣要做，因此施威打店時，俞連昌本來不想留他。後來田伏林見施威包裹沉重，性情麤暴，便想順便做這票小買賣。卻不料施威一行四人，且都形狀兇猛，便有些後悔。及見沈石有病，便想薦箇醫生，待煎藥時，下毒，弄死一箇，這三箇心慌了，便容易對待，可以覷便殺卻，或是再下毒一齊毒殺了。那知伍柱精細，徧自己煎藥，沒處下毒。田伏林祇得和霍金花去商量方法。纔起身出櫃，忽聽得外面車馬聲喧，夾着俞連昌嚷叫：『老客回來了，了的聲音，知道是今天要做的大買賣來了。』

甚麼大買賣咧？——說來話長，要明白打萬興店的詳情，率性待在下敘
說明白。

那楊洪的上手臥牛鎮指揮，姓麗，名仲仁；杭州人氏，生長北京。雖是武科出身，卻祇弓馬諳熟，刀鎗功夫，並不高妙。先在揚州指揮任上，原配夫人——

蕭氏——因產後病亡，遺下一女，沒人照管，便娶了揚州名教師胡泰的女兒

——胡玉霜——做繼室。胡泰是給揚州鹽商保鏢的，曾經擺過擂臺，日日沒

敵手。因為沒兒子，便將一身本領傳給了女兒，還恐女兒本領不能出色當行，

又送到雲峯山無智上人處學了六年劍法。胡玉霜自嫁給麗仲仁，看待那前

室的女兒——麗菁——如同己出。自小便教他打熬筋骨，躡高躍遠。又因自

己喫了裹腳的虧，飛行法有些不濟，便不與麗菁裹腳。仲仁便率性將麗菁扮

做箇男兒，聊慰膝下枯寂。又恐麗菁獨身寂寥，便買了兩箇丫鬟倍伴他。這倆

丫鬟原是雙胎姊妹，本姓梅；胡玉霜便給他倆題名：『梅瑜』、『梅亮』。日夕和

快聲也令人

麗菁一處習學武藝。祇是麗菁是嬰兒時，便經胡玉霜使藥炒砂摩煉過身體，自幼打熬，力大無窮，七八歲時，便能舉得七八十觔的石臼。梅瑜、梅亮到麗家時，已有九歲了，身軀癡肥，體力脆弱，自然趕不上麗菁的進境。

後來麗仲仁因爲巡按御史處不曾打點，被那御史一箇反保舉，說麗仲仁『膽識兼優，學藝並擅，堪任邊疆重寄』。兵部便調他做塞外臥牛鎮指揮。麗仲仁雖知道是巡按御史作弄他，卻是身爲武將，不由自主；祇得領憑赴任。卻因邊塞地方，天寒地僻，飲食都難得宜，便將胡玉霜和麗菁等送回杭州原籍，自己單身北上。

到了邊塞，起居、飲食，都不慣便，加上心中鬱結，便得了箇癆病。請醫調理，也不見好。孤身在外，雖有從人伺候，那有切己親人的周到？那病便越來越重，不到兩年，便病故任上。胡玉霜接得凶訊時，麗仲仁已身死半年了。

客中人同聲一哭

好得胡玉霜不是尋常女子，麗菁此時武藝也已學成；便帶了倆丫鬟萬

賢妻孝女
義婢仲仁
可以瞑目
矣

此屯名殊
不佳毋怪
有妖窟之
似居妖之
地出地名
點出地名
當時已是
奇事現在
一駐防圍
營向民間
或商會詐
索一次亦
過此數一
倍乃至數
倍也

里莽喪迎襯。

到塞外時，路過荒沙屯，便在萬興客店住宿。胡玉霜因為路上和店家交
待方便，便將梅瑜打扮成箇小子模樣。田伏林向梅瑜打聽得臥牛指揮的官
眷，莽喪路過，便起下不良之心。知道臥牛指揮一缺，雖是塞外苦地，進益卻很
不錯：每年護送皮貨客人，駝馬、販子着實可以撈得幾文；再加上防邊報銷，一
年最少也能賺箇五、六千兩銀子。便打定主意待他搬柩回來時，少不得打此
路過。——荒沙屯是箇大站口，又祇萬興店這一家大店；搬柩人多，怎能不在
此住宿？——那時下手，不是準可得箇萬來兩銀子麼？從此以後，叫俞連昌逐
日在門前候着。若見胡玉霜來時，無論如何得拉住他落店。

胡玉霜到了臥牛鎮，楊洪將撫卹銀子交待過；麗仲仁虧空一千多銀子，
楊洪都認了去。胡玉霜率女兒叩謝了，便查點麗仲仁的遺物。楊洪命麗家僕
人交去五百兩金條，和珍寶、皮毛、零碎行囊等物。胡玉霜便叫僕人護着靈柩

先走；自己和女兒帶着倆丫鬟，押着這些行囊，進了居庸關，改裝車馱，便一直南下。因為行李多，不易覓店，便仍叫梅瑜男裝着，騎馬打前路。

果然二字
妙兩箇
字將伏
林望之
金盃之
心事扶
無遺露

這日梅瑜到了荒沙屯，正在找尋宿店，俞連昌一眼瞧見，趕忙過去，拉住籠頭；說了一大套『生意經』，直嚷着：『老客回來了！』田伏林聽見，忙犇出來，瞧見果然是麗家小管家，喜從天降；連忙笑臉承迎，問長問短，梅瑜忖着：『這近處沒站口，且是祇得這家大店，待奶奶到此時，天色也差不多了。』便下馬進店，定下箇後面一箇院落，仍叫俞連昌門前候着。

田伏林接着這箇買賣，直樂的手舞足蹈，連忙檢出些最道地的迷藥，又暗地裏擦抹軍器；關照劉權等『務必竭力，事成了，大家可以發財。』俞連昌見田伏林鄭重其事，因此便想不留施威。不料田伏林貪心不足，竟留下這四箇『喪門神』來。

今日河魁
在室移此
正恰一懼
活畫一懼
內烏龜

活畫一懼
燃犀鑄鼎
無此奇形
絕倒此真
之伏林真
無話可說
這句話不
知作者如
的替出來

田伏林接待了胡玉霜等，便到自己房裏去尋霍金花商量怎樣下手。不料一步跨進房門，嚇得一怔。——原來他一進房，祇見他的娘兒們橫躺在匠上，白森森的兩條小腿兒高高的舉起兩瓣紅蓮花一般的小腳兒。匠前面立着的是海裏躡何魁，正褪下袴子，兩手抓着霍金花的兩條小腿兒。小肚便和霍金花的小肚子聯起來了。田伏林祇急得連聲的說：『這是甚麼話……這是甚麼話？』何魁急抽身想走。霍金花反一把抱住何魁不放；嘴裏卻問田伏林：『你來可有甚麼事？』田伏林心如火燒，那裏還說得出來？祇瞪着兩隻怪眼呼氣。霍金花一面笑着，一面抱着何魁將身子亂揉。田伏林氣極了，卻又明知自己不單是打不過霍金花，並且不是何魁的對手，沒奈何強捺住氣，掙了半晌，纔掙出一句：『你也得歇一歇吧！』這時，霍金花也揉穀了，乜斜着眼，向何魁悄罵了一聲：『沒用的膿泡！』便推開他，緩緩的着袴。何魁想要逃走，卻又被霍金花喝住，並問田伏林道：『有說甚麼話，就說呀！』

此種態度固不易描寫而沒用固不難描寫其中心不一語中包含多知包不說出少說不出道事不語情事不語忍俊不禁

田伏林長歎了一聲，突的坐在椅上，道：『那麗家的買賣來了……』何魁搶說道：『來了嗎？俺去幹他去！』田伏林忙道：『且慢……』接着便將想毒沈石沒毒得成的話說了，並說：『因此特來和你商量，終得大家想箇法子纔好呀！』霍金花眼皮兒一括搭，小嘴兒朝下一披，說道：『你要貪多嚼不下，惹下事，卻來問我！』田伏林明知他是乘此放刁，便道：『娘子！怨代俺想了這一趟的法子，以後您愛怎麼樂便怎麼樂；俺全不問！』霍金花偏頭一笑，說：『誰來怕你問啦？』接着又道：『何家兄弟待你不錯。我偶然高興和他鬧着玩兒，你不許和他過不去！』田伏林蹙額皺眉道：『要儘着說這些沒要緊的事，快想法子做買賣要緊！』

霍金花『嗤』的一笑，『啐』道：『死王八！這都想不出法子嗎？待你老娘來吧！』說罷便向何魁道：『你去守着後門！』何魁巴不得這一聲，連忙答應，立即起身一溜煙跑出去了。霍金花便對田伏林道：『你去叫查儀守在陷坑左側，

妙哉如此
命令吾真
無語可形
容矣
沒要緊耶
然則何以
先氣得如
彼情狀恐
係不得已
而祇好認
爲沒要緊
耳
買賣竟如
此要緊畢
竟是金錢
龜的度量
這箇台銜
尊稱由娘
子御口親
封恰當恰
當的確的
確的
守後門是
安開差事
足見關切
可惜大不

設或要相鬪時，便引到陷坑裏去。你可將迷藥下在酒、菜裏。如果那廝病好了，便說是「給他們道賀」；若是那廝病沒好，便說是「恐爺們今夜不得睡，特孝敬些酒、菜，好擋些寒氣。」這般辨，任那廝們武藝再高，沒箇不着道兒的。回頭你再和劉權、俞連昌、倆箇去宰他們。後院裏的老媽子、小妞兒，我自去幹他！——知道了麼？去罷！」田伏林諾諾連聲答應了自去。

伍柱見了麗菁等舉動希奇，滿懷疑慮，回到上房。施威急問：「可瞧見甚麼？」伍柱便將所見之事說了一遍。程豪連說：「奇怪！」施威、沈石也都瞪目不語。一會兒沈石道：「俺方纔聽說給俺瞧病的那位大夫，叫俺們快走，且是寫着的，足見這地方十分尷尬。咱們在江湖行俠仗義的人，遇着這種地方，怎能扔下跑了呢？如今最好是咱們先下手爲強，打他箇措手不及，若待他預備好了來幹咱們時，那便遲了。」伍柱道：「他們終是預備好了的，咱們任憑甚

如人願 何魁能 秘脫身 還算臉 死完娘 合同反 多矣子 者所以 欲自得 免他金 而恐匿 則色儉 貪們最 娘子他 古今中 一轍也 施語不 言一不 說老五 沈情柱 同伍的 以細此 精不輕 必事開 口問事 此

麼時候去，都打不着他的空疏的。」

施威正待接口時，門外又有一陣喧吵聲，施威急抓起一柄劍便犇出去了。伍柱連忙隨後犇去，搶先攔在他前面。看時，原來是店夥計和一箇十五六歲的小廝正在鬪口。伍柱忙上前攔開兩面問道：「你倆因甚爭吵？且說出來大家評評。」

那小廝便訴道：「俺姓沈，是沈大夫的藥童。方纔大夫回去，一會兒便拏了包藥麵兒叫俺火速送來。問明店裏掌櫃的，有箇姓沈的害病客人，如果還沒動身，便將這包藥親自交給他，或他同行的客人。如若沈客人走了，便火速將藥帶回。」——叵奈這廝先時一口齧定說是「沈客人走了。」我問他：「甚麼時候走的？」他又含含糊糊。後來隨見那鞍子旁邊挂着的搭連袋，上面有箇「沈」字，俺便指着問他，他便和俺吵起來了。——客人憑你老說：店家可作興這般欺負人麼？」這時那店夥計——俞連昌——已無言可說了，卻立在

問蓋因施
威在側儻
不發問則
施必發爲
也作者爲
欲乃先發
問之先急
施之性出
使促先急
而促先急
結果伍施
之簡性施
描寫分情
明於斯調
派足見匠
心

藥童二字
新雅已極
得未曾有
如此轉出
以證沈之
未走淘匪
夷所思匠
心獨運已
極人佩服

一旁悶聲兒不響。伍柱便道：「俺便是和害病沈客人同行的。——小哥！你隨俺來。」

說罷，便領着那小廝進房來。施威也隨後進來了。伍柱指着沈石向小廝道：「這位爺便姓沈，你送來的藥麵兒呢？」那小廝說了聲，遂向着沈石作揖道：「參見本家爺！」便掏出一包藥麵兒遞給沈石。說道：「家爺說：『請本家爺馬上打看來瞧瞧。』」小的告辭了。沈石隨手摸了一塊五錢銀子賞給他。小廝千恩萬謝的告辭自去。

沈石便打開那藥包看時，裏面還有一層紙包着。包上寫着「牛角刀之米」五箇正楷字。沈石不懂，想着：「大概是藥名兒吧……」再解這層紙，裏面便是四箇一般大的小包兒，解開來，是一般顏色，一般多少的四包藥麵兒。便遞給三人看，道：「這小廝沒說明白怎樣用法，卻怎麼分做四包兒，不做一總包兒呢？」程豪道：「大概是配好給您作四次喫下去吧。」伍柱詫道：「且慢！」

分寫四人
簡性如繪
施威嫵媚
較黑旋風
尤甚
妙人妙事
妙語妙文

有字兒啦，待俺瞧瞧。」說着拏着那包包藥的紙兒儘着翻來覆去的瞧看；程豪也幫着尋看；沈石納悶着；施威却不瞧，祇在一旁生氣道：「這鳥大夫仗着會寫幾箇鳥字，動不動有話不說，卻去畫他箇鳥！不怕悶煞人！」說的三人都笑了。

伍柱瞧了半天，忽然向匠沿上一拍道：「俺曉得了！俺先祇道他另有要緊的暗計在那紙裏旁的所在，後來又以爲這五箇字是句暗語，儘着猜想不透……」施威站起來向伍柱作箇長揖道：「好伍大哥！你兄弟被那鳥大夫恹的穀受了，您千萬要再恹兄弟了。到底那藥麵兒是甚麼請恹再長篇大論的講道理，救救俺的命吧。」三人聽了，大笑起來。伍柱悄聲道：「他這「牛角刀之米」五箇字祇是兩箇字；「牛角刀」是箇「解」字；「之米」是箇「迷」字。這藥麵兒便是「解迷」的藥；這藥四包是分給咱們四人的。」三人大喜。施威並道：「就說是解藥不就完啦嗎？偏要像「王二禿子耍龍燈」繞這麼箇

大灣子，這不是有意惱人麼？但願他來世和俺一般一箇大字不識，瞧他再能這麼繞彎子磨人想思忖麼？三人又大笑起來。

正說着，祇見掌櫃的跟着夥計，送了四樣菜——鷄、鴨、魚、肉——兩大壺酒進房來，笑嘻嘻的說道：『難得這位爺痊愈的這麼快！小的們沒甚孝敬得。祇整治了這一點點酒菜，盡箇窮心，還望各位爺賞臉賜收！』伍柱答道：『生受你了，請你撂下吧。』掌櫃的便將酒菜一一擺在桌上，又一一的斟了酒。纔讓人入座。伍柱便道：『掌櫃的已經生受你了！俺不喝酒的，勞你給俺一籠饅頭吧。』這時夥計已出去了。掌櫃祇得連聲應着：『有！有！有待俺取來。』便忙轉身出去了。

伍柱瞅他出了門，便道：『咱們餓着，回頭也不能做事。此地這時候是沒甚喫的買了。沈大夫，他既自願喊破俺們，大概是不會害俺們的了。俺如今先

試瞑一思
此情形不
禁爲之失
笑

裝得真像

此笑是真
笑不是應
酬笑

借伍柱之

試一試。要是着了迷，程賢弟便快弄冷水噴俺醒來；施賢弟便攔一攔他們，待俺醒來，再攻打出去。」三人點頭答應。伍柱便取了一包藥麵兒喫了一半。又一連喝了三杯酒。四樣菜各喫了些。端然坐着。程豪等六隻眼睛目不轉睛的，瞪着他。過了好一會，竟毫無動靜。三人便也各取一包藥麵兒，都喫了一半。先都是略喫些兒酒，菜見沒甚麼，便大喫大喝起來。待掌櫃的取了一籠饅頭來時，四人已喫喝的差不多了，便又各喫了幾箇饅頭。

掌櫃的見他四人這般狼吞虎嚥，竟沒甚動靜，不覺心中納悶。正在疑忖間，忽見伍柱吼了兩聲，捲着舌尖說了聲「俺醉了！」便就地躺下了。程豪暗使兩手將沈石施威的衣角一拉，便向掌櫃的道：「你請幹事去吧；咱們喝醉了，要睡一會了。」掌櫃的笑着答應一聲便出去了。程豪忙向沈石、施威二人附耳說了幾句，便都到匠上處躺下了。

伍柱見掌櫃的已出去了，悄悄爬起，關緊了房門，吹滅了燭，輕輕的到匠

細以襪施
威等之蠶
不拉施沈
自是細心

北方房屋
因時有大
風其瓦若
顛屋頂可
奔馳南人

上睡了。目不轉睛，瞋着房門。一會兒，聽得牕外有人走過的脚步聲響。接着便見牕下伸進一炷香一般的火來，伍柱知是悶香，便悄悄的下匠，拉了拉程豪。程豪連忙坐起。施威沈石便也翻身坐起。伍柱連忙搖手，又指着牕下那炷火，給他三人看。一面便掏出解藥來。程豪等三人大悟，各自急取解藥，效着伍柱塞了些鼻子裏，又服了些。

不多時覺得房中煙霧沉迷。那炷香，竟落在房裏地下。伍柱便拉三人下匠，悄說道：『俺們就此離開這裏纔好！』施威便要去開門。伍柱急忙一手攔住他，搖手道：『使不得！』一面向屋頂指道：『打這出去吧！』說着，便聳身跳起，直躍到頭頂瓦楞，便順手一抓，抓住一根橫樑。再使這隻手，擰開了一把頂，復跳下地來，道：『走吧！』說着便和程豪施威沈石四人各帶軍器，連貫跳起衝屋而出。

伍柱領着三人翻過屋脊，來到屋後，閃眼一看，祇見苑中有人正在磨刀，

多不知以
爲誑因特
註出此出
妙如險小
鬧武俠自
來所無

伍柱等下
住窟窿來
之窟窿不
寫所自來
而於此窟
之則詳寫
彼以者例
明此舊文
暗觀法也

一齊還有三五箇歪巾、窄袖、破落戶模樣的人站着悄聲說話。施威便要下去動手。伍柱急止住，悄說道：「委下去，他們的頭兒大概是在後面。」說着便叫程豪、施威、沈石三人小心隄防着，各自緊握兵器，彎腰、屈背而行，順着廂房屋面，直往後進瓦上，待由後面屋上翻過那面院裏去。

這時田伏林恐迷藥使的不到家，便又取了兩把悶香，先到伍柱等打住的屋子牕下，燃了一把，拋了進去，聽了聽，沒甚動靜。便悄悄轉身到後院中來。見牕上有光，便將牕下機括一拉，露出一箇小窟窿。田伏林蹲身，彎腰，將眼湊着窟窿望屋裏瞧去，不覺大喫一驚。祇見屋裏大燭高燒，那老太太精神強健，身腰挺壯，頭上包着塊青布，渾身緊紮，正在地下拔彈弓，上弦。那小姑娘是紫緞包頭，密鈕紫緞緊身袄，額際顛巍巍的一箇白絨球，祇瞧不清底下是甚麼顏色的袴；手中擎着一對虎頭鉤，喜着張嘴將鉤顛播着；那打店的小子和丫

好夜行衣
一不時易
更之彩亦
慣色更換
不容額換
故於絨球
豎白孝服
以表尤不
白衣行以
便夜者挑
免讀細心
眼兒細心
已極細心
是夜間燭
下桌蓋燭
實况下燭
光照下燭
暗况在桌
邊當然不
能見袴發
戰之出發
好拊弄兵
器如此情
形非身道

囊也都是紫緞紫靠夜行衣，鬢邊各插一朵紙剪白菊花，各持一對板斧，舞弄着，也瞧不出他倆是男是女。

田伏林瞧着這情形，心中一驚，暗道：『這事有些扎手了！』連忙犇出來，轉到後面來，和霍金花商量。方要進房，祇見霍金花手持雙鐵戟，緊衣窄袖，背負大弓，衝將出來。田伏林忙拉住他道：『糟了！這財難發了，霍金花急問：『怎樣了？』田伏林將前事對他說了。霍金花聽了，笑喝一聲：『膿泡！師傅給你安下機括幹甚麼用的？』田伏林恍然大悟，頓時膽壯心雄，將悶香向懷中一掖，拔出背上雙刀，反身犇將出來。

原來胡玉霜進店時瞧見這店裏的人有些尷尬，便步步留心。後來店夥計送上酒菜，胡玉霜便將隨身帶好的解迷藥取出來，分給女兒和倆丫鬟服下；自己也服了些。便大家喫了一飽。及至霍金花出來招呼，胡玉霜見他鞋底

不記出清文大
與後關繫謂
有林可送
伏眉白酒
倒兩頓
卻北地店
飯北地店
家儼遇女
客多由內
掌櫃南邊
謂之老闊
娘出而招
待至清末
時已有用
老媽子者
今此習已
全廢矣
由鞋底刀
而窺破黑
店用夷所
妙匪此運
思如此
用心機讀
者樂矣吾
獨憐之者
匠心之苦

藏着白鐵尖刀；心中便全明白了，盥洗已畢，便託言：「路上辛苦，要早些睡；」辭了霍金花，便闔上房門紫靠起來。

胡玉霜和麗菁、梅瑜、梅亮，預備齊整，便都坐在匠沿上待着。一會兒祇聽房門上「啪」的一聲，裏面門門已拔出了。胡玉霜急起身下匠，攔在前面，掏出三箇白鐵彈子，拉滿彈弓；側身向着房門，站着「了」字椿。待着，就這一剎那間，房門「霍」的開了，接着便見一道金光，向胡玉霜，咽喉衝來；胡玉霜當房門開時，大喝一聲，弓弦響處，鐵彈迅飛；歛的白光射出閃電一般，——說時遲，那時快；——「噠」「唵」一連兩響，白光射出房外，金光已被白光打退落地；卻是一支金鏢。田伏林見那鐵彈打落金鏢，還有餘力射出房外，打自己肩頭擦過，嚇得魂不附體，翻身逃走。胡玉霜接着又發一彈，正打中田伏林左手中刀，「噹」的一聲，那刀已飛出一丈開外。

麗菁不待他繼母第三彈發出，歛的穿出房來，撒腿就追。纔出耳門，劈面

應何魁要 痛煞了 戟長而鈎 斧皆短故 於其旋架 後未定如 何刺法退 先應先以 避其長而 後躍進取 之此武術 之要訣也 纏足者鑿 諸須知小 脚無論不 何事均不 能逃跑而 有喫虧也 此等人之 本領即此 蓋能事盡 矣此則覺 飯醉

鐵彈，對準霍金花頭頂打來。不料這一彈，祇爲礙着梅亮擋在前面，——要越過梅亮，纔能打着霍金花，——便高了些兒，又恰遇霍金花揚手起來之時，「哧」的一聲，將一支鐵戟，打落到天井那一面去了。霍金花大喫一驚，急將這一支戟橫擱過去，掃開雙斧，掣身便走。跑過天井拾起那支戟，直逃出院門去了。梅亮隨後跟追。

這裏梅瑜見梅亮得勝，勇氣百倍。雙斧一分，猛虎般撲犇衆潑皮，一陣砍，斫翻了三、四箇，其餘都逃走了。便掄起雙斧，來助麗菁。這時田伏林已祇有招架之功，忽見霍金花敗走，接着又見梅瑜來助，心中大慌，閃過雙鈎，闖身逃走。麗菁梅瑜齊聲大喝：「狗強盜那裏走！」一齊追出院門到了大苑中，梅亮打走廊邁過霍金花前面跳過欄杆，迎頭攔住霍金花大殺起來，梅瑜見了急掄斧自後夾攻。

麗菁見二梅雙戰霍金花，料無疏失。便舞鈎直逐田伏林。田伏林見了，便

雙刀已變 單刀矣向 不知戒母 怪其死也 或問玉霜 何來助戰 出耶顧其 女曰余答 前輩若成 知弟莫能 師必若 料女及能 之能抗敵 而己之守 門則為保 行李恐山 調計離手 之計必寫 寫此女全 作母女無 出或竟此 法支配也 四女將也

轉身朝東面耳門跑進。麗善隨後緊緊追來。田伏林心中暗喜。跑到一間磨麥廠屋之中，口中高叫：『小娘兒來呀！爺和你這兒拜天地吧！』麗善大怒，猛然衝過去。不料纔踏着階沿，腳下一軟，那階沿已陷將下去，麗善立脚不住，滾跌坑中；接着『吼吼吼吼』幾聲，上面一塊大白石，約有一尺來厚，桌面大，小，向陷坑直蓋下來。麗善這時身在坑中，想跳也跳不出來；那石又和坑口大小恰合，閃躲也無從閃躲，祇得瞑目待死。

正在這萬分危急的一刹那間，大石離坑祇三四尺光景了。突的打南面側，衝出一箇大漢，手挺點銅鋼管鳳翎鎗，驟步如飛，奔到階上，兩臂向後一縮，趁勢向前一挺，照定那大白石，一猛喝一聲，一鎗挑去。將大石挑起，振起神威，向裏一甩，祇聽得『撲哧』、『嘩啦』兩響，那大石已穿了箇窟窿，落在廠屋地下，打得地土也陷了下去；那檐口繫石的鐵鏈，也斷爲兩段。麗善大喜從坑中聳身躍上，齧牙切齒掄鉤，直取田伏林。那大漢也挺鎗直刺。

細蓋取三
彈祇發其
二則此一
彈自在手
中也
身在戰中
自不能詳
知係胡玉
霜助彈祇
認爲梅亮
得勝如此
正合情理
偏還要加
一句使人
急殺狡滑
可惡
不言地土
陷下之深
淺
妙蓋此時
祇得見其
陷下更無
暇量得其
深度也

要知大漢何來，下章再敘。

古董俠魂評曰：

以沈石一病乃引出許多妙文。或謂：「本章文字儘可不使沈石得病，但寫落店遇教裏人，而逢麗菁等可耳。」此不明事理之談也。不知麗等行於沈等過關之後，假若沈不病，則重載車駝之麗，焉能追及輕驍疾騁之沈？或又謂：「然則何不寫麗之啓在沈等過關之前？」此更昧然之辭。須知假使麗等先行，按站應宿荒林鎮，而沈不病則固係破站趨程者也，豈有不錯過之理。抑且麗等先落店，而沈等如是模樣之四人隨後落店，則麗且將沈等爲跟蹤之盜，而伍柱亦無由得見麗等入店時之老婦弱女離奇情狀。此作者之匠心也，實無可吹求，而况沈之病又另有關繫，且因沈病而得良醫，爲征番時，數十百萬生靈之救主，乃得保數千百里之河山；則又烏可不寫沈病耶？奇才布局，固非常人率然所能窺得其奧旨也。

寫合同娘子之淫蕩，與田氏兄弟之互謀，令人笑且恨。

何魁等勇過於田，而徐鴻儒之使何魁等助田，而不使何魁等主店。一則愛合同；二則因田之服從讓妻；三則因田有家室較合於開店之資格也。

何魁與合同苟合一段文字，讀之祇覺滑稽可喜，而不覺其淫。

胡玉霜三彈未傷一人，而其聲威射法，並不因其未傷人而稍減，且令人但覺其射法之精，渾忘其未達射人目的；筆法已入神化，較之水滸寫對影山前花筵之本意，係射一豹尾者，尤爲出色。

大
俠
傳

偏不緊卻
上章另起
從伍柱等
一面另起
一竈章法
變換使人
急切不得
知上章穿
石之英雄
爲何人此
作家人意
樞人引人
入勝之筆
絕倒性急
森豪之性
隨精細明
幹者同不
事未有不
氣悶者祇

第二十三章 迴心向善棄暗投明 矢願救民犁庭掃穴

話說伍柱領着程豪、施威、沈石，由走廊屋面，越瓦跨檐，來到後進。靜悄悄的，不見一人。伍柱方要越牆轉後院來窺探那老太太和小姑娘，忽聽得『噲』的一聲弓弦響，伍柱忙將身子一偏，忽見施威大喝一聲，騰身躍起，如鷹鷂一般，懸空盤旋，撲下地去。伍柱大詫，急招呼程豪、沈石，一同躍下。

原來施威正在氣悶，不隄防左股一痛，正中着一支短箭。頓時滿心火發，再也按捺不下，便飛躍下地，直朝那箭來處的方向撲去。不料撲到屋角時，連箇人影也沒有。施威益發暴跳如雷，吼了一聲，翻身向後。纔要搜尋，突聽得腦後有人陡喝一聲『着』！知道有人暗算，急忙身軀一挫，反手使劍向後面朝左一掃，祇聽得『噹』的一聲，接着有人喝采道：『好身法！』待施威轉身時，卻又

此二字已將施威半响，不情煩露出來，扶之心憤，由怒而心狂，肺炸而心嘖，一層層如抽繭，刺蕉井然有序，煞是可愛。此公何來。

不見有人。施威狂怒，大罵道：「禽娘賊！是漢子，現身來鬪三百合，這般鬼鬼崇崇的，祇好算魍魎！」話未完，聽得有人笑道：「我又不曾走開，你愛鬪祇管來鬪，祇會罵人的難道，顛倒算是漢子嗎？」施威氣的「呸呸」怪叫。

伍柱等見一箇猴兒般的人，戲弄施威，都氣憤不過，一湧上前，將那人團團圍住，刀、劍、亂劈。那人舞動鎗，前後、左右，從容不迫，招架還擊。施威這時氣的心肺都炸開了。見那人鎗法精熟，便使出武當派的看家本領——「太極劍」——來，一口劍上下、翻飛，如游龍怒蟒一般。沈石見了，忙也改換太極劍解數，向那人前、後、夾攻。那人果然覺着有些招架不住，鎗法也漸漸的散亂了。伍柱、程豪，趁此蹈隙，乘虛，一刀緊似一刀。那人知道不能抵敵，向程豪照頭一鎗。四人見了，刀、劍、齊下，那人掣鎗橫架，卻不料四般軍器齊砍在鎗桿上，力量沉重，把握不住，虎口一鬆，鋼鎗落地。四人大喜，急忙四面向前合圍，想要將他生擒活捉。那知那人鎗纔脫手，早長嘯一聲，騰空而起。待四人圍攏時，他已如抽籤一般。

所以命程
豪把風者
因其較爲
精細也
活畫

衝天躍起，上屋去了。

施威急拾起鋼鎗，上屋看時，連影兒也不見了。伍柱、程豪、沈石，也都隨後上屋，四面兜搜，仍是杳無蹤影。四人各自納悶，都猜不透那人是箇甚麼人，竟有如此高強的本領；不知他是那一路的英雄俠客。儻若是白蓮教裏人，豈不是一箇勁敵？

伍柱因爲有這般箇勁敵，便要程豪立在這屋上把風。自己仍和施威、沈石、翻牆過後院裏來。纔跨過牆堦，便見胡玉霜兩眼精光射人，彎弓而立。瞥見伍柱過牆，便拉弓要打。伍柱連忙叫道：『霎打彈，俺們也是落店被害的。』說罷，急跳下去，唱喏道：『不知老太太尊姓從何處來？』胡玉霜將自己的事，約略說了幾句，便問伍柱：『尊姓大名來？這院裏幹甚麼？』伍柱將自己和他施、沈、沈二人的姓名來意大略說了。胡玉霜便道：『既然都是江湖行俠仗義的好漢，敢請一位向前面去代尋小女，翦滅惡賊。』施威急答道：『俺去！』綽起鋼鎗，拔步便走。

施威進店來，一直不曾出過房門，方向也不會摸得清楚，路徑更是甬說了。一時好義心盛，答應了胡玉霜，綽鎗便走，也不管東、南、西、北，也不知那張門是往前面去的，祇見門便闖。穿過兩、三、間屋子，卻到了後面艸場。施威怔了一怔，乘月色四下一望，祇南角上有箇小門。便犇過去，一脚踢開，躍身而入。祇聽得『哧！哧！哧！』一連幾響，連忙迴頭看時。原來這門是有機括的。一踢開門，便有幾支鋼箭兩面射出。卻是施威身手矯捷，一脚踢開門，這一瞷眼間，他已躍進門內，那鋼箭便都對射在門框兩旁。

施威見沒中着箭，心中自是欣喜。迴頭縱眼尋覓出路，見門內是一門馬房，槽頭上繫着幾頭牲口。施威穿過槽頭，到一扇小木單門跟前。手起一鎗，將門扎開，身子向後一閃，祇見門上『刷』的落下一把大刀來。施威待那刀劈下，陷入門框中，挺鎗衝將出來。便見田伏林那廝立在間廠屋中，哈哈大笑。檐口有鏈，鎖着一塊尺來厚的大石，正向陷坑中一箇紫衣人頭上打去。心中大急，

鐵臂已增
經驗矣

紫衣人好

此際既無燈燭，又施威借月中光，衣見一紫衣人，非特男女老幼，難辨即老幼，分別作者能分，亦別者能於書中，地人位時，令等位時，令等意，目是超一人，筆直，接一，章，末，筆，如，電，飛，走，如，蛇，遙，相，接，異，而，煥，成，異，彩，是，女，兒，一，團，白，霧。

膂力陡增，奮起神威，挺鎗挑去。那鎗直如雷鏟，竟將鐵鏈割斷，穿石成洞，甩去一旁。田伏林見了，驚的呆了。

麗菁跳出陷坑，痛恨田伏林將陷坑害人，敲緊牙齦，一擺雙鈎，直取田伏林。施威也挺鎗助戰。田伏林連忙按定驚魂，舞刀迎敵。麗菁憤恨已極，一對鈎如一雙龍爪，迴旋挽抱，直殺得田伏林沒處還手。施威一緊手中鎗，待田伏林的刀被麗菁雙鈎裹住時，便挺鎗扎去，——祇見鮮血直噴，——直扎進田伏林腰間。麗菁這時也將雙鈎突前一繳，割下田伏林的腦袋來。纔轉身謝過施威，通問姓名。施威纔知道他是箇女子，——便是那老太太的女兒。

麗菁將田伏林的腦袋摺在腰中革囊裏，手提雙鈎，跟着施威，穿過前面客房。祇見程豪獨力敵住查儀、俞連昌二人。一柄劍使得如一團白霧，着地滾來、滾去。查、俞二人休想攻打得進。施威瞧見，吼一聲，犇近前一鎗，向俞連昌刺

妙喻入神
抵得一篇
舞劍詩

去。俞連昌急將身接住廝殺。麗菁也舞鈎犇查儀。查儀和俞連昌二人夾攻沈石，尙祇殺得箇平手，怎敵得住麗菁和沈石二人反過來夾攻？不到二十箇回合，查儀刀法大亂。沈石橫劍架開查儀的刀，一低頭，邁進一步，攔住他的腰帶，向前一拉。查儀還待掙扎，麗菁急使雙鈎夾住他的刀一繳，將刀繳落；同時底下「噹」的一腿。查儀前後受敵，站立不住，「撲通」倒地。麗菁忙上前按住，向腰間掏出絲繩，將他五花大綁了。俞連昌見查儀被擒，心中一震，手腳略慢，被施威一鎗刺進胷膛，仰身倒地死了。

麗菁押着查儀和施沈二人到後院中來。祇見他母親正和伍柱在說話，便上前見過禮，將查儀交待給母親，並將斬田伏林擒查儀的事說了。胡玉霜叫他「快去幫同衆俠士，四下裏肅清小賊」。麗菁應聲便行。施威見了，向伍柱道：「伍大哥！俺也去來！」伍柱點頭，並說道：「麗老太太有倆侍女正在外面和賊鬪着，您記清，要誤傷了！」

使聖歎見
之必曰此
伏筆也

絕倒

絕倒然則
足下何以
竟被拴住
鳥呆猶可
癩則難乎
其爲鳥矣
妙細思之
不知得怪
總覺得故
吼兩字比
用大喝了
神多了出

施威答應了，便和麗菁二人出了院門，打西頭耳門出去。麗菁道：「那些賊的巢穴，都在後面。如今我去尋倆侍女，請您斷住後苑門，外面逃來的，裏面逃出的，您滿一古腦兒攔住，給他箇全跑不了，可好？」施威點頭答應，轉身綽鎗，到後苑門前立着等候。滿望麗菁追來幾箇，好給攔住。

不料等了半日，也沒箇人影，老是聲息全無。又等了一會，猛然自言自語道：「這不是呆鳥麼？俺這般箇漢子，就能給一箇小姑娘拴住了嗎？」想罷，急邁開大步，直衝進後苑來。滿心想要進了這賊巢，殺箇痛快。那知一連奔來跋往，穿盡了全苑四、五間屋子，仍是闌無一人。更是氣憤外加悶怒，想道：「俺真倒眉！在這般箇沒人的九幽地獄待守了半晌，不是癡鳥麼？」怒氣一衝，挺着鋼鎗，如發狂一般，大嚷、大吼的向外面直闖出來。

剛闖出苑門，忽見對面暗地裏有箇白面夜行人。心中一喜，急奔近聽去

瞧不清一語大有關
鍵在聰明
之讀者必
能於斯一
語中猜得
此人爲誰
先見手後
見板斧
是白板的
斧是黑的
是黑夜的
見一事狀
見一對板
非健忘苟
讀者必已
猜得其上
細極從人
文身子一
挫寫來故
着此一語
如斯雄勇
之筆墨而
細膩若此
真是奇才

不是熟人也，瞧不清他是男是女，無暇細想，便怪吼一聲，撲過去，使大勁，一鎗直刺那人胷。那人大喝一聲，雙手一揚，舉起一對板斧，向上一叉，架住鎗，閃身跳開。接着便搶進一步，斜掄一斧，向施威前胷豎砍將來。施威掣回鎗來，使箇『朝天一炷香』，架開板斧；同時，身子一挫，使『掃堂腿』，着地捲來，想將那人捲倒。那人十分伶俐，步步謹慎，隄防；見掃堂腿掃來時，雙足一併，向上一躍，跳讓過去。

施威一連兩下，都被那人讓過，火高萬丈，恨不得一口將那人平吞下去。立起身來，緊舞手中鎗，擺開架式，『耍耍耍』一連幾鎗，如『孽龍出洞』一般。那人祇見四面俱是鎗花，白光不離左右。他這短雙斧，怎擋得過急三鎗？不上二十箇回合，早抵敵不住，得箇空隙，虛幌一斧，拔步便跑。施威大叫一聲：『那裏走！』挺鎗隨後急追。

那人跑到邊門前，見邊門緊閉，開門已來不及，便『啞』的一腿踢去。恰好

如謠如戲 運筆如戲 一句之中 連用五箇 一字寫得 如繪如型 如火如茶 妙哉 這一長句 當作一氣 讀方顯得 出梅瑜身 向前撲身 威鎗猛平 刺過去急 迫萬分之 幸有施威 一鎗否則 梅瑜已被 門時已刀 許多成大 頭劈成幾 段了不成 用疾字不 用猛字是

施威剛正趕到，瞋定他後心，猛然一鎗刺來。——說時遲，那時快；——那人腿還沒擊回，後面的鎗頭已離後心不到一尺了。這一瞬眼間，——人急計生，——連忙就勢使箇『飛鳥投林』身軀向前一撲，頭一低，腰子向前一挺，獨腳立地，使勁一旋一箇大翻身，施威的鎗，直從他後腦滑過，平着背心上，直扎到門板之上。那鎗尖纔到門上之時，那門框兩旁，風車兒一般，一連擱出一串鋼葉大刀頭，挨次刮砍下來。

施威原想：『這一下那人終無從閃躲了！』因此這一鎗，分外使的力大，連身向前突撲。不料那人俯身避過，一鎗扎在木門之上，扎了箇對穿。——鳳翎鎗的刃頭前光後圓，離鏢桿處，又有箇蠶腰般的扼兒，——刺了過去，扼兒撐陷住了扎穿的窟窿口，一時不容易拔出來。施威正使猛勁向後掣，那人見了大喜，捉着這箇破綻，雙斧齊舉，『泰山壓頂』般，向施威後腦疾砍下來。忽聽得背後有人大叫：『丫頭！不得無禮！』卻是雙斧已收搬不住了。施威拔鎗時，心中已滿

寫女子下
筆有分寸
騰談與暴
雷層進有
序欲作近
情近理之
文章者如
斯筆法不
此一學一
百六十一
字祇是十
句其時一
大約不
一試細讀
之當驚其
急事緩敘
實非常人
所能想像
如此文字
愈讀愈甘
其回味較
百過

騰烈燄；見那人暗算，更怒若暴雷；大叫一聲，使盡平生氣力，猛然朝後盡勁一掃；『呱咗』一聲，早連門掣下，趁勢急忙迴鎗，連着這扇木門，甩向後面，就此迎上一架；『噼噼』一聲，雙斧正劈在門上，木門已劈成三條木板，反將施威的鎗陷處劈開，板落鎗鬆。

施威心中一爽，手臂一振，手腕一翻，就勢一鎗，向那人刺去。祇聽得對面有人高叫：『施大哥！饒了這丫頭吧！』便急忙搬住鋼鎗，閃眼看時，覺原來是麗菁。便指着那人問道：『這是何人？』麗菁答道：『婢子梅瑜。』便轉向梅瑜喝道：『還不給施爺陪禮！』梅瑜祇得上前向施威下拜。站起身來，卻咕嚕着悄悄說：『他先扎我，我又不曾惹他！』麗菁喝道：『不許胡說！』施威倒覺過意不去，便道：『真是俺莽撞！』伍大哥曾囑咐俺：『要誤傷！』俺竟會忘了！』說着三人一齊笑了。

麗菁方待和施威回身出外，忽見梅亮奔來，喊吁喊吁的喘着說道：『那

此段文字亦祇是一句其事實與前段併算最多不過三秒鐘在施威未斬敵人終不覺喜祇用一爽字便將書中人箇性歷歷繪出愛

婆娘真有兩手！他在姑娘手中敗下時，便跳上屋，我也跟上屋去。不料他站在檐口，翻身背射一箭。一時沒提防，來不及避開，祇得跳讓，小腿肚上，便中了那婆娘一箭。喜得撐得穩，沒掉下來。卻是追趕不得了，祇好饒他逃命。忍着痛跳下地來尋姑娘，卻又不見了。想着：一定是向後面來尋我姐姐來了，便趕了來。果然全在這裏。

正說着，祇聽得屋上有人哈哈大笑，高聲說道：『好！自家人和自家人殺過了，再敍敍家常，給賊全放走了，終算是做了善事！』施威、麗菁、梅瑜三人聽了，『撲！』『撲！』齊跳上屋。梅亮也掙扎着，隨後跳上。四箇人，八隻眼，四方瞭望，那裏有甚麼人？梅瑜便嚷說：『咱們遇着鬼了！』卻又聽得遠處有人大聲答話道：『丫頭！不許瞎罵人！』四人齊向那聲音來的方向飛步撲去。直趕到後院屋上，也沒趕着箇甚麼。祇得且跳下地來，回到後院。

天眞純璞 不爲俗塵 所移而論 施尚第 三也 暗補麗菁 戰勝合同 救梅亮之 事同亦自 合弱祇可 惜不循正 道文說霍 金花帶弓 至此方始 點出用處 寫梅亮後 跳不細中 箭妙自第 鄧猴章一 六七料及 今乃疑上 我方感得 文施威上

胡玉霜、伍柱、二人見麗菁、施威等四人回來，都迎着問：『可曾擒殺賊子？』施威一眼，瞥見伍柱身旁多了箇猴兒模樣的人，便問伍柱：『這位是誰？』伍柱答道：『這位便是了了師叔的大弟子，少活猴鄧華，奉了了了師叔之命，北來探事，回頭路過此地。當下彼此都相見過了。』

大家問起方纔殺賊的事，纔知道小活猴是聞得田伏林在此做「攔路虎」，恰巧因暗觀關塞情形，路過此處，便宿在荒沙屯南頭一家車駝店裏。夜裏暗來探察，不料遇着施威等四人，各不相識，加之又在黑夜之中，誤殺了一陣，掉了一條鎗。施威即舉鎗奉還。小活猴卻道：『這一對鳳翎鎗，原是傅友德特地打造的。任憑遇着甚麼硬傢伙，都不會缺鏟，不會曲桿。傅友德後來冤死於藍玉之獄，這傢伙便散失了。是我在天津衛一箇千戶手中花重價買了來。我本不會使雙鎗，方纔聽說您神威穿石，這鎗算是得遇其主了，我便送您這條吧。橫豎我還有一支，儘數使了。』施威大喜，忙起身，深深的唱了箇大肥喏。

鎗之四時何
以不能制
而一失鎗
殺徒乎之
疑是作者
失筆原來
頭則無怪
其然矣
寶劍贈與
壯士鄧猴
豪爽得當
施鐵臂此
謝頗誠摯
壯士得意
之舉文人
得意之筆
也
了俞連昌

程豪之望

謝了鄧華。

麗菁兒還有一箇人也綁着，和查儀扔在一處，便問『是誰？』鄧華接言道：『這是我知道大家都是同道時，便去探察前後門，防他們放火。這廝在後門和我對敵，被我擒了來。——還有前面一箇，已被我宰了。祇可惜跑了那箇婆娘！另有一箇姓俞的，也中了我一鏢，帶鏢逃走了。』沈石道：『那中鏢的被俺在屋上攔住他殺了。』

麗菁接言道：『方纔我出去，梅瑜、梅亮、正和那婆娘酣鬪。我卽上前助陣。正鬪處，瞥見有箇賊，在後面門裏探頭探腦。這時，那婆娘已敗了，我便去尋那賊。那賊和我鬪了些時，刀法沒亂，卻掉頭就跑。我跟追過去，不隄防撞着機括，四面石子亂飛。黑暗中，沒法撥架，被石子打了好幾下，纔衝了過去。尋那賊時，卻見他喉間插着一支鏢，倒地死了。』程豪接言道：『那支鏢是俺打的。俺在屋上，瞧見那賊亂跑，便給了他一鏢。』

風乃爲了
卻劉權伏
筆紆索甚
緊密

總結筆如
柱

伍柱之心
思度量才
具均不愧
爲都頭領

胡玉霜便叫梅瑜過來，問道：『你可知這黑店有多少人？』梅瑜道：『祇見掌櫃的夫婦，還有四箇夥計，餘外的長工、破落戶、不知數目。』查儀這時正躺在地下，聽了，忍不住，答道：『長工是沒有的；破落戶、潑皮，約有三、五十人，卻不是全都在此的。』伍柱聽了，心中一算：掌櫃的和三箇夥計死了；一箇捉住了；祇走了一箇內掌櫃，和些破落戶、潑皮。

胡玉霜聽得查儀說話，忽然觸起，便叫梅瑜、梅亮，將捉住的二人提過來問話。梅瑜、梅亮，應聲將二人提起，拖到前面，站着。胡玉霜便請伍柱密問他們。伍柱方要問時，查儀早說道：『不必問，俺本來要說。』伍柱道：『您且慢說。』卻先問那一箇。那人祇答了一句：『俺姓劉名權。』便閉口不語。任憑怎樣的問，他祇當是沒聽見。施威大怒，拔劍而起。伍柱連忙止住施威，道：『本來是俺不好；要說話的不去問，卻偏要問這箇不愛說話的。』說的衆人都笑了。

這店是合
同創的實
際上對
的田伏林
祇是警疣
仗着妻美
掛得箇頭
領兼掌櫃
名兒小頭
目仍兼頭

伍柱便回頭向查儀道：『你有話請說吧！』查儀答道：『俺姓查，名儀，江西南昌人氏。自幼學屠戶。十五歲時，因一時氣惱，抱不平，打傷了按察司差頭，便棄了家業，逃走江湖。後來遇着太湖中鑼鎚羅七召僕儼，投入了夥。羅寨主見俺少年體壯，就將全身本領教給俺。前年，洞庭西山的田伏桑和尚想作太湖王。羅寨主不肯服他。他帶了許多僕儼來伙併。羅寨主人手單薄，鬪不過他，中了三支箭，警氣，跳湖死了。俺被田伏桑虜了來。俺早想脫身，再去學藝報仇。一來找不着名師；二來自己本領不濟，不敢逃脫。』

『此地——萬興店，——是合同娘子霍金花創的。掌櫃的田伏林就是田伏桑的兄弟。當初娶霍金花時，說是「哥兒倆「合力同心」的享受。」因稱爲「合同娘子」。後來白蓮真人也和他要好，便派他夫妻倆來北地，白蓮真人來，往時方便些。這店裏四箇夥計，都是西山派來的。除卻俺，還有壁虎俞連昌，酒裏躡何魁，和這箇開路神劉權。』

借查儀口
中補出合
來歷二字之

大義凜然

大俠傳

一六

「今日本來祇想設法取麗家的行囊的，卻不料遇着衆位好漢，這也是田伏林孽限到了。平日這店裏做黑買賣，不曾扎過手，卻不道今夜一會兒工夫會壓根兒全砸了。俺本爲勢所迫，不得不忍氣吞聲，幫着田伏林鼓搗，如今俺得脫身，終身感激衆位！衆位如不嫌棄，俺任跟那一位執鞭隨鐙，學些武藝，再去替俺死去的寨主師傅報仇洩恨！若是衆位不肯收留俺，放俺自去了，俺也祇是尋師學藝。若還再不允行，就請將俺殺了。使俺得到陰曹地府去伺候俺寨主師傅！」

說着，淚珠紛下。衆人聽了，都覺可憐。劉權卻在一旁大罵：「忘恩負義的反叛逆賊！就讓你今日得逃生，終跳不出教主祖師的手掌！瞧你這逆賊可能安逸？」查儀也怒道：「你是將魂靈換喫喝的，自然怕他；俺有血海冤仇，即使粉身碎骨怕甚麼？」沈石急問：「甚麼叫箇『將魂靈換喫喝』？」查儀道：「白蓮教教裏人拜師時，都要將生庚八字寫出，交給師傅，發下重誓，纔可算是進了教，

懶則雖妖
徒亦不能
爲何况其
他甚矣懶
之爲害也
作者常謂
中國之弱
病癥完全
在一懶字
今寫此其
亦喚覺世
人之意乎
因爲此釋
於此

有喫、有喝、有穿、有用。若是後來反教，或是得罪了師傅；他師傅便將他生庚八字咒着，祇一晝夜，就能將人咒死。俺在山寨時，故意裝懶，纔免了進教。因此俺不像他們怕死，祇得終身聽他使喚。」

伍柱這時心中已想定要收服查儀，好詳細查知白蓮教迷人害人的內情。——卻是不知他投降，是真是假？便問查儀道：「您可知這店裏的機括密室麼？」查儀答說：「知道。」伍柱道：「您可以領俺們到各處去搜查麼？」查儀毅然答應。伍柱親自和他鬆了綁。

這時，劉權益加罵得厲害了。連伍柱等也辱罵起來。對麗氏一門更多不入耳的穢罵。伍柱斥喝幾次，他更罵的起勁。伍柱怒道：「你再不住口，俺便要你的性命！」劉權呵呵笑道：「俺有祖師護持，你這班狗男女奈俺何？」言未畢，祇聽得暴雷也似的喝一聲，劉權向後殭倒，一顆大腦袋直滾向天井中去了。衆人急看時，原來是施威按捺不住，拔劍將他殺了。沈石、程豪、胡玉霜、麗菁、

一齊稱快!

紅頭蜈蚣查儀領着伍柱、程豪、施威、沈石、胡玉霜、麗菁等，齊出後院——留梅瑜、梅亮，倆看守行李——到了正屋，查儀指點給眾人，過一重門破一處機括；也有踏着方輒，就闖出一箇持刀木人來的；也有碰着柱子，扎就下一條長鎗來的；也有一坐匠椅，就有鐵條、鐵鏈，將人鎖住的；也有掣動屋中器皿，就露出門戶來的……一連破了十多處，多在後進和後面大院落之中。

西偏廂房中有一張桌子，擺在當中。地下地板光潔異常。查儀走近牆壁前，將那牆上挂着的一幅『漁翁得利』畫軸一拉，祇見中間的桌子突然沉落了下去，地板也有兩條陷下，露出一箇大窟窿來。向窟窿裏面瞧時，黑魃魃的，不知有多深淺？

此畫題頗
切當時事
態

查儀先沿着窟窿口將手一按，猛然向下一跳。原來那洞有五尺來深，人

跳下去，祇露着頭頂。伍柱等先後，照樣跳下去。查儀在先引導，衆人俯着身子，向後闖出這窟窿外，卻是一間大地室。周圍約有五、六丈大小。正中擺着幾方長案，四圍堆的都是箱籠、行囊之類。正中懸着一碗琉璃長明燈，照着案上一具死屍，屍身已經腐爛，骷髏滾在案邊，旁邊還插着一柄解腕尖刀。再細看時，案下堆着許多白骨。

衆人雖都是殺賊鋤奸的英雄，好漢，見了這般慘狀，心中皆覺不忍。伍柱慘然問查儀道：「這可是甚麼「人肉作坊」麼？」查儀搖頭道：「這祇是箇害人的所在，並不是甚麼「人肉作坊」。」田伏林弄翻了客人時，不論他是迷着的，死了的，全搬到這屋裏，拏來解成零塊兒，將喝完了酒的空罈兒一盛，瞞空一埋，人不知，鬼不覺的，也不知弄過多少了。還有些路過的色鬼，中了霍金花的騙誘，引他到上面這間房裏，將他活的坑到這地方來，生生的斬成肉醬。似這般，也有過好幾十口子了。

伍柱又問道：「那箱籠可都是弄得客人的東西麼？」查儀聽了陡然遲疑了一會，纔答道：「這倒沒考究過，大概是的吧！」伍柱邁步到牆邊，伸手拖下一口大白皮箱來，打開看時，不覺喫了一驚，接着胃氣向上一衝，大嘔大吐。原來那箱子裏，並不是甚麼金銀財寶，卻是五六箇死嬰孩的屍體，都已破肚開膛，取了臟腑，使鹽包塞裝着。衆人見伍柱忽然嘔吐，都近前來瞧。人人皆掩鼻搖頭。程豪問查儀：「這些死嬰兒醃存着幹甚麼？您可知道？」查儀道：「祇聽得教裏人常時盜取胎兒、嬰兒，收那小肚腸兒，煉陰藥使喚屍骸醃着，卻不知做甚麼用？」

不言明留
待下文

伍柱嘔吐住了，纔問查儀道：「這些箱子裝的全是死孩子麼？」查儀答道：「不知道。待俺全給打開來瞧瞧。」說着一連打開幾隻大箱，卻裝着許多金銀、寶鈔、衣服、綉緞等類。衆人便七手八腳，將所有的箱籠一齊打開，除卻六箱死孩子餘下全是金銀衣物。伍柱見有這許多，心中倒作難起來，想着：「這卻

怎樣處呢……？」

沉思了一會，轉身和衆人商量。鄧華道：「這事須得火速理處。此時，天已不早了。屯上也有二、三十戶煙竈，天一大明，就鬧不清楚了。」程豪道：「依我想：咱們寨裏正缺錢使，都拾掇起來，送到寨裏去，豈不正濟急用？」伍柱道：「俺正在這般想着，祇是這許多怎樣送去咧？」鄧華道：「我原是奉了師傅密命到北地來的。如今得知同道在塞外立寨，怎能不去瞧瞧？這些東西全交給我送去吧！」——祇是這時大約已近五鼓了，沒時候拾掇，卻怎麼處？」伍柱猛然觸起，道：「那沈大夫家離這兒沒多遠，咱們就搬上他家裏去吧！」程豪搖頭道：「祇不知道他願意不願意？」伍柱道：「咱們這麼多人去，即使他不願意，諒他一時也不能轟咱們出來。咱們祇借他的屋子，拾掇拾掇這些東西，用不着半日，就完事了。又不長在他家打住，怕甚麼？」衆人聽了，都道：「有理！」當下衆人一齊動手，將箱內金、銀、錢、財、和值錢的東西全檢出來，又將牆

伍柱雖智
究未識
人此所以
次於于廷

益也 私房尚值 七八千則得 寄中所濟 擎天大之 用度荒屯 邊塞必野 牒紙是野 况父是野 蠻黑店中 卻景生情 就記帳簿 想到帳簿 筆硯心機 靈敏之至 擎天二字 似明似暗 雙關妙極 非謠非歌 且酷肖武 士筆墨摩 擬入了神 事五了鐘 吧鼓長鐘 暮鼓晨鐘

邊堆着的被褥拆開幾捲，將被單扯出當包袱；紛紛包裹停當。查儀當先，領了衆人到那地窖盡頭，將牆邊椅子一旋，露出一張門來。出了門，就是臺階。衆人沿着臺階上去；查儀打頭，旋開了頂上石版；魚貫而出。

這時，東方已微微露出一綫白光。衆人閃眼一瞧，纔知已到了內院。分頭急急忙忙抄了一轉，祇搜得些霍金花的私房金銀、首飾等，約值七八千銀子。便也包了。伍柱順手取了桌上的筆硯，撕了一頁帳簿，寫道：

擎天豪傑，合力鋤奸；妖匪害途，用予聚殲！地方文武，毋事牽連！儻欺良懦，例在眼前！

寫畢，疊成箇方勝兒，向腰間拔下一把小尖刀，將方勝兒插壓在桌上。迴身向衆人道：『事了了，走吧！』一口吹滅了桌上殘燈。領着衆人出了內院，到後院，招呼梅瑜、梅亮，叫醒脚夫，套上車子。胡玉霜挈麗菁押着頭車；衆人各自上了牲口，——查儀也揀了一騎馬，——簇擁着車仗，出屯，向沈大夫家中來。鄧華先辭去，

含禪有意極
深大矣我
事去矣之
歸世此五
能解人儻
字大此世
界天同太
平可以立
致不細膩
並上顯出
之亦大悟
來激大支
尚有一極
鎗細極

取了鋼鎗、行囊、趕來路上相會。

後事若何？下章再敘。

古董俠魂評曰：

破妖窟一案至本章始告結束。其間：殺田伏林、擒斬四夥計、大戰霍金花、或明寫、或暗寫、或詳敘、或省略、而讀之乃如指掌。不僅店中之房屋、路經、歷歷可數、如所身經、卽綜錯激烈之戰鬥、亦入情入理、讀之如同目擊。加斯複雜錯亂之事態、而能寫成若此花園錦簇之文章、一筆不漏、一絲不苟；大名家手筆，畢竟不凡！

本書寫戰鬥多合武道邏輯；本章尤爲奇怪而貼切，動作如繪，實自古以來武俠說部所未有！劉權之不降而死，事實上匪不壯也，而讀之祇覺其兇且愚，絕不覺其烈。與下文罵賊而死之英雄，相隔天壤。一樣事實，竟能使人得到絕對不同之兩樣感覺，文人之筆利哉！查儀投降一段頗委婉，如此敘其降，乃屬應該，而無損於查之人格。寫武俠者，當知此類筆法也。

無意中驟見多金而不忘山寨，合力所得而無主張；伍柱等固是英雄，麗氏一門及小活猴更是豪傑。

伍、程、施、沈，四人本爲取資而來，初進關，卽獲多金，可謂大吉大利！

打荒沙屯萬興店之英雄計，伍、程、施、沈爲一路；麗氏一門爲一路；已頗繁複矣，迺更有獨立之鄧華一路；穿織交錯，乃成異樣精彩之文字。更有兩次——四俠戰鄧華，施威鬪梅瑜——之稀奇穿插，蔚成巨觀，讀者之目悅矣！作者之心苦乎？

默計擎天寨需用之款，斷非武當、曹州兩處之遠水所能濟，是以寫萬興店之搜獲多金，以應擎天寨建基之急，心思已屬周密，照應緊嚴，布局之神，非俗手所能夢見。——顧尙有一絕遠之預備，其布局更奇者，則沈一劑是也。夫沈之爲用，爲救征番諸兵將之疫症也。今於番部尙未寫及，于公尙未出身之前，已將沈一劑寫出，預備彼時之需。其全書絡脈：各處照應；迴瀟經緯；首尾貫串；組織縱橫；某一處與某一處皆有關繫；絕無一事可以分離之神奇布局，可謂得未曾有！

機括，寫得甚普通，頗合事理。嘗見武俠說部寫機關，其神祕，在今日之科學世界，尙恐無人能辦，而謂前此曾有，豈非夢囈？

霧中看古
樹似龍游
大海情景
逼肖妙不
可言

舊俗紙招
兒每年與
桃符同換
此時已屆
年終故以
將要褪成
灰白色狀
其爲日之

第二十四章 傳絕技名將遇名師 設網羅淫娃助淫賊

話說伍柱、程豪、施威、沈石、和梅瑜、梅亮各跨一騎牲口，擁着胡玉霜、麗菁、母女的車輛，鱗鱗、蕭蕭，出了荒沙屯，沒多遠，遙見曉霧迷蒙之中，籠裹着一棵大槐樹，枝榦虬盤，鬚鬚龍游大海一般。衆人心中一齊放寬，都道：『到了！到了！就在前面了。』

各緊一鞭，簇擁着，來到大槐樹下。果見有一所沙土築牆，茆草蓋頂的一棟五間房屋。門口貼着一條將要褪成灰白色的紅紙招兒，上面寫着——

祖傳內科洞庭沈剛醫寓

十箇字。伍柱上前叩門。祇聽得裏面有人高聲問：『誰呀？』伍柱道：『是請教大夫的。』一霎時，『呀』的一聲，一箇垂髫童兒開門。瞥見人馬車輛，不知甚事，駭

久暗纒年
終默點時
令心細筆
細儻逕寫
一條紅紙
招兒亦不
見其誤然
而有此以
例之即覺
必如是方
合小處顯
鴻才尤爲
人所難信
然效脚夫
夾漏洞也
不在客堂
沈已知也
一劑問好
引正文也
病瘡伏線

得抵住門隙，連問：『幹甚麼？幹甚麼？』伍柱方要答言，祇見沈一劑已到門前。一見是伍柱等，便叫童兒：『快將門敞開！』讓衆人到屋裏坐。伍柱迴頭命脚夫將車馬概行趕到大門裏面，苑中停歇。脚夫們雖不知道昨夜殺了許多人，鬧了一整夜，卻見平空多了伍柱等幾箇達官模樣的漢子，情知事情希奇，祇是他們老走江湖，明知蹊蹺，也不敢多嘴，祇率照言行事，將車馱馬匹，都趕進門內。童子關了門，上了拴。

沈一劑陪着衆人，逕到裏面一間書房中落坐。童兒自去燒水、沏茶、待客。沈一劑見沈石在坐，便問：『貴恙痊愈了麼？』沈石謝道：『多蒙診救，得託福。』沈一劑道：『祇是閣下面色發黃，雙目無神，諒是病纔減轉，便多辛苦，恐防轉成瘡疾，就要纏綿了。』衆人聽了齊讚『神醫！』伍柱乘此將夜來之事，一一說了，並道謝相救之德。

沈一劑道：『俺原來想要去卻這大道旁的大害，無奈俺本領不濟，一幼

鄧華若不
飛入此際
叩門人際

年時雖學得些鎗棒，自料不是他們的對手，——沒法，祇得忍耐着，想待有機遇時藥死他。不料那廝偏不生病；俺在此地待了一年多，終沒處下手。雖得衆位仗義，斬魁掃穴，俺祇有佩服，怎倒說謝俺？——如今衆位雲程是向一方去？」

伍柱答道：「實不相瞞，俺們是四箇塞外臥牛山擎天寨的好漢。素來志向是要剪除白蓮教，殺盡叛逆之徒；抵禦番部胡兒，滅卻擾害民間的閩廣派。祇爲立寨不久，一切都要新做起來；寨中缺乏銀錢，派俺四箇下山，兩箇到武當山取錢；兩箇回家賣產濟急。不料無意中得着萬興店的沒主兒錢財，想先送到寨中濟用。卻是許多財物，一時整裝不了；萬興店又不能久耽擱，沒法，祇得冒昧前來驚擾府上！望乞俯允，俺們將這些包裹內的東西裝紮登程。感情不淺！」沈一劑慨然答道：「道有甚麼要緊！」

一言未了，忽見牕外有人從空飛下。沈一劑大驚。衆人齊都離座，那人已到房門口來，細睇時，卻是小活猴鄧華。伍柱便給沈一劑引見過了。重新歸座。

若開叩門
必須小心
究詰多費
筆墨故寫
作小活猴
飛人二則
省筆平常
不作無意
筆而將鄧
華之性急
陪襯出來

沈一劑叫童兒獻茶。童兒送過茶，又提了兩大桶熱水，和面盆、面巾之類，送到房裏。衆人依次盥漱了。

鄧華問伍柱道：「這些東西叫誰押出塞去？出關還要文憑，卻怎處？」伍柱答道：「俺也正爲這事作難；俺們四箇都有將令在身，不能半途回山。且是俺們的事情也要緊。這時難以抽身回轉。——文憑倒還容易。俺們進關時，楊霹靂給了兩空紙文憑，都沒填寫數目，爲的將來好送錢財出塞。——回頭期限也不會寫。如今填寫一張，出關自無攔阻。」沈石驢言道：「俺們就將這些東西帶着走，回頭再一併帶回寨裏去不好麼？」程豪搖頭道：「這法子不好！一來千里迢迢，帶着這多東西，又累墜，又啓人疑心；二來寨裏需用正急，我們去取的銀子，還嫌遲緩，如今得着這大批，怎不趕速送去濟急呢？」鄧華道：「我卻有箇調處：如果衆位放心時，就全交給我押了去。反正我這趟原要出塞的，這不過是就便罷了。」衆人聽了齊聲道：「好！」

官吏假盜
清鄉洗劫
民財致民
聞諱盜而
官又可報
肅清邀賞
如此等弊
迄今猶然
積弊數商
年奈何爲
國首長者
竟知而不
問誠百思
不得其故

說話間，沈一劑已叫長工做飯。堅留衆人喫了飯再走。伍柱恐在此多耽擱不便。沈一劑笑道：「您請放心吧！此地離官府遠着啦。即使店中有客人起身，瞧見了，誰肯惹禍上身，轟百十里路去報官？還不是落得省了店飯錢，拍腿一走。待鄰居地方曉得時，誰也知道是家黑店，報官時，說不定反倒要問上一箇「境內窩藏匪盜」的罪名。坐牢還事小，給官府借着這點兒事由，清查鄉里各家抄搜，那可比強盜洗劫還厲害，誰肯去惹這破家害己的大禍？俺料鄰里察着時，也不過分卻零星物件，將屍掩埋完結。平常人命，尙且多情願抱屈不敢聲張，免受拖累；何況是一家黑店？明知必是江湖上義士、好漢、幹掉的，決不會張揚出來。」衆人聽得實在有道理，都放心從容拾掇。借了架枰，將金、銀、分枰停勻，一包、一包，紮好。其餘財寶、首飾，也都包裹了。

沈一劑見沈石口音雖是北地，卻和自己一般帶些蘇州語尾，便請問籍

如此情形
今日外縣
猶有如此
所謂警衛
徒檢民耳
借沈剛口
中了一萬
與店較之
再寫一段
官府了案
比女英
雄傳了能
仁寺固優
較之一把
火燒卻如
俠劍十三
亦爽利多
矣且借此
直快官弊
尤爲痛快

貫沈石答道：「原籍是洞庭西山。」說着驀然想起沈一劑門前招紙上也寫的是「洞庭」，便問他：「是湖廣洞庭呀，還是蘇州洞庭？」沈一劑答道：「俺原籍西山，本名沈剛，字克柔。祖傳醫理，長走四方。因愛結交天下英雄，好漢，也習得些鎗棒，卻沒賸得一錢。去年在天津衛觸怒了指揮，纔逃到邊關來行醫。來到這荒沙屯，聞說瓦剌寇邊，御駕親征，不能再朝前走。就在此住下了。」沈石便問他宗派？敘起來，竟是叔姪。沈石雖是年輕，卻是叔父；沈剛年長，反是姪兒。彼此萬里他鄉得逢骨肉，自是分外歡欣。

沈剛乘便探問擊天寨的情形。沈石坦然將臥牛山形勢，和衆好漢的志向，寨中的職事鋪排等項，一一告訴了沈剛，並說：「你是做大夫的，寨裏正用得着；況且你又會鎗棒，何妨到山寨去？不強似孤鬼般獨自擲在這邊野荒村嗎？」沈剛原本有心纔探問的，見沈石這般說，自是格外歡喜。立時進內，說與娘子、兒、女，叫他們快拾掇細軟，笨重物件全都扔下。沈石向衆人說了。衆人都

纔字形容
其在內忙
收拾也

餓了一夜
了

說：『求之不得，』歡欣異常！

一時飯已熟了。沈剛纔出外間來，陪着衆人喫喝。雖是邊塞荒村，沒甚好喫的，卻是沈家娘子做的薰臘，釀的白酒，頗有江南風味。衆人大嚼一頓，喫得人人捧腹，纔算休止。洗漱過了，檢點物件，一一計了數目，叫腳夫進來，取去裝車。紮馱。沈剛也將細軟取出，一併裝紮在一處。

伍柱取出一張文憑和路引，方要填寫行李人馬數目和日限。沈剛攔住道：『俺也有一張，是俺離天津時，知縣感激俺給他治好了癆病，聞得俺要出塞，特地着人送給我的；至今沒用過。如今用得着了。』說着，果然到裏面去取了一張『北平都指揮使司』的空白文憑路引來，鄧華立即照式填好。

伍柱又寫了一封書子，交給鄧華。書子裏面：說明白鄧華、沈剛、查儀三人的來歷，和本領，請酌派職事；又說明掃除萬興店的大概，附一張金、銀、財物詳細數目單。鄧華收藏好了。伍柱便將珍寶首飾等物全交給沈剛，轉付他娘子

帶着，免人疑心。並命查儀沿途看顧車馱。叫了腳夫來，每人賞了十兩銀子。腳夫喜出望外，磕頭道謝。伍柱向他們說：『你們仍回頭出塞去，腳錢加一倍給你，路上不許多說！』腳夫聽說就此回家，還有加倍的腳錢喜之不盡，諾諾連聲，的道：『小的們知道，小的們怎敢瞎說？』

原來胡玉霜已和伍柱商量好，將這塞外雇的車馱仍遣回去，免致路上多嘴生事。沈剛聽得便將自己家中兩輛車，和病家道謝的八頭牲口，一齊送給麗家母女。沈家的長工吳二，原是蘇州流民，流到邊荒，逃來投託沈家的。這時，他不願出塞。沈剛給了他幾兩銀子，叫他跟隨麗家回南，沿途幫着照顧車馬。吳二自是歡喜。

分派已妥，將車駝排好，一時，兩處都已紮束停當，分停在門外。大眾都出門來。沈家娘子挈着稚女、幼子、和童兒，上了車。沈剛這時，也作保鏢達官打扮，和鄧華、查儀，三人一齊攀鞍上馬。這邊胡玉霜也上了車，麗菁和梅瑜、梅

敘事周到
無出其右
者

亮都愛騎牲口，連伍柱、程豪、沈石、施威，一共七騎馬，擁在車後。兩面彼此拱手，互道珍重，分道揚鑣，立時南北背馳。沈家娘子霎時棄家，自是有些難過。伍柱等走到萬興店門時，遙見幾箇村人慌慌張張，帶了鋤耜、畚箕，進去了，心中暗自佩服沈剛透澈人情。

伍柱、程豪、施威、沈石，心中都有急事，想要趕快回頭，好趕上打霞明觀，深恐錯過這場大戰，不得身親；因此急如星火，時時僱着吳二：『快些趕車！』偏吳二是箇南邊人，趕不來快車。施威急了，跳下馬跨上車去，代吳二趕車，反叫他騎着馬隨行。胡玉霜見施威這般心急，便問道：『山寨裏有了這些用度，也可以過得些時了，爲甚這般心急？』施威道：『老太太！您不知道，咱們還有一樁比銀錢緊要萬萬倍的事情啦！』胡玉霜道：『如今不過是少錢罷了，怎麼還有加上萬萬倍的急事呢？路上沒事，咱們都是同患難的，何妨說來大家

胡之意若
錢曰我尚有

聽聽，也許想得箇法子了處呀？」

施威道：「就說也沒緊要，祇是這事兒，老太太！您設不來法子的。——俺們創立這擎天寨，爲的是要滅卻妖教，除卻叛逆，制伏閩廣派。那白蓮教頭兒徐鴻儒的老子——徐季藩——仗着漢王朱高煦的勢力，在河間府城外，蓋起一座霞明觀來。收集天下潑皮、逃犯，和綠林中不守規矩的惡賊。聚將起來，暗地裏，要擾亂世界。那觀裏，真無惡不作！採生拆割配邪藥；取胎攝魂練妖法；擄娘兒們；劫百姓家；甚麼都幹得出來！近來更鬧出新樣兒來了！徐季藩使啞藥迷住了他一箇同廝老朋友名叫「馮紹霞」，鎮日價使白蠟揉麵，給這馮老頭兒喫。養的他癡肥笨胖。早就放出謠言，說是：明年上元節，觀中有活神仙白晝昇天。打算臨時就將馮老頭兒假扮神仙，擗在火上一燒。他再使妖法，弄玄虛；叫那些笨人瞧見火中有人上天去了。好就此鼓衆動手。他這一起事，又不知要死多少人，洗多少地方！俺們師傅、師伯，知道了這樁事，決計要在這事前要勦滅

他秋天裏就傳書天下，將同道和門人全給召來，要和妖教拼鬥。這是一場轟轟烈烈的大事兒——老太太您想：俺們能不趕上嗎？

胡玉霜道：「您怎麼不先去將馮老頭兒救了出來，使他「花子沒了蛇弄，不就沒事了嗎？」施威搖頭道：「不成，不成！俺師伯——友鹿道人——和俺師叔——丈身和尚——都去暗探過幾趟，無奈那廝們防備異常緊密，非和他大打不可。——且是救了這馮老頭兒，難保他不再弄一箇人，終久要大拼鬥一場纔行。俺師傅和同道弟兄，八箇人聚議過了：祇有股集天下俠士好漢，和他硬幹，纔能「斬草除根。」那廝們也知道武當五臺兩派的劍客放不過他，早將教徒全集攔了。還勾合了閩廣派那些無聊劍客，預備和俺們作對。前不久，他們在塞外占了座青艸山，改喚做「白蓮山」，有許多劍客綠林，在那山裏，暗地裏和番部外國往來，請番人幫他，奪了天下時，便將這北平、陝西、山西、和隴西、寧夏等地方，和金銀子女等，酬謝番部。俺們擎天寨纔立起時，青艸山便來擾過

一回，被俺們斬了他一箇先鋒，打的他落花流水！」

胡玉霜道：「到武當還差的遠啦！再回來恐怕是來不及趕上的了。」施

威道：「祇要不耽擱，俺拚命趕，一天跑二百里，也得期前趕回來。」胡玉霜

心中暗想：「這場狠戰，委實難得！會武藝的人趕不上這般大鬪，也就白會武

藝了！可惜我要料理葬事，不然時，也去一箇……我會武藝到如今，幾十年，不

曾見過大戰場，名是嫁了箇武官，也祇是擇在屋裏，擇了一輩子！怎生得進擊

天寨去，打得這一場大戰，也顯顯我的能耐，叫人家知道我——胡玉霜——不是

一輩無聲無臭的娘兒們！便死也值得……偏偏死鬼不爭氣，恰在這時死了！

喪事在身，這心事，那能做得到啊……」

冬季天，黑得快。胡玉霜心中正在迴旋忖度，自是不覺着；施威祇一心着

急，打馬飛奔，更沒省記天色；伍柱、麗菁等，雖知時已不早，卻也想着多走幾里

伏死難
死鬼不在
這在南邊
還同知事
也這回謝
道不謝
死鬼反罵
冤哉

此施威之
功也而自
不誇伐已
之學者大
奇出自大
老竊之施
威則更施
聖賢猶未
雄心猶未
老龐太未
不弱似黃
忠

是幾里：大夥兒這麼一來，就錯過了站頭了。車過馬家營子時，客店夥計攔路車，施威不理，加一鞭，衝路就走。馬蹄得得，轉瞬已是十多里了。

這時，寒日西沉，晚風驟起。吹得衆人身上如撒了一身冰雪一般。這纔覺着天已晚了。齊向前面望去，卻是一片平陽，並無村莊。伍柱叫住施威道：「施鐵臂！您瞧時候不早了，快趕過前面土崗子去，聽可有村店宿一宵，明兒再走吧！」施威也想着：「車馱載重，夜路是不大好走的。」應了一聲，將長韁一抖，鞭子一揚，直犇上土崗。伍柱、麗菁等，也各將兩腿一搵，真是馬走如龍。霎時間，犇了二里多里，齊到了土崗頂上。

施威坐在車轅上，昂頭一望，暗叫一聲「苦也！」原來崗下盡是兵燹後的荒廢田地。一望無涯的荒草艸場，比崗後面還要寬闊幾倍。伍柱等都已瞧見這般情形；這時人雖能駁掙扎，馬已筋疲力盡。想再要趕過這片漠漠無涯的艸場，委實不易。大家都躊躇起來，面面相覷，沒做理會處。

邊境未受胡禍而先受本國軍之蹂躪。隊之蹂躪。古之一轍。其結果國軍所爲外人委國戕害。人民反報。上傷悲乎。邊民悲乎。作戰者曾深此弊。寫此當是。有感而發。爲厭。爲厭。而埋怨。殊。不埋怨。即更知。天更知。盾下事。如。此。往。往。如。

吳二猛然記起道：「這地方我到過。原先是左家屯，就這崗下有箇偌大的村莊，全是姓左的住着。前年番人入塞，官兵將左家屯燒了，作戰場。人也殺絕了；田也荒完了。我去年來此時，這崗左泥窪裏還有一家沒死完的渣滓。祇不知如今還在這兒住着麼？」施威急道：「你真煩絮，爽爽快快說，」崗左有一家人家；「這時不是已經去蹠過了嗎？」伍柱笑道：「您再說閒話，更要耽擱時候了。——你們且待着，俺和吳二去瞧瞧來。」說着，叫吳二領路，帶轉馬頭，向崗左枯艸小路馳下崗去。

伍柱跟着吳二，兩騎馬，前後，下了崗子。陡見崗嘴環抱處，凹子裏，果有一叢屋脊。伍柱大喜，連忙帶馬向凹子裏奔來。漸見一叢顏舊大屋，隱在土崖下，泥窪中，確是不易尋見。站在崗上，再也蹠不見崖下有屋。伍柱暗讚道：「好箇所在！怪不得能獨免焚燬，卓立到今！」便近前，下馬，使馬鞭向白木門上敲了

呀開門聲在
也問之在
開門之際
故分寫開
門處與兩
截此種筆
法曠古絕
今妙到毫
端

幾下。聽得裏面有人問：『誰敲門？』伍柱緩聲應道：『是俺。』

祇聽得『呀』的一聲，夾着有人問道：『你到底是誰啦？』門開處，祇見一箇十五、六歲的童兒，立在當地，向伍柱呆望着。伍柱和聲說道：『俺是過路客人，錯過宿頭，想在貴莊借宿一宵，不知……』話未完，童兒將頭搖的播鼓兒似的，連說：『不行！不行！』伍柱又好話求告，童兒竟攔着門，回答道：『我家素來不留客宿的，要說廢語！』

伍柱正待再說，忽見門裏苑中走出箇老頭兒，白髮滿頭，銀鬚過腹，拄着拐杖，緩步來到門前。向伍柱打量一眼，便喚童兒走開，拱手道：『足下請進。崗上車馬，我自命人去招呼。』伍柱聽了，猛喫一驚，暗想：『他怎知道崗上有車馬……』想着反倒不敢進去了。那老者似已知覺，笑說道：『足下祇管放心，請裏面坐。老漢豈是害人的？』伍柱心中更加驚疑，卻又不能不進去。祇得硬着頭皮，向那老者拜揖，走進大門。老者迴頭向童兒道：『你和這位官人的從

人一同上崗去，招呼崗嘴上待着的車馬，到屋裏來。『童兒應聲去了。』

伍柱便隨那老者向正屋裏來。一面步着，一面仔細留心窺察那老者的舉動。見他脚步步步着實，卻又步步輕飄，知道他是箇有絕大本領的人。及至走到臺階，老者在前，將拐杖向石階上一拄，踏上臺階，飄然進屋。伍柱隨後上階時，瞥見那拐杖拄處現着箇一寸多深，和杖頭一般大，小的小圓窟窿。再瞧老者，仍是沒事人兒一般，瀟瀟灑灑立在屋門邊，讓伍柱進屋。伍柱心中更加憂疑。及見那老者慈眉善目，似乎沒甚惡意，心腸纔略放寬些。卻仍滿心七上八下，不得主意。

名字也有
用不着之
時奇聞怪
事細想起
來名一不
過由切來
煩惱具爲
之工具爲

到了廳上，伍柱和老者施禮見過。分賓主坐下。伍柱請問老者姓名，老者答道：『老漢前時姓張，如今山野之人，用不着姓名了。』伍柱聽了，心中憬然。察他口音不是當地人，便問：『老丈來此幾年？』老者道：『老漢飄零一生，到此地，愛他幽靜，耽擱下來。祇記住在此處，艸青了兩次，山中無歲月，更不知今年

一涉之痛苦何代
交要之何代
表欲求自
用幸福必
由達名始
須到字
不着界由
之境自始
是真寫出
是者已真
此語大悟
大澈無人
了解無作
無我佛五
者學其有
年矣乎
所得乎

何年？
伍柱聽他說話希奇，益加詫異。

說話間，見童兒進來，報道：『車馬都來了。』伍柱卽起身出外，老者也出屋來。果見車馱馬匹塞滿了半苑子。胡玉霜和程豪等都已下了車馬。伍柱給衆人引見過。胡玉霜一眼瞧見那老者，心中一掣，似乎在那裏見過的，細想卻又想不起來。老者卻毫未介意，祇說：『此地風大天冷，請裏廂寬坐吧。』邀衆人到裏廂房來。

衆人都和老者行過禮。童子送來熱茶、熱水，衆人洗盥畢，分坐喝茶。胡玉霜向老者道擾。老者笑答道：『茆屋、艸房，有屈安人大駕，怎說謝來？』胡玉霜心驚，暗想：『他怎知我是安人呢？……』忍不住問道：『不知老丈怎知我來歷？——我方纔拜見老丈時，也似乎曾在那裏見過，祇不知老丈可曾到過南邊？』老者道：『老漢多年不到南邊了。浪跡一生，或者曾在那裏遇見過，也未可知。』胡玉霜見他答話含糊，不便再問。

此語南人
頗多不解
者實則北
方麵食衆
人久不見
米飯並非
奇事

一時童子來報：「飯熟了。」老者讓衆人到外面廳上喫飯。雖是些醃菜、
窖瓜、和黃米熟飯，一無葷鮮，卻也別有風味。衆人不見米飯已久，喫到嘴裏，更
加香甜。霎時間，風卷殘雲，各喫一飽。老者祇在旁陪着，並不動筋。飯後，老者暫
辭進內去了。衆人悄悄竊議：「這老者希奇古怪。咱們的事，他似是全知道。真猜
不透他是箇好人是箇壞人？」施威道：「俺好像是認得他，卻再也想不起他的
名、姓來。俺原想問他的，因見方纔麗老太太沒問得甚麼，俺就不再問了。仔細
想來，這人不像是惡人。」伍柱點頭道：「俺初見他時，也處處留心窺察他。後
來見他氣宇軒朗，舉止安詳，言語更是慈祥愷悌，好似句句含着禪機；料他不
是邪教妖人，一定是箇清高有道之士。所以連你們各位也沒招呼，大家放心
大膽喫了這一頓。料來沒甚凶險的。」

正說間，童兒走來沏茶，便都住了口。那童兒沏過茶，向伍柱道：「伍爺，我

點明時令
寫到枯籐
是發前人
所未發及
人所不及
寫宵襟別
具妙腕天
生又豈止
不落巢白
而已哉

開友鹿宋
高宗時卽
已百歲明
人筆記講
宣德間會
有德問之

師傅請您進裏面去，說句話兒。」伍柱坦然起身，隨着童兒，從屏門進去。穿過一間過堂，再進東頭月宮門，便是一間小書齋。牕外種着七、八株紅梅，纔祇一人高，卻已滿枝着花。牆上藤蘿密布，葉已凋落，更顯得蜿蜒曲折，搖曳生姿。

童兒進去報過，復出來招手請伍柱進內。伍柱跨入房門，祇見老者端然跌坐在檀木匠上，目朗形莊，神光四射。伍柱不覺凜然下拜，道：「弟子伍柱參拜！」老者將手中拂塵一拂，道：「請起來，不必多禮。」伍柱覺得如有人提攙一般，纔拜了兩拜，不由自主的立了起來。便向旁邊櫬上坐下，說道：「不知老丈有何事賜教？弟子願聞訓誨！」

老者道：「我離世已久，原不想再問人世事。先時見聞侶魚、張三、丰師兄弟，倆修道三、四百年，還不肯棄卻微名，遠離濁世，頗笑他們。如今見妖教應劫而生，所行多違天意；孔雀明王又恰在這時，墮凡歷劫，我不免也要遲滯五十年了。——祇是這次劫數，雖是人造，也在人爲；孔雀明王誤殺一蛟，已種下不

張三丰即徽宗時名以技擊名開海內明史亦有傳聞此點字至魚名伏下無數情事提綱挈領足綫繁長織之堅布局之定文筆之翻翻翔之極文章之能事吾止此歎觀之痛快已極好俗文虛禮者聽虛聽者聽仙私情不受私

解之冤，將成千古奇慘；你可傳語聞侶魚，轉告諸道友，切勿殺戮無辜，礙違天道！如今武道理應繁昌，須借善果傳流一綫，爲將來保國、保民之需。卻是至道不可輕傳，須妨因此反而害及武道前途。這話也請你轉言給諸道友傳授，須及可而止，慎防所授非人！

伍柱敬謹答應。

老者又道：「你生有自來，根基極厚。他日佐孔雀明王立奇功，爲名將，前途事業正多。——祇是你所學的槍、棒、武藝，祇能戰勝常人，不能抵敵名將，更不足完你的事功。卻也是天教你得成大業，立大名，有緣得遇着我。我今教你一種兵器，可以所向無敵……」

伍柱聽到此處，連忙起身，到匠前雙膝跪下，道：「弟子謹受教訓！」老者道：「起來！我爲武道作育人材，爲天下作成名將，非你、我、私交，何用虛文縟禮？」說罷，待伍柱起身，纔下匠來，領他到書房後面，一間小敞廳中。

祇見敞廳兩旁列着四種兵器。兩種是高架上挂着的：一是一柄長劍；一

呼延贊善
使鞭兒史
乘辭源亦
會引註非
齊東野人
之語也

是一條長鞭。那兩種是長兵器，插在矮架上的；——都不識得叫甚麼名目；——左邊一種，柄兒特長，上面裝着箇髻鬚像倒寫篆文「山」字一般的東西；右邊一種，和左邊的差不多長短，頂上是一箇眉月形，兩面四稜的鐵彎叉，好似僧家用的月牙禪杖。卻是月牙是小股，兩角朝上，牙兒兩面各有八箇釘齒，正中心，裝着一箇鎗頭兒。

正待要動問，老者已開言道：「這四般兵器，是兵中之王。鞭、劍、兩樣，你是識得的。那鞭法自呼延贊以來，還未失傳，天下儘有精於此道的人；劍法卻已分成南北，且已深門戶之見，將來恐要因為互相仇害，而此大道漸滅，這也是天意難違，可爲浩歎！——那兩種長傢伙：左邊一種，名叫「鉞」，古時名「戚」，三方是刃，兩面有凹，使起來，斬、劈、築、鉤、挑、攔、架、砍，無一不便，利害無比！可惜使法將要失傳了。右邊一種，本名叫做「鑣鉞」，如今另有了兩種鑣，這傢伙便單叫做「鉞」。鑣法，已有普陀大通尼傳授；鉞法，卻就祇我還知道。這鑣、鉞、兩樣，都是

明代中葉
後鑄之
製用徧於
珠江長江
兩流域見
辭源

武經一
足抵一
於軍者

自古至今
械制變遷

戰爭詳况
靡不精熟

如能寫得
如此不乖

故實而記
載詳明之

好文章
白雲喻城

可謂喻城
鑄鑄等

圖鑑中書
寫像入神

寫像入神

衝鋒陷陣的無上利器，刃尖繁多，架格容易，極不容易破他。將來這兩樣東西必要成爲軍中要物的。——這四樣兵器，劍、鞭、已有傳人；鈿，我也傳授給人了；祇有這鈹，非聰明睿智之人不能得其精華。如今我傳授給你，你留心習練，將來的事業，都在這傢伙上面。」伍柱頓首受教。

老者脫去長衣衫，向左邊架上拔下鈹來，站着馬樁，使將起來。前、後、左、右、上、下、中、側、盤、旋、飛、舞；如同一朶白雲，飄來飄去；細看解數，果然奧妙無窮，變化莫測；兼有刀、鎗、矛、戟、搥、等之長處；比鈞、鐮、鎗、兩刃刀，爲用更大。委實是件神兵利器。伍柱瞧完了七十二路鈹法，心花怒放，笑逐顏開，連忙拜懇指教。

老者將鈹法歌訣教授給伍柱：一面將鈹取下，自己當做鈹使着；一面將鈹交給伍柱，叫伍柱照歌訣揮動。伍柱心思本來靈慧非常，任甚麼，都能一聽就記得；一學就精湛。老者祇陪着他使兩次，他已全懂得了。老者又叫他獨自使一回瞧瞧。伍柱卽照着歌訣解數使將出來。使完時，祇使錯了一箇「着地

化好一好
若無錯寫
便不若此
近情近理

砍松」的架勢。

老者大悅，當時指點撥正了他。又向懷中取出一本書，交給伍柱，上面寫着『武道』兩箇字；下面註着『第一卷』。打開看時，開頁有岳鵬舉、文文山兩篇序文；以下有二十卷書的目錄，再翻下去，便是『第一卷』鐵法；並刊明是『達摩』，宋太祖御注。老者道：『這部武道共二十卷，原是名山祕笈，輕易不傳的。每卷指點一種兵器的使法；末兩卷一卷是拳經；一卷是說「金鐘罩」「鐵布衫」「鐵手」「銅頭」等練法的。你且將這卷鐵法擊去，練習熟了，我自來取還。你須勤奮習練，休要懈怠自誤！』伍柱一一答應將書藏起，下拜道：『承蒙師傅特恩，傳授絕技，怎奈連師傅的法號都不曾知道，豈不令弟子抱憾終身？還望師傅垂示纔好！』老者笑言道：『我姓張，名中；你將來去問友鹿道人——聞侶魚——等，就能知道我的來歷了。』伍柱謹記了。張中領他到外面來。

衆人在外面候了許久，正在胡亂疑猜，忽見伍柱和老者一同出來，都歡欣異常。大家起身相問。伍柱祇說：「老者詢問臥牛山的事情。」含糊了過去。大家又坐談了一會，童兒提燈來請安置。衆人便隨着童兒，到廂房中來。見沿牆長園上已鋪好被褥，都暗想：「他家祇一老一童，怎的做事這般週到……」

當夜無話。次日天明，衆人起身，茶水已都預備好。衆人梳洗已畢，出廳告辭登程。老者親自出來，堅留衆人早飯後再走。衆人卻不過，祇得將行李拾掇好，仍坐下閒談。一時飯熟，衆人喫過，復向老者告辭起身。出門登車上馬，老者直送到門外，纔與衆人拱手，道聲「珍重」而別。衆人押着車，馱轉到崗前大路上，迤邐長行。

施威駕車
爲錯過宿
途也張鐵
冠旣已見

這日仍是吳二趕車，卻是比昨日快了許多。行了二十餘里，纔見人煙。施威在馬上說起：「這老者奇怪！怎生事事都和前知一般？可惜他不肯說名字！」

過自仍是
吳二駕車
的好
補足昨夜
非借宿宵
不可

要能探得他真名姓，說不定還是一位前輩老英雄啦！俺終覺有些認識，祇是說不出在那裏會過。」伍柱道：「他自己說：『姓張名中。』這姓名倒不大聽得有人說起。」施威、胡玉霜聽了齊急問道：『真的麼？』伍柱道：『誰造謠言不成？』施威拍手道：『張中就是鐵冠道人的真姓名！俺說會會過，果然是熟人！十年前他時常到武當來，直到近年纔不見了。可惜您在他家裏時不說他就是張中！若早知道時，有許多事好問他啦！』胡玉霜也說：『俺幼時曾見過鐵冠道人。他給太祖畫了一冊子畫，就叫『鐵冠圖』裏面全是說的後來的事，好似啞謎兒一般隱藏着；連靖難之師都畫得有啦。今朝可惜當面錯過，不曾問一問我們將來的事業如何？』

衆人一面走，一面讚論。常言道得好：『件多路短，獨走路長。』他們八、九箇人簇擁着走，不經意的走了四十多里路了。這時，天已過午，便尋了一家村店停車下馬打尖。午餐後，依舊長行。背着朔風，馬不停蹄，盡力直騁。一口氣又

犇了四十餘里。衆人見日已落平，恐怕和昨夜一般再錯過宿頭。到了涿州城外，便揀一家寬大潔淨的客棧——名叫『全安客棧』——住下了。

態
爬字伏病

這夜，定了兩間上房，麗家母女和倆丫鬟占住了一間；伍柱等四人占住了一間。吳二就在外間搭匠。晚飯後，沈石覺着疲倦異常，先爬上匠睡了。施威和程豪正說得起勁，口沫四濺，手口俱忙；伍柱默坐在一旁，暗自省記揣摩着鐵冠道人教給的口訣、手法，都沒上匠睡覺。

街上二更打過，客棧內已悄無人聲。伍柱勸施、程二人：『靈儘談論了，時候不早，應該睡覺了。』施威怪眼一閃，向伍柱道：『怨咧？怎不去睡呀？』伍柱不防他這般反問，一時倒沒了回答，呆了一呆。卻是二人話頭已被剪斷，便都脫去外衣，闖入被中睡了。伍柱也上匠來，半身覆在被中，倚牆坐着，悄誦武道上正『噹……噹……噹……』敲着三更。

以伍之聰
明偶存一
獨利自己
之心勸二
人去睡不
讀武道好

料倒被施威，問得不可見，無人不可存，自私自心，作則雖有，愚者亦敵，心死已久，或心黑如，墨之徒自，是例外豪，先寫來而，驚醒來而，威再寫施，不能顯便，施之猛比，但寫醒則，施後醒則，以程施二，人之性格，無比較於

伍柱正在凝神聚讀，忽聽得沈石哼聲不絕，以爲他是覷着了，忙卷書披衣下匠，到沈石匠前，一面使手推他；一面悄聲叫喚。不料他祇是哼着，越哼聲音越大。伍柱着急，便也越叫越高。施威猛然驚醒，睡眼朦朧，歛的爬起，一手撈着匠裏面擱着的鋼鎗，突跳下匠來。伍柱忙叫：『施鐵臂，委亂動！沒事啦！鎮恆山覷着啦！』這時，程豪也已驚覺，連忙爬起來，攔住施威，擰醒了他，將鋼鎗奪下，纔一同向沈石匠前來。

伍柱已將沈石的被掀開。程豪急向桌上，將油燈剔亮了，掣到匠前來照看。祇見沈石雙眼微開，牙關緊，滿面灰白，如墜粉、石灰一般，嘴裏直哼『冷！冷！……呀冷呀！』身體抖箇不停。伍柱等大急，都說：『翻了病了，怎麼處呢？』施威和程豪將幾條被一齊掣來了，全給沈石蓋上。卻見他仍是抖箇不住。

伍柱開了房門，黑暗中摸到外面，高聲叫『掌櫃的！』掌櫃的夢中醒來，不知有甚事故，急忙爬起，披衣出房，連問：『官人有甚事情？』伍柱問道：『此地

是匠心獨運先寫再寫之體乃先驚覺全如相顧小節猶思名家之成名也非無因也所以必說上房者因表示非普通客人則速道姑必速來矣

可有好大夫？掌櫃的答道：「有也在城內，這時沒法進城去請。要是甚急症，隔壁龍池觀裏馬道姑就能醫病。」伍柱急道：「你快去請他來，脈金不問多少，祇要快！」掌櫃的又問道：「是那一位官人，甚麼病症啦？」伍柱道：「你來請來自知，這時沒工夫和你說這些。」掌櫃連忙叫起夥計，燃了燈，又點着燈籠。回頭纔叫夥計：「快到隔壁去請馬姑姑來，給上房裏官人瞧病。」夥計應聲，擎着燈籠，開門去了。

掌櫃的掌燈，陪伍柱到上房裏來。祇見沈石已經坐起，兩眼發赤，兩頰通紅；嘴裏直嚷着熱，兩手將衣服亂抓。施威、程豪兩人攔不住他。一會兒，上身已剝得赤條條的，兩手搥着，還是嚷熱。伍柱見他神志不清，且不和他說話。祇站在一旁，相幫防護着他。程豪抱怨道：「沈剛原說過沈老五要害瘧疾。這不是大瘧疾嗎？怎的和沈剛分手時，大家竟然都會忘了向他討些藥帶着呢？」伍大哥平常最仔細的，這回也和我們老蠱一般的大意着。這不是沈老五合該有

病者之親
人或負責
者對於病
者之著急
委實厲害
十倍此種
情形卻人
知道卻寫
作者偏乃
得出來人
成發前之
所未發之
寫情至文
用胡玉霜
看出等三
示五心等
人之胡係
二則胡係
女人三自
皆男子自
宜以胡看
爲

這場災苦嗎？」伍柱被他埋怨得啞口無言；心中如火燒一般，比那害病的還要難過十倍，祇急盼大夫快來，好設法救治。

胡玉霜、麗菁、梅瑜、梅亮，都被伍柱叫掌櫃的時驚醒來。麗菁要出去，胡玉霜止住他。聽了一聽，知道是有人得了急症，便叫梅瑜：「快開箱子，將攜帶的小藥箱取出備用。」一面獨自到這邊上房裏來。聽見沈石這般情況，便問伍柱道：「沈官人是甚麼症候？」伍柱道：「現在連俺也不明白。得待大夫來瞧瞧纔能知道。」

說話間，夥計已將隔壁龍池觀中道姑——馬上超——引了請來。胡玉霜聽這道姑梳着箇堆雲髻，裹着箇鴨蛋青繡花紬披風，裏面是翠綠道袍，雲鞋不到四寸；生得鵝蛋臉兒，石菱嘴兒，柳葉眉兒，桃花眼兒，風流俊俏，不像箇出家的人兒。大家上前招呼，請他坐下。伍柱將沈石前日得病的情況和適纔發病的情勢一一細說了。馬上超道：「這不打緊，不是甚麼險症。不過來勢凶猛，有

如謠如諺
涉筆成趣
胡本宦家
故能識大
體見這等
女人便已
瞧透是其
經驗處
妙發冷
發字將瘡
疾之感覺
全托出來
病極時病
者渾身滿
腔無一處
不痛若萬
般若有萬
詢問真有
一部念四
史不知從
何處說起
之苦惟有
搖頭或點
頭示意耳
作者寫到
此點誠體

些懾人罷了。」說着，起身到匠前，給沈石診脈。

沈石這時沒先時那般鬧熱了，覺着身上發冷，已闖進被中躺下了。程豪上前將沈石的手挪出，給馬上超診視。沈石閉着兩眼直哼。問他時，搖頭不答。兩手都診過，馬上超又看了看舌苔，纔向沈石道一聲「保重！」起身輕移蓮步到桌旁坐下，開藥方。

掌櫃的早將文房四寶，送來桌上。馬上超且不開方，問過衆人和病者的姓名，默坐凝想一會，方提筆來，開了箇藥方，交給胡玉霜道：「這位沈施主的貴恙，是傷寒兼惡瘡，一時恐不易痊愈。這邊店裏嘈雜，不妨請到貧道小觀中，停住兩日，調養服藥，都便當許多，不知老太太意下如何？」胡玉霜答道：「承蒙姑姑美意，且瞧服下這劑仙方，病勢怎樣再說吧。」伍柱急取了一塊銀子，和藥方一併交給掌櫃的，叫人快去打開藥店門，贖藥。馬上超起身告辭。伍柱送給二兩銀子脈敬，胡玉霜代送到門前。

貼入微

細

精神不及
以前耳非
醫藥之效
力也

一會兒，掌櫃的將藥送進來。程豪向掌櫃的討了藥爐、罐子、和木炭，自己將藥煎起來。胡玉霜回房，叫麗菁和梅瑜姊、妹，倆安心去睡。復身又到這邊上房中，幫着伏侍病人。四更後，藥纔煎好。程豪去討了隻碗來，將藥斟出，施威攙扶起沈石，將膀膊撐住他，斜坐着。伍柱將藥接過，緩緩的餵給沈石喝。一口、一口、的，半晌纔喝下去了。仍舊攙他睡下。

衆人方纔寧靜落坐，沈石忽又鬧將起來。嚷冷、嚷熱，嚷箇不住；卻是沒先時鬧的那般厲害。大家心意稍安。祇因彼此，心中都在着急，談不起興致來，大夥兒都默默無言，相對悶坐。將近天明時，沈石沉沉睡去，住嘴不哼了。胡玉霜纔悄悄回房去，打箇盹兒。伍柱等三人數日辛苦，又一夜無睡，疲倦極了，也都伏案磕睡。

一霎時，天已明亮。胡玉霜正在房中斜靠在笸上打盹，忽聽得門門一響，

接着便見房門猛然開了，方在詫異，突然湧進十幾箇差役、皂隸，般打扮的人，手執撓鈎套索，撲進房來，如「猛虎擒羊」一般，各犇匠上，也不管男女，夾着被按住就細。胡玉霜忙跳下匠來時，撓鈎齊上，搭住手足，四面分拉。一來事勢倉卒，胡玉霜不曾隄防；二來胡玉霜是一雙三寸金蓮的小脚，到底站樁不穩。纔甩脫這面掛鈎，那面又到了；忽急間，一連幾圈套索罩下，早被拉倒在地。衆差役忙擁上捺住。細了箇結實。這時，麗菁和梅瑜、梅亮，都被細成糶子一般；四人一齊破口大罵。那些差役們祇嘻笑着不理。隨即將四人擡出房來。

那面上房中，伍柱等原沒關房門。也有一夥人悄然進去。待伍柱、程豪、驚覺時，繩子已到身上，支展不開了。施威更睡的熟，鐵鏈、繩索，齊到身上收緊，他纔醒過來。沈石身在病中，毫無敵拒之力，也被綁了。施威、程豪、頓喉大罵，衆人祇當不聽見。伍柱卻向衆差役道：「你們爲甚事，將俺們細住？也得說箇明白纔行呀！似這般糊裏糊塗，見人就細；難道公事是這般辦的麼？」衆差役祇是

不理，各去搜搶行李，連旁的客人也被他們借名搜查，搶去許多財物。

一會兒，馬蹄聲急。祇見一箇千戶，領着百多人馬，來到店門前，下馬進來，便問：『全拏住了麼？可有逃脫的？』差頭上前回話道：『回爺的話：男女、人等全都拏住了，祇有奴僕、脚夫，不知宿在那裏，還沒拏到。』千戶道：『祇要正凶沒漏網就得了。』差頭又稟道：『據報是五箇正凶，現已拏住八箇，是東頭上房裏多出三箇女的，一併鎖拏在此。』千戶點頭道：『趁早解進城去罷！』差頭等齊聲應了一聲：『是！』將胡玉霜、伍柱等，八人擡出店外裝入車中，一路歡笑着，進城去了。

這老少八俠，因甚事被捉呢？其中有箇緣由。

八人住的這家客店掌櫃的名李逢春，原本是箇犯規返俗的和尙。仗着有些膂力，會些拳棒，結識江洋大盜，專做跑碼頭、的箭子。幾年之間，積得些銀

錢，便回到涿州原籍來開張客店。洗手不做綠林買賣；反而結交衙門中三班六房、役隸人等。爲的是借着他們的勢力，使人不敢追問他以前的事情；而且好欺壓良民，橫行霸道。弄了兩年，就在捕快班中補了箇名兒。益發恣行不法，無所不爲。祇是他手頭雖有了錢，做了掌櫃，當了捕快；卻因他行藏不正，沒人敢將女兒許他；四十歲，還不曾娶得箇妻子。

恰巧全安棧隔壁有座龍池觀。觀中原有箇老道姑，被外來的兩箇年輕道姑暗地謀殺了。這兩箇年輕道姑，——都是北平人：一箇名叫陳安士；一箇名叫馬上超；——占了這座龍池觀，專一引逗游蠶、浪蝶。他倆也是教裏人，講究的是採補術。弄了箇男子，便給藥他喫，二人輪流姦淫。探到那男子精枯髓竭時，再取他的臟肺去獻給教主。這類事兒，也不知幹了多少了。

這一年夏天，李逢春在後面敞坪中洗澡。陳安士在樓頭，一眼瞧見李逢春是箇偉男子；心中一動，向他遞了幾箇俏眉眼。李逢春原想勾搭這兩箇道

不知移的
是甚麼鱗
絕倒

形容盡致

這幾句都
是正經話
好話不知
怎樣被作

姑，卻是不知底細，不敢冒昧下手。怎經得陳安士移罇就教，頓時心花怒放，澡也不洗了，急忙換了一套最時新的衣服，袖了些銀子，趲過隔壁來。

陳安士和馬上超接着他，一直到裏面樓上。酒菜已經擺好，三人坐下，喫喝起來。可憐李逢春，雖不是甚麼童男子，卻是從來祇知強姦宿娼，何曾溫存旖旎的調過情？這時被這兩箇妖精般的人一迷，渾身上下都不得勁兒，祇眯着雙色眼，傻笑，連話也不會說了。好在陳馬二人原是愛他的真實本錢，並不在于外表。見他這般情急萬分的模樣，二人也樂得早些享受。

馬上超笑向李逢春道：「喂！您倦了麼？可要睡一會兒？」李逢春祇傻笑着點頭。馬上超起身領他到裏廂房去寬衣解帶，倒鳳顛鸞。事還未了，陳安士闖了進去，故意鬧醋勁兒，抽了箇頭兒。二人見李逢春確有真實本領，人材難得，倒也另眼相看，沒追取他的性命。卻是李逢春從此得了兩箇軍師，如虎添翼；二人也仗着李逢春狼狽爲奸，這半年間，不知害了多少人了。

者一搬搬
到此處便
了讀之滑
覺滿紙失
稽令人笑

這天，李逢春見胡玉霜等前來投宿，瞧着這些人不像平常過路的客商，官眷，便去向馬上超說。馬上超道：『橫豎您不做黑店，管他幹甚麼？』李逢春也就撂下了。不料伍柱半夜裏要請大夫，李逢春乘便薦了馬上超，原意不過是賤些脈禮；那知馬上超因為要裝出久慣行醫，名大夫的牌調，藥方兒上要寫上箇病人的姓氏。卻又因為病人正昏迷着，不便去問，祇得向旁人詢探。這一來，便不得不帶着問問旁人的姓名。恰好伍柱、程豪，二人一來因為離家已遠；二來因為心中着急就大意了，說了真名實姓。馬上超原是箇走江湖的，聽着施威、沈石的名兒還不介意；及至問到伍柱、程豪，陡然想起：『曹州伍柱是箇不服官府的霸王；錦屏程豪是箇占山立寨的頭腦，都是多年拏辦不着的，怎生全到了此地？』便故意問了二人的籍貫。揣料一定不錯。出來時，又見脈敬是二兩頭，這般大出手，愈可看出不是好漢們做不到。當下暗中關照李逢

細蓋馬
上並未見
超並善與
着麗祇
兩梅故
報得五人

春借着檢藥，到龍池觀來。和他說了，叫他多喚做公的，幹了這場大功。

李逢春因恐衆好漢疑心，即託馬上超親自去報訊，自己卻回店來。馬上超連忙奔到捕快頭兒家中，報說：『曹州土霸伍柱，錦屏山大盜程豪，領着兩箇黨羽，一箇老婆子，落在全安棧裏；掌櫃的託我前來報訊，請火速領人去捉拏，再遲就要漏網了。』捕快頭兒聽了，也待不到開城時去報本官，立時叫齊住在近處的夥計，還召喚許多狐羣、狗黨、一窠蠶，來到全安棧裏。捕快頭兒吩咐悄悄進去，拏他箇措手不及。果然被他們分途刁鬥闖戶，將男女老少，八箇好漢一齊捉住了，比密報的還多了三箇女子。李逢春領着差役再四處搜尋一番，吳二已不見了。

這時，天已大明，城門也開了。捕快們將八人裝在車中，鎖着車門，一免致有人瞧見時，攔路奪犯，或是報訊劫獄，一直解城裏。

要知老、少、八人怎樣脫累，請閱下文。

古華俠魂評曰：

本章寫伍柱等勸沈剛之赴塞外，實爲第二集中沈剛立奇功救全軍張本。

古兵器中有『戚』，卽葩經中『干、戈、戚、揚』之『戚』也。溯古代兵器，至明清，已變化多次。爲改良適用，其式逐漸進步，固理所當然也。如戈之爲物，其原式，本係長柄之端，繫一略似木工用之曲尺形的鐵刃；其用法如筆搥之鋤擊，而兼鈎鎌鎗鈎弋之長。後世以其式之簡而陋，分化而爲筆搥與鈎鎌鎗二種。惟戚與鑣鈚（辭源作『鏡鈚』）則以其爲用之大且繁，故難於諳熟，因致失傳。實則二器各兼衆器之長，爲古兵器中最有價值之物。作者於此詳敘之，匪惟足以見其兵器學考古之邃；且使後之人不再爲普通武俠英雄說部所誤，以爲鎗、刀之外無利器，而爲古兵器放一異彩也。

鑣鈚之制始於明，盛行於各行省、各衛所。後因習學之不易，分鑣與鈚爲二物，均爲破陣之器。戰

北番諸部，征服黔蠻，交趾，此器實成其功。滿族入關，其法乃絕傳。至今日則能知此器之名者亦鮮矣。作者於軍事無不研究，是以能詳之。此種典故，此書而外，殊不易得聞也。

憶精忠說岳傳中有蠻將某所用之兵器爲鑑。不知此器爲明代中國之發明。數典忘祖，未免貽笑大方。

本章授技一段，抵得一篇古兵器考。

沈石之翻病，爲八人被陷地耳，然而筆勢盤旋曲折，如鷹隼摩空，如龍蛇騰海，絕無罅隙；美哉！誠觀止矣！

狀李逢春麤俗小人，猝逢蕩女，寥寥數筆，似青藤老人之畫，生動玲瓏，不繁不簡。又如初寫黃庭，不琢不磨，瀟灑自如，恰到好處。

寫八人被擒，極難着筆。蓋如許英雄使其一一被捉，豈是易事？雖窮無限之力，恐亦不能寫好。乃作者於事前歷寫衆俠之聲、急、勞、倦，後乃收之以猝不及防，使事實恰符情理，無損於八人之身分，而且事有可能。如此爲文，誠極文章之妙用矣！

